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

点击上方图片，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禅修指南、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开启智慧，增长福德，成就菩提！

第1176部～大庄严经论十五卷
大乘论·第1176部
大庄严经论十五卷
马鸣菩萨造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
大庄严论经卷第一
前礼最胜尊　　离欲迈三有
亦敬一切智　　甘露微妙法
并及八辈众　　无垢清净僧
富那胁比丘　　弥织诸论师
萨婆室婆众　　牛王正道者
是等诸论师　　我等皆敬顺
我今当次说　　显示庄严论
闻者得满足　　众善从是生
可归不可归　　可供不可供
于中善恶相　　宜应分别说
（一）

说曰。我昔曾闻。乾陀罗国有商贾客。到摩突罗国。至彼国已。时彼国中有一佛塔。众贾客中有一优婆塞。日至彼塔恭敬礼拜。向塔中路有诸婆罗门。见优婆塞礼拜佛塔皆共嗤笑。更于余日天甚烝热。此诸婆罗门等食讫游行而自放散。或在路中。或立门侧。有洗浴者。有涂香者。或行或坐。时优婆塞礼塔回还。诸婆罗门见已唤言。来优婆塞就此坐语。优婆塞言。尔今云何不识知彼摩醯首罗毗纽天等而为致敬。乃礼佛塔得无烦耶。时优婆塞即答之曰。我知世尊功德少分。是故钦仰恭敬为礼。未知汝天有何道德。而欲令我向彼礼乎。诸婆罗门闻是语已。嗔目呵叱。愚痴之人。汝云何不知我天所有神德。而作是言。诸婆罗门即说偈言。
阿修罗城郭　　高显周三重
悬处于虚空　　男女悉充满
我天弯弓矢　　远中彼城郭
一念尽烧灭　　如火焚干草
时优婆塞闻是偈已。大笑而言。如斯之事吾之鄙薄所不敬尚。以偈答言。
命如叶上露　　有生会当灭
云何有智者　　弓矢加残害

时诸婆罗门等闻是偈已。咸共同声呵优婆塞言。是痴人。彼阿修罗有大势力好为恶事。我天神德力能杀害。云何乃言非有智耶。时优婆塞被呵责已。喟然长叹。而说偈言。
美恶谛观察　　智者修善业
能获大果报　　后则转受乐
云何于过恶　　反生功德想
邪见既增长　　叹恶以为善
以是恶业故　　后获大苦报

诸婆罗门闻是语已。竖目举手懔疠攘袂嗔忿战动。而作是言。汝甚愚痴不吉之人。此等诸天不加恭敬而恭敬谁。时优婆塞意志闲裕而语之言。吾虽单独贵申道理。不应以力朋党竞说。时优婆塞复说偈言。
汝等所供养　　凶恶好残害
汝若奉事彼　　以为功德者
亦应生恭敬　　师子及虎狼
触恼生残害　　恶鬼罗刹等
愚人以畏故　　于彼生恭敬
诸有智慧者　　宜应深观察
若不为残害　　乃可生恭敬
诸有功德者　　终无残害心
修行诸恶者　　无不坏残害
不能善分别　　功德及过恶
功德起恶心　　过生功德想
残害逼迫者　　凡愚增敬顺
于善功德者　　反生轻贱心
世间皆颠倒　　不别可敬者
乾陀罗生者　　解知别善恶
是故信如来　　不敬自在天

彼时婆罗门闻是语已。即作是言。咄乾陀罗。出何种姓有何道德。而名佛乎。时优婆塞说偈答言。
出于释氏宫　　具足一切智
众过悉耘除　　诸善皆普备
于诸众生中　　未始不饶益
觉了诸法相　　一切悉明解
如是之大仙　　故称号为佛
时诸婆罗门。复说偈言。
汝言佛大仙　　应作逼恼事

此阎浮提中　　瞻默监持陀
婆塞婆私吒　　提释阿坻耶
如是诸大仙　　名称世所闻
能结大神咒　　残灭诸国土
汝名佛大仙　　亦应作斯咒
汝佛有大德　　应作逼恼事
若不作咒害　　云何名大仙

时优婆塞不忍闻彼诽谤之言。以手掩耳。而说偈言。

咄莫出恶语　　谤言佛有咒
毁谤最胜尊　　后获大苦报

时婆罗门。复说偈言。

佛若无咒术　　不名有大力
若无恼害者　　云何名大仙
我但说实语　　何故称诽谤
时诸婆罗门　　抚掌大笑言
是故汝痴人　　定堕于负处

时优婆塞语婆罗门言。汝莫怪笑。汝言如来无大功德亦无大力。斯是妄语。如来实有大功德力永断咒根。终不复作恼害之事。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即说偈言。

以贪嗔痴故　　则作大恶咒
当结恶咒时　　恶鬼取其语
于诸罪众生　　而行恼害事
佛断贪嗔痴　　慈悲广饶益
永除恶咒根　　但有众善事
是故佛世尊　　都无有恼害
以大功德力　　拔济无量苦
汝今何故言　　佛无大势力

时诸婆罗门闻是偈已。嗔恚心息语优婆塞言。我于今者欲问少事。勿见嗔也。咄优婆塞。佛若无恶咒。云何而得受他供养。既不为损又不能益。云何而得称为大仙。优婆塞言。如来大慈悲终无恶咒损减众生。亦复不为利养之事。但为饶益故受供养。而说偈言。

大悲愍群生　　常欲为拔苦
见诸受恼者　　过于己自处
云何结恶咒　　而作恼害事
众生体性苦　　生老病死逼
如痈着燥灰　　云何更加恶
常以清凉法　　休息诸热恼

诸婆罗门闻是语已。即便低头思惟斯语。此是好事心欲生信。汝健陀罗善别胜处。汝能信此甚为希有。是故叹汝。健陀罗者名不虚设。言健陀者。名为持也。持善去恶故得斯号。而说偈言。

能持此地者　　是名善丈夫
善丈夫中胜　　实是健陀罗

时优婆塞作是思惟。此婆罗门心欲信解皆可成器。我今当更为分别说佛之功德。时优婆塞颜貌熙怡而作是言。见汝信佛我甚欢喜。汝今幸可少听我语。功德过恶汝宜观察。而说偈言。

观察佛功德　　一见皆满足
戒闻及定慧　　无与佛等者
诸山须弥最　　众流海第一
世间天人中　　无有及佛者
能为诸众生　　具受一切苦
必令得解脱　　终不放舍离
谁有归依佛　　不得利益者
谁有归依佛　　而不解脱者
谁随佛教旨　　而不断烦恼
佛以神足力　　降伏诸外道
名称普远闻　　遍满十方刹
唯佛师子吼　　说诸行无我
所说恒处中　　不着于二边
天上及人中　　皆作如是说
不能善分别　　结使诸业报
如来涅盘后　　诸国造塔庙
庄严于世间　　犹虚空星宿
以是故当知　　佛为最胜尊

诸婆罗门闻是语已。有生信心者。有出家者。得道者。

（二）

复次应分别论。所谓论者即是法也。夫于法所宜善思惟。若能思惟则解其义。我昔曾闻。有婆罗门名憍尸迦。善知僧佉论卫世师论若提碎摩论。如是等论解了分别。彼婆罗门住华氏城中。

于其城外。有一聚落。彼婆罗门有少因缘。诣彼聚落。到所亲家。时其亲友以缘事故余行不在。时憍尸迦婆罗门语其家人。汝家颇有经书以不。吾欲并读待彼行还。时所亲妇即为取书。偶得十二缘经而以与之。既得经已至于林树间闲静之处。而读此经。闻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病死忧悲苦恼。是名集谛。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病死忧悲苦恼众苦集聚灭。初读一遍犹未解了。至第二遍即解无我。外道之法着于二见。我见边见。于一切法深知生灭无有常者。而自念言。一切外论皆悉无有出生死法。唯此经中有出生死解脱之法。心生欢喜寻举两手。而作是言。我于今者。始得实论。始得实论。端坐思惟深解其义。容貌熙怡如花开敷复作是言。我今始知生死系缚解出世法。乃悟外道所说诸论甚为欺诳不离生死。叹言。佛法至真至实说有因果。因灭则果灭。外道法中甚为虚妄。说言有果而无其因。不解因果不识解脱。自观。我昔深生怪笑。云何乃欲外道法中度生死河。我昔外道求度生死。譬如有人没溺洹河波浪之中惧失身命值则攀缘既不免难没水而死。我亦如是。遇彼外道求度生死。然其法中都无解脱出世之法。没生死河丧善身命堕三恶道。今见此论当随顺行得出生死。外道经论如愚狂语。九十六种道悉皆虚伪。唯有佛道至真至正。六师之徒及余智者。咸自称为一切智人。斯皆妄语。唯佛世尊是一切智。诚实不虚。时憍尸迦即说偈言。

外道所为作　虚妄不真实
犹如小儿戏　聚土作城郭
醉象践蹈之　散坏无遗余
佛破诸外论　其事亦如是

时憍尸迦婆罗门。深于佛法生信敬心。舍外道法除去邪见。昼夜常读十二缘经。时其所亲方与诸婆罗门。归还其家问其妇言。我闻憍尸迦来至于此。今何所在。妇语夫言。彼婆罗门向借经书。我取与之。不识何经。然其得已披揽翻覆。弹指赞叹熙怡异常。夫闻其言即往其所。见憍尸迦端坐思惟。即问之言。汝于今者何所思惟。时憍尸迦说偈答曰。

愚痴无智慧　周回三有中
如彼陶家轮　轮转无穷已
我思十二缘　解脱之方所

尔时亲友即语之言。汝于是经乃能深生希有之想。我释种边而得此经。将欲洗却其字以用书彼毗世师经。憍尸迦婆罗门闻是语已呵责亲友。汝愚痴人。云何乃欲水洗斯经。如是妙法宜用真金而以书写。盛以宝函种种供养。即说偈言。

设我有财宝　以真金造塔
七珍用厕填　宝案妙巾褰
庄严极殊妙　而用以供养
虽作如是事　尚不称我意

时其亲友闻斯语已。甚怀忿恚而作是言。今此经中有何深妙未曾有事。何必胜彼毗世师经。欲以真金种种珍宝而为供养。时憍尸迦闻是语已。愁然作色而作是言。汝今何故轻蔑佛经至于是乎。彼毗世师论极有过患。云何乃用比于佛语。如毗世师论不知法相错乱因果。于瓶因果浅近之法。尚无慧解分别能知。况解人身身根觉慧因果之义。尔时其亲友语憍尸迦言。汝今何故言毗世师论不解因果。彼论中说破瓦以为瓶因。云何而言不解因果。憍尸迦言。汝毗世师论实有是语。然无道理。汝今且观如因于缕以为经纬然后有叠。瓶瓨亦尔。先有瓶故然后有瓦。若先无瓶云何有瓦。复次破瓦无用瓶瓨有用。是以破瓦不得为因。现见陶师取泥成瓶不用破瓦。又见瓶坏后有破瓦。瓶若未坏云何有破。时亲友言。汝意谓若毗世师论都无道理。我等宁可徒劳其功而自辛苦。时亲友徒党诸婆罗门闻是语已心生愁恼。若如其言。毗世师论即于今日不可信耶。憍尸迦言。毗世师论非但今者不可取信。于昔已来善观察者久不可信。所以然者。昔佛十力未出世时。一切众生皆为无明之所覆蔽。盲无目故。于毗世师论生于明想。佛日既出慧明照了。毗世师论无所知晓。都应弃舍。譬如鵄鸮夜则游行能有力用。昼则藏窜无有力用。毗世师论亦复如是。佛日既出彼论无用。亲友复言。若如汝言。毗世师论不如佛经。然此佛经宁可得比僧佉论耶。憍尸迦言。如僧佉经说有五分论义得尽。第一言誓。第二因。第三喻。第四等同。第五决定。汝僧佉经中无有譬喻可得明了如拧∪者。况辩法相而能明了。何以故。汝僧佉经中说钵罗陀那不生如常遍一切处亦处处去。如僧佉经中说钵罗陀那不从他生而体是常。能生一切遍一切处去至处处。说如是事多有[亿-音+(夫*夫)]过。何以故。于三有中无有一法但能生物不从他生。是故有过。复次遍一切处能至处处。此亦有过。何以故。若先遍者去何所至。若去至者遍则不遍。二理相违其义自破。若如是者是则无常。如其所言不从他生而能生物遍一切处去至处处。是语非也。亲友婆罗门闻是语已语憍尸迦言。汝与释种便为朋党。故作是说。然佛经中亦有大过。说言生死无有本际。又复说言一切法中悉无有我。时憍尸迦语亲友言。我见佛法生死无际。一切无我故。吾今者敬信情笃。若人计我终不能得解脱之道。若知无我则无贪欲。无贪欲故便得解脱。若计有我则有贪爱。既有贪爱遍于生死。云何能得解脱之道。复次若言生死有初始者。此初身者。为从善恶而得此身。为不从善恶自然有耶。若从善恶而得身者。则不得名初始有身。若不从善恶得此身者。此善恶法。云何而有。若如是者汝法则为半从因生半不从因。如是说者有大过失。我佛法无始故无罪咎。于时亲友语憍尸迦。有缚则有解。汝说无我则无有缚。若无有缚谁得解脱。憍尸迦言。虽无有我犹有缚解。何以故。烦恼覆故则为所缚。若断烦恼则得解脱。是故虽复无我犹有缚解。诸婆罗门复作是言。若无我者谁至后世。时憍尸迦。语诸人言。汝等善听。从于过去烦恼诸业得现在身及以诸根从今现在复造诸业。以是因缘得未来身及以诸根。我于今者。乐说譬喻以明斯义。譬如谷子众缘和合故得生芽。然此种子实不生芽。种子灭故芽便增长。子灭故不常。芽生故不断。佛说受身亦复如是。虽复无我业报不失。诸婆罗门言。我闻汝说无我之法洗我心垢。犹有少疑今欲咨问。若无我者先所作事云何

故忆而不忘失。答曰。以有念觉与心相应。便能忆念三世之事而不忘失。又问。若无我者过去已灭现在心生。生灭既异。云何而得忆念不忘。答曰。一切受生识为种子入母胎田。爱水润渍身树得生。如胡桃子随类而生。此阴造业能感后阴。然此前阴不生后阴。以业因缘故便受后阴。生灭虽异相续不断。如婴儿病与乳母药儿患得愈。母虽非儿药之力势能及于儿。阴亦如是。以有业力便受后阴忆念不忘。诸婆罗门复作是言。汝所读经中但说无我法。今汝解悟生欢喜耶。时憍尸迦即为诵十二缘经而语之言。无明缘行。行缘识。乃至生缘老死忧悲苦恼。无明灭则行灭。乃至老死灭故忧悲苦恼灭。以从众缘无有宰主。便于其中解悟无我。非经文中但说无我。复次以有身故则便有心。以有身心诸根有用识解分别。我悟斯事便解无我。又问。若如汝言生死受身相续不断。设有身见有何过咎。答曰。以身见故造作诸业。于五趣中受善恶身形。得恶形时受诸苦恼。若断身见不起诸业。不起诸业故则不受身。不受身故众患永息。则得涅盘。云何说言身见非过。复次若身见非过咎者。应无生死不于三有受生死苦。是故有过。时婆罗门逆顺观察十二缘义。深生信解。心怀庆幸。略赞佛法。而说偈言。

如来在世时　　说法摧诸论
佛日照世间　　群邪皆隐蔽
我今遇遗法　　如在世尊前
释种中胜妙　　深达诸法相
所言如来者　　真实而不虚
逆顺观诸法　　名闻普遍满
向佛涅盘方　　恭敬合掌礼
叹言佛世尊　　实有大悲心
诸仙中最胜　　世间无伦匹
我今归依彼　　无等戒定慧

憍尸迦言。汝今云何乃尔深解佛之功德。亲友答言。我闻此法。是故知佛无量功德。如沉水香黑重津腻。以是因缘烧之甚香远近皆闻。如是我见如来定慧身故。便知世尊有大功德。我于今者虽不睹佛见佛圣迹则知最胜。亦如有人于花池边见象足迹则知其大。睹因缘论虽不见佛知佛圣迹功德最大。见其亲友深生信解叹未曾有。而作是言。汝于昔来读诵外典亦甚众多。今闻佛经须臾之顷解其义趣。悉舍外典极为希有。即说偈言。

除去邪见论　　信解正真法
如是人难得　　是故叹希有
不但叹于汝　　亦叹外诸论
因其理鄙浅　　我等悉舍离

以彼诸论有过咎故。令我等辈得生厌离生信解心。佛实大人无与等者。名称普闻遍十方刹。外诸邪论前后有过。犹如谄语不可辩了。由彼有过令我弃舍得入佛法。犹如春夏之时人患日热皆欲离之。既至冬寒人皆思念。外道诸论亦复如是。诚应舍离如夏时日。然由此论得生信心亦宜思念。犹如寒时思念彼日。于时亲友问憍尸迦。我等今者当作何事。憍尸迦言。今宜舍弃一切邪论。于佛法中出家学道。所以者何。如夜闇中然大炬火一切鸱鸟皆悉堕落。佛智慧灯既出于世。一切外道悉应颠坠。是故今欲出家学道。于是憍尸迦从亲友家。即诣僧坊求索出家。出家已后得阿罗汉。何因缘故说是事耶。以诸外道常为邪论之所幻惑故。说十二因缘经论而破析之。

（三）

复次夫取福田当取其德。不应简择少壮老弊。我昔曾闻。有檀越遣知识道人诣僧伽蓝请诸众僧。但求老大不用年少。后知识道人请诸众僧。次到沙弥。然其不用。沙弥语言。何故不用我等沙弥。答言。檀越不用非是我也。劝化道人即说偈言。

耆年有宿德　　发白而面皱
秀眉齿缺落　　背偻支节缓
檀越乐如是　　不喜见幼小

时寺中有诸沙弥。尽是罗汉。譬如有人触恼师子枨其腰脉令其嗔恚。诸沙弥等皆作是语。彼之檀越愚无智慧。不乐有德唯贪耆老。时诸沙弥即说偈言。

所谓长老者　　不必在白发
面皱牙齿落　　愚痴无智慧
所贵能修福　　除灭去众恶
净修梵行者　　是名为长老
我等于毁誉　　不生增减心
但令彼檀越　　获得于罪过
又于僧福田　　诽谤生增减
我等应速往　　起发彼檀越
莫令堕恶趣　　彼诸沙弥等
寻以神通力　　化作老人像
发白而面皱　　秀眉牙齿落
偻脊而柱杖　　诣彼檀越家
檀越既见已　　心生大欢庆
烧香散名花　　速请令就坐
既至须臾顷　　还服沙弥形
檀越生惊愕　　变化乃如是
为饮天甘露　　容色忽鲜变

尔时沙弥即作是言。我非夜叉亦非罗刹。先见檀越选择耆老。于僧福田生高下想坏汝善根。故作是化令汝改悔。即说偈言。

譬如蚊子[目*(隹/乃)]　欲尽大海底
世间无能测　众僧功德者
一切皆无能　筹量僧功德
况汝独一己　而欲测量彼

沙弥复言。汝今不应校量众僧耆少形相。夫求法者不观形相唯在智慧。身虽幼稚断诸结漏得于圣道。虽老放逸是名幼小。汝所为作甚为不是。若以爪指欲尽海底。无有是处。汝亦如是。欲以汝智测量福田而知高下。亦无是处。汝宁不闻如来所说四不轻经。王子蛇火沙弥等都不可轻。世尊所说庵罗果喻。内生外熟。外生内熟莫妄称量前人长短。一念之中亦可得道。汝于今者极有大过。汝若有疑今悉可问。从今已后更莫如是于僧福田生分别想。即说偈言。

众僧功德海　无能测量者
佛尚生欣敬　自以百偈赞
况余一切人　而当不称叹
广大良福田　种少获大利
释迦和合众　是名第三宝
于诸大众中　勿以貌取人
不可以种族　威仪巧言说
未测其内德　睹形生宗仰
观形虽幼弱　聪慧有高德
不知内心行　乃更生轻蔑
譬如大丛林　薝卜杂伊兰
众树虽参差　语林则不异
僧虽有长幼　不应生分别
迦叶欲出家　舍身上妙服
取库最下衣　犹直十万金
众僧之福田　其事亦如是
供养最下者　获报十万身
譬如大海水　不宿于死尸
僧海亦如是　不容毁禁者
于诸凡夫僧　最下持少戒
恭敬加供养　能获大果报
是故于众僧　耆老及少年
等心而供养　不应生分别

尔时檀越闻是语已身毛为竖。五体投地求哀忏悔。凡夫愚人多有[亿-音+(夫*夫)]咎。愿听忏悔。所有疑惑幸为解释。即说偈言。

汝有大智慧　以断诸疑网
我若不咨问　则非有智者

尔时沙弥即告之曰。恣汝所问当为汝说。檀越问言。大德。敬信佛僧何者为胜。沙弥答曰。汝宁不知有三宝乎。檀越言。我今虽复知有三宝。然三宝中岂可无有一最胜耶。沙弥答曰。我于佛僧不见增减。即说偈言。

大姓婆罗门　厥名突罗阇
毁訾佛不异　以食施如来
如来既不受　三界无能消
掷置于水中　烟炎同时起
瞿昙弥奉衣　佛敕施众僧
以是因缘故　三宝等无异

尔时檀越闻是语已。即作是言。如其佛僧等无异者。何故以食置于水中不与众僧。沙弥答言。如来于食都无吝惜。为欲显示众僧德力故为是耳。所以者何。佛观此食。三界之中无能消者。置于水中水即炎起。然瞿昙弥故以衣奉佛。佛回与僧。众僧受已无有变异。是故当知。僧有大德。得大名称佛僧无异。时彼檀越即作是言。自今以后于众僧所若老若少等心恭敬不生分别。沙弥答言。汝若如是不久当得见谛之道。即说偈言。

多闻与持戒　禅定及智慧
趣向三乘人　得果并与向
譬如辛头河　流注入大海
是等诸贤圣　悉入僧大海
譬如雪山中　具足诸妙药
亦如好良田　增长于种子
贤善诸智人　悉从僧中出

说是偈已而作是言。檀越汝宁不闻经中。阿尼虑头难提黔毗罗。此三族姓子鬼神大将。名曰伽扶。白佛言。世尊。一切世界若天若人若魔若梵。若能心念此三族姓子者。皆能令其得利安乐。僧中三人尚能利益。况复大众。即说偈言。

三人不成僧　念则得利益

如彼鬼将言　　未得名念僧
尚获是大利　　况复念僧者
是故汝当知　　功德诸善事
皆从僧中出　　譬如大龙雨
唯海能堪受　　众僧亦如是
能受大法雨　　是故汝应当
专心念众僧　　如是众僧者
是诸善之群　　解脱之大众
僧犹勇健军　　能摧魔怨敌
如是众僧者　　胜智之丛林
一切诸善行　　运集在其中
趣三乘解脱　　大胜之伴党

尔时沙弥说偈赞已。檀越眷属心大欢喜。皆得须陀洹果。

大庄严论经卷第二

（四）

复次夫听法者。有大利益增广智慧。能令心意悉皆调顺。我昔曾闻。师子诸国。尔时有人。得摩尼宝大如人膝。其珠殊妙世所希有。以奉献王。王得珠已谛视此珠而说偈言。

往古诸王等　　积宝求名称
聚会诸宾客　　出宝自矜高
舍位命终时　　捐宝而独往
唯有善恶业　　随身不舍离
譬如蜂作蜜　　他得自不获
财宝亦如是　　资他无随己
往昔诸国王　　为宝之所诳
储积已待他　　无一随己者
吾今当自为　　必使宝随己
唯佛福田中　　造作诸功德
随己至后世　　善报不朽灭
临当命终时　　一切皆舍离
举宫室亲爱　　大臣诸猛将
悲恋送亡者　　至冢则还家
象马宝辇舆　　珍玩及库藏
人民诸城郭　　园苑快乐处
飘然独舍逝　　都无随从者

王说偈已即诣塔所。以此宝珠置塔枨上。其明显照犹如大星。若日出时照王宫殿。晖曜相映倍于常明。珠之光明日日常尔。于一日中卒无光色。王怪其尔即遣人看。既至彼已不见宝珠。但见枨下血流污地。寻逐血迹至迦陀罗林。未到彼林已见偷珠人窜伏树间。偷珠之人当取珠时。堕枨折[月*垒]故有是血。即执此人将诣王边。王初见时甚怀忿恚。见其伤毁复生悲愍。慈心视之而语之言。咄哉男子。汝甚愚痴偷佛宝珠。将来之世必堕恶趣。即说偈言。

怪哉甚愚痴　　无智造大恶
如人畏杖捶　　返受于斩害
畏于贫穷苦　　兴此狂愚意
不安少贫乏　　长受无穷厄

尔时一臣闻是偈已。即白王言如王所说真实不虚。即说偈言。

塔为人中宝　　愚痴辄盗窃
斯人无量劫　　不得值三宝
如昔有一人　　信心欢喜故
耳上须曼花　　以用奉佛塔
人天百亿劫　　极受大快乐
十力世尊塔　　盗宝而自营
以是业缘故　　沉没于地狱

复有有一臣怀忿而言。如此愚人罪咎已彰。何须呵责宜加刑戮。王告臣言。莫出此语。彼人已死何须更杀。如人倒地宜应扶起。时王即说偈言。

此人已毁行　　宜速拔济之
我当赐财宝　　令忏悔修福
使其得免离　　将来大苦难
我当与钱财　　使彼供养佛
若彼不向佛　　罪过终不灭
如人因地跌　　还扶而得起
因佛获过罪　　亦因佛而灭

时王即便大赐钱财。教令佛边作诸功德。尔时偷者即作是念。今者大王。若非佛法中调顺之人。计我[亿-音+(夫*夫)]罪应被斩害。此王能容。实是大人赦我重罪。释迦如来甚为奇特。乃能调化邪见国王作如斯事。说是语已。还到塔所匍匐向寺。合掌归命。而作是言。大悲世尊世间真济。虽入涅盘犹能以命赈赐于我。世间咸皆号为真济。名称普闻遍诸世界。及于今者济我生命。是故真济名不虚设。即说偈言。

世间称真济　　此名实不虚
我今蒙救拔　　知实真济义
世间皆炽然　　多诸郁蒸恼
慈悲清凉月　　照除热恼苦
如来在世时　　于旷野鬼所
拔济首长者　　是事未为难
于今涅盘后　　遗法济危厄
令我脱苦恼　　是乃为甚难
云何世工匠　　奇巧合圣心
图像举右手　　示作安慰相
怖者睹之已　　尚能除恐惧
况佛在世时　　所济甚弘多
今遭大苦厄　　形像免济我
（五）

复次夫少欲者。虽有财物心不爱着。犹得称之名为少欲。我昔曾闻。有优婆塞。彼优婆塞时有亲友信婆罗门法。时彼亲友善信婆罗门。弊衣苦行五热炙身恒食恶食卧粪秽中。即唤优婆塞言。汝可就此观婆罗门。汝颇曾见清身自苦高行之士少欲知足如此人不。优婆塞言。如此高行可诳于汝。即共亲友问婆罗门。汝今苦行为何所求。婆罗门曰。我今苦行欲求为王。时优婆塞语亲友言。此人今者。方求大地库藏珍宝。宰割自恣贪嗜美味。宫人侍御好乐女色。种种音乐而以自娱。虽作大臣长者有诸财宝不适其意。乃欲希求一切大地人民珍宝。何以称之为少欲耶。汝但见其身行苦行。便谓少欲。不知此人所求无厌。谓为少欲。即说偈言。
所谓少欲者　　非必恶衣食
无诸资生具　　以之为少欲
此人于今者　　心如大河海
贪求无厌足　　云何名少欲
今修此苦行　　贪渴五欲故
此人实虚伪　　诈现少欲相
为贪故自苦　　实非少欲者

说是偈已。优婆塞复作是言。今者此人具诸贪欲嗔恚愚痴。仙圣所行无有少分。是故当知。夫少欲者不在钱财多诸宝物。何以知之。如频婆娑罗王富有国土象马七珍。犹名少欲。所以者何。虽有财宝心不贪着乐于圣道。以是之故虽复富有七珍盈溢。心无希求名为少欲。虽无财宝希求无厌。不得名为少欲知足。即说偈言。
若以无衣食　　倮形尼干等
造作诸勤苦　　以为苦行者
饿鬼及畜生　　贫穷诸衰恼
斯等处艰难　　亦应名苦行
此人亦如是　　徒为自疲劳
形虽作苦行　　而心怀贪着
希求无厌足　　不名为少欲
虽复具众物　　心无所染着
修行乐圣道　　是乃名少欲
譬如诸农夫　　以谷种田中
贪收多果实　　不名为少欲
身如恶痈疮　　将适须众具
意求于道故　　是名少欲者
为治恶痈疮　　少受资生具
心不贪后有　　是真名少欲
心意不谄曲　　亦不求名利
虽有资生具　　名闻具实德
能有如斯事　　是乃真少欲
（六）

复次虽复持戒。为人天乐是名破戒。我昔曾闻。有一沙门与婆罗门于空林中夏坐安居。于时沙门数数往返婆罗门所。与其共事不存亲疏正处其中。所以者何。若与亲昵恐其生憍慢。若与其疏谓为憎恶。即说偈言。
以杖置日中　　竖卧俱无影
执杖倚亚者　　其影则修长
彼人亦如是　　亲疏宜得中
令渐通泰已　　然后为说法

此婆罗门无有智慧。不别贤愚供事极苦。是以我今不宜亲昵亦不应疏。何以故。事愚人苦不解供事亦名为苦。种种方便共相习近。渐相体信得与言语。尔时比丘问婆罗门。汝今何故举手向日。卧灰土上裸形啖草。昼夜不卧翘足而立。行此苦行为何所求。婆罗门答曰。我求国王。此婆罗门于后少时身遇病患。往问医师疗疾之方。医师报言。宜须食肉。于是婆罗门语比丘言。汝可为我至檀越家乞索少肉以疗我疾。于时比丘作是思惟。我今化彼正是其时。作是念已化为一羊系着其边。婆罗门问比丘言。汝为索肉今在何处。比丘答言。羊即是肉。婆罗门大生嗔恚而作是言。我宁杀羊而食肉耶。于是比丘说偈答言。

汝今怜一羊　　犹尚不欲杀
后若为国王　　牛羊与猪豕
鸡犬及野兽　　杀害无有量
汝在御座上　　厨宰供汝食
汝若嗔恚时　　当言斩彼头
或言截手足　　又时教挑目
汝今怜一羊　　方欲多杀害
若实有悲心　　宜舍求王意
如人临刑戮　　畏苦多饮酒
华林极敷荣　　猛火将欲焚
又如着金锁　　虽好能系缚
王位亦如是　　恒有恐惧心
威力诸侍从　　庄严以珍宝
不见后过患　　凡夫贪愿求
既得造诸恶　　坠堕三恶道
如蛾贪火色　　投中自燋灭
虽有五欲乐　　名称普闻知
恒多怀恐惧　　忧苦患极深
犹如捉毒蛇　　逆风持炬火
不舍危害至　　亦如临死苦
王者游出时　　顶上戴天冠
众宝自璎珞　　上妙庄严服
名马众宝车　　乘之出游巡
道从数百千　　威势极炽盛
若有寇敌时　　宝铠自严身
胜则多杀害　　负则失身命
妙香以涂身　　上服以香熏
所食诸肴膳　　百味恣其口
所须皆随意　　无有违逆者
行来若坐卧　　举动悉疑畏
亲友亦不信　　虽复为亲友
恒有危惧心　　云何名为乐
如鱼吞钩饵　　如蜜涂利刀
亦如网罗禽　　鱼兽贪其味
不见后苦患　　贵富亦如是
终受地狱苦　　地狱垣墙壁
屋地皆炽然　　罪人在其中
火出自烧身　　受苦无有量
汝当自思惟　　所为乐既少
众苦患甚多　　是故应念苦
莫求贵自在　　舍汝愿求心
唯有求解脱　　众苦悉消除

婆罗门闻是偈已默然不答。合掌向比丘白言。尊者。善有辩才开悟我心。设使得彼三十二天王者亦不甘乐。即说偈言。

善意巧方便　　明智能观察
为我除邪愿　　示导正真路
善友当如是　　世间所称赞
常应近是友　　无有诤恼患
善导我心意　　回邪入正道
示我善恶相　　令得于解脱

（七）

复次依邪道者得众苦患。修正道者增长信心及以名称。有智之人应观邪正。我昔曾闻。有一人于行路侧作小苦行。若有人时卧棘刺上。若无人时别居余处。有人见已而语之言。汝今亦可徐卧刺上。何必纵体伤毁甚多。此人闻已深生嗔忿。放身纵体投棘刺上转剧于前。时有一优婆塞在其傍立。是苦行者见已自摆转复增剧。优婆塞即语之言。汝于前者但以小刺。今复乃用嗔恚之棘而以自刺。先所刺者伤毁甚浅。贪嗔之刺乃为深利。卧棘刺者苦止一世。贪嗔刺苦及无量身。以刺刺身此疮易灭。贪嗔刺疮历劫不差。是故宜速除深毒刺。即说偈言。

汝今应勤拔　　心中深毒刺
宜以利智刀　　割断贪嗔棘
贪嗔深着人　　世世不可祛
愚小诸邪见　　不识正真道
苦身卧棘刺　　以苦欲离苦
人见卧棘刺　　无不远逃避
唯汝于斯苦　　抱持不放舍
我见如此事　　乃知有邪正
是故重自归　　十力之世尊
大悲拔众苦　　开示正道者

导以八正道
为苦所欺诳
流转无穷已
见此倍增信
苦尽得解脱
众具悉备足
修道故解脱
安乐获解脱
受苦得涅盘
善恶等诸业
何故横苦身
妄修种种苦
地狱应是道
斩截及粪屎
具受众苦毒
不得名苦行
垢秽皆消除
教诸一切人
又宣说止观
是名真苦行
造作无益苦
深广无崖限
不得其孝养
由彼受众苦
而作如是言
亦复得生天
而答于彼言
非因卧棘刺
而得生天上
都无有利益
不下于种子
而可得收获
不种善根子
毕竟无所获
当资于此身
充足于躯命
能修戒定慧
身心俱扰恼
云何获圣果
不贪着美味
施忍及禅定
能获善果报
而心望美味
况当获美果
使他生畏怖
能施无畏者
若复生残害
美味充足者
以无害心故
设起大慈心
汝虽行自饿
亦复无益事
如汝起慈心
而得大果报
其事亦如是
亦得善果报
慈心除嗔害
能获善果报
增长于嗔故
云何得善果
若起慈心时
以无嗔害故
无益而苦行
譬如师子吼
如来无碍辩
一切诸外道
说法摧外道

涉彼邪径众
外道邪见等
极为信着苦
诸有智慧者
外道甚愚惑
出世大仙说
得修八正道
以是故当知
非如汝外道
依心故造作
汝当伏心意
身为众结使
是苦修道者
然此地狱中
炽然烧炙等
彼虽受诸苦
智慧祛三业
释迦文佛教
应求天甘露
亦庄饰智慧
何用徒劳身
此苦甚长远
譬如有恶子
但作诸罪累
是时彼外道
诸仙修苦行
优婆塞说偈
诸仙生天上
由施戒实语
汝虽作苦行
犹如春农夫
至秋无果实
汝等亦如是
但修诸苦行
夫欲修道者
以美味饮食
气力既充溢
断食甚饥渴
不令心专定
虽复食肴膳
但为戒实语
斯等为种子
身虽受饥渴
因时尚不甘
若有残害心
若除残害心
是则名行法
称之为非法
终无害他意
无有损于彼
然得大善果
饥渴而睡眠
外道作是言
不必能利益
自饿而睡眠
虽无益于彼
优婆塞答言
以除嗔害故
汝法作苦行
便起身口恶
慈心则不尔
能除灭嗔害
则起身口善
云何同慈善
诸兽无在前
其事亦如是
无敢抗对者
默然无詶答

（八）

复次夫身口业不能自在要由于意。我昔曾闻。有比丘尼至赊伽罗国。于彼国中。有婆罗门。五热炙身额上流水。胸腋怀中悉皆流汗。咽喉干燥唇舌燋然。无有涎唾。四面置火。犹如融金。亦如黄发。红赤炽然。夏日盛热以炙其上。展转反侧无可避处。身体燋烂如饼在[金*敖]。此婆罗门常着缕褐五热炙身。时人因名号缕褐炙。时比丘尼见是事已。而语之言。汝可炙者而不炙之。不可炙者而便炙之。尔时缕褐闻是语已。极生嗔恚而作是言。恶剃发者何者可炙。比丘尼言。汝若欲知可炙处者。汝但炙汝嗔忿之心。若能炙心是名真炙。如牛驾车。车若不行乃须策牛不须打车。身犹如车。心如彼牛。以是义故汝应炙心云何暴身。又复身者如林如墙。虽复烧炙将何所补。即说偈言。

心如城主　城主嗔恚　乃欲求城
无所增益　譬如师子　有人或以
弓箭瓦石　而打射之　而彼师子
逐逐彼人　譬如痴犬　有人打掷
便逐瓦石　不知寻本　言师子者
喻智慧人　能求其本　而灭烦恼
言痴犬者　即是外道　五热炙身
不识心本　婆罗门言　何名炙心
比丘尼言　四谛之智　如四火聚
修道如日　夫智慧者　以四谛火
修道净日　以此五法　而炙其心
而此身者　不得自在　何故苦身
若欲苦者　当苦于彼　能苦身本
行来坐卧　非身所为　但为心使
若非身作　过在于心　何故苦身
心若离身　身如木石　是以智者
宜责其心　不应苦身　又汝以此
五热炙身　以为苦行　而得道者
地狱众生　受苦无量　种种楚毒
亦应得道　婆罗门曰　为此苦行
发心造作　得名修道　地狱众生
逼迫受苦　是故不应　说言修道
比丘尼曰　若自发心　而得福者
小儿把火　亦应得福　然实不得
以是推之　汝之所作　五热炙身
亦无有福　婆罗门曰　婴孩小儿
无有智慧　是以无福　我有智慧
造作如此　五热炙身　是故有福
比丘尼言　若以有智　修于苦行
便有福者　采真珠人　刺身出血
珠乃可得　亦应有福　婆罗门曰
以贪心故　虽复出血　不名为福
比丘尼言　汝为苦行　贪天上乐
亦应无福　若以贪求　无果报者
游猎之人　不应得报　若使鱼猎
不得报者　汝今为此　苦行之事
亦不应得　天上乐报　汝今何故
身心回转　欲以苦行　得于天乐
我佛法中　无有如斯　五热炙身
受苦行法　得彼天乐　欲得天乐
修实语等　诸善功德　虽复贪怖
得生天乐　譬如服药　或贪或怖
既服之已　药力必行　若住实语
诸功德者　或贪或怖　必得天乐
时婆罗门　辞穷理屈　不能加报
默然而住　时左右人　于佛法中
生清净信　深乐正法　各相谓言
善哉佛法　有大智力　甚深难测
外道之智　极为浅薄　譬如爆火
若触人身　人无不畏　佛法爆火
亦复如是　触婆罗门　能令其怖
我等今者　得闻佛法　善胜之论
咸应归向　佛涅盘处　恭敬礼拜
南无世尊　音声善柔　敷演说法
女人智浅　饮佛甘露　能大众中
说法无畏　谁于佛语　而不恭敬
斯比丘尼　智慧微浅　能用灭结
牟尼尊语　犹故能令　此婆罗门
不能加报　默然而住

复次欲如肉抟众鸟竞逐。有智之人深知财患而不贪着。我昔曾闻。修婆多国时有比丘。于坏垣壁见有伏藏。有大铜瓮满中金钱。将一贫优婆塞而示之处。即语之言。可取是宝以为资生。时优婆塞问比丘言。何时见此。比丘答言。今日始见。优婆塞言。我见是宝非适今日。久来见之。然我不用。尔今善听。我当说宝所有过患。若取是宝为王所闻。或至于死。或被谪罚。或复系闭。如斯等苦不可称数。即说偈言。

我见是宝来　　历年甚久远
此宝毒螫害　　剧彼黑毒蛇
是故于此宝　　都无有贪心
观之如毒蛇　　不生财宝想
系闭被谪罚　　或时至死亡
一切诸灾害　　皆由是宝生
能招种种苦　　为害甚可怖
故我于宝所　　不生贪近想
群生迷着宝　　谓之为珍玩
宝是危害物　　妄生安善想
有如斯过患　　何用是宝为
如是脓污身　　趣自支躯命
会当舍败灭　　何用珍宝为
譬如火投薪　　无有厌足时
人心亦如是　　希求无厌足
汝若怜愍我　　教我少欲法
云何以财宝　　而以见示语
夫少欲知足　　能生大利乐
若其多欲者　　诸根恒散乱
贪求无厌足　　希望增苦恼
然此多欲人　　常生于欲想
贪利无有极　　如摩竭鱼口
而彼少欲人　　无贪求苦故
心恒怀悦豫　　欢庆同节会

时优婆塞赞叹少欲知足之法。彼比丘生希有想而赞之言。善哉善哉。真是丈夫。虽无法服心已出家。能顺佛语知少欲法。而此少欲诸佛所赞。比丘言。汝之所说总而言之。深见讥呵令我愧踖。汝今处家妻子眷属僮仆使人。正应贪求以用自营。能随佛语赞叹少欲。假使有人以铁为舌。无有能呵少欲知足。我今虽复剃除须发身服法衣相同沙门。然实不知沙门之法。而方教汝多欲之事。不能称述法王所赞少欲之法。是诸善源。如佛修多罗中亦说少欲为沙门本。如来昔日乞食讫。若有余食。或时施与诸比丘等。或复置于水中用与诸虫。尔时有二比丘乞食不足。而有饥色从外来入。佛既见已而语之言。今有余食汝能食不。一比丘言。如来世尊说于少欲有大功德。我今云何贪于此食而啖之耶。一比丘言。如来世尊所有余食难可值遇。梵释天王等皆悉顶戴而恭敬之。我今若食当益色力安乐辩才。如是之食甚难值遇。云何不食。于时世尊赞不食者。善哉比丘。能修佛教行少欲法。此一比丘虽顺佛语。食佛余食佛不赞叹。是故当知。少欲之法。佛所印可教戒之本。即说偈言。

欲得法利者　　应当解小欲
如此少欲法　　圣庄严璎珞
今世除重担　　无忧而快乐
乃是大涅盘　　宅室之初门
关制魔军众　　要防之隘路
度于魔境界　　无上之印封
持戒如巨海　　少欲如海潮
能为众功德　　密致之覆盖
贪求疲劳者　　憩驾止息处
亲近少欲者　　如似[(壳-一)/牛]牛乳
酪酥醍醐等　　因之而得出
少欲亦如是　　出生诸功德
能展手施者　　此手名严胜
受者能缩手　　严胜复过彼
若人言施与　　是语价难量
受者言我足　　难量复过彼
若欲得法者　　应亲近少欲
十力说少欲　　即是圣种法
少欲无财物　　增长戒闻慧
如此少欲法　　出家之法食
虽有渴爱等　　终不能扰恼
且置后世乐　　现在获安隐

（一○）

复次夫知足者虽贫名富。不知足者虽富是贫。若圣智满乃名大富。我昔曾闻。有优婆塞有人讥呵云最贫穷。而优婆塞乐佛所赞知足之法即顺法相。而说偈言。

无病第一利　　知足第一富

善友第一亲　　涅盘第一乐
时优婆塞说偈已语彼人言。如佛所说知足则富。汝今何故称我贫穷。复说偈言。
虽有诸珍宝　　丰饶资生具
不信三宝者　　说彼最贫穷
虽无诸珍宝　　及以资生具
能信三宝者　　是名第一富
我今敬三宝　　以信为珍玩
汝以何因缘　　说我为贫穷
帝释毗沙门　　虽富众珍宝
如其布施时　　不能一切舍
我心爱知足　　于诸财宝物
无有贪着意　　一切悉能舍
富贵者库藏　　多有众珍宝
水火及盗贼　　悉皆能侵夺
彼若丧失时　　则生大苦恼
良医及妙药　　不能治彼苦
我以信为宝　　无能侵夺者
心意坦然乐　　无诸忧患苦

说是偈已复作是言。是故当知。虽有库藏象马七宝资生之具。不知足者犹名为贫。是以佛说知足最富。众人闻是语已皆叹善哉。真是正说。有大智慧。名大丈夫。各相语言。自今已后虽无财宝但有信心。我等见之称为富者。苦集钱财皆为乐故。为欲供给室家眷属令无乏故。如斯之乐正为现身。信心之宝为于累世。于人天中财宝自恣。是故知信为第一财宝。如此信财于生死中极受快乐无诸苦恼。金银珍宝能生灾患。昼夜忧惧畏他劫掠。然有八危。以贪着故累世受苦。以有信故能得戒财施财定财慧财。若无信者云何得有如是等财。是以信财为最第一。我有是财。故于人前自言大富。我于往昔深积善业。是以今者因信心知足。而说偈言。
因有信心故　　则不造诸恶
一切诸功德　　以信为使命
信亦如河箭　　驶流甚迅速
能令于心意　　速疾至善法
谁有多财宝　　能胜信巨富
虽有财富者　　失财则贫穷
若其命终时　　舍之而独逝
无随至后世　　信财不丧失
恒常自随逐　　累劫受快乐
世人积财宝　　能生彼贪欲
信财则不尔　　见则生欢喜
于诸财宝中　　信财最为上
显示此义者　　牟尼之所说
是故我非贫　　信财最为胜
余者不名财　　唯信是实财
以信布施者　　财物得增长
不信施彼者　　果报转鲜少
大庄严论经卷第三
（一一）

复次若有弟子。能坚持戒为人宗仰。一切世人并敬其师。我昔曾闻。有诸比丘旷野中行。为贼剽掠剥脱衣裳。时此群贼惧诸比丘往告聚落尽欲杀害。贼中一人先曾出家。语同伴言。今者何为尽欲杀害。比丘之法不得伤草。今若以草系诸比丘。彼畏伤故终不能得四向驰告。贼即以草而系缚之。舍之而去。诸比丘等既被草缚。恐犯禁戒不得挽绝。身无衣服为日所炙。蚊虻蝇蚤之所啮娆。从旦被缚至于日中。转到日没晦冥大闇。夜行禽狩交横驰走。野狐群鸣鵂枭雊呼。恶声啼叫甚可怖畏。有老比丘语诸年少。汝等善听。人命促短如河驶流。设处天堂不久磨灭。况人间命而可保乎。命既不久。云何为命而毁禁戒。诸人当知。人身难得。佛法难值。诸根难具。信心难生。此一一事皆难值遇。譬如盲龟值浮木孔。佛之正道不同于彼九十五种邪见倒惑无有果报。修行佛道必获正果。云何吝惜如此危脆不定之命毁佛圣教。若护佛语现世名闻具足功德后受快乐。如佛说偈。
若有智慧者　　能坚持禁戒
求人天涅盘　　称意而获得
名称普闻知　　一切咸供养
必得人天乐　　亦获解脱果
伊罗钵龙王　　以其毁禁戒
掏伤树叶故　　命终堕龙中
诸佛悉不记　　彼得出龙时
能坚持禁戒　　斯事为甚难
戒相极众多　　分别晓了难
如剑林棘聚　　处中多伤毁
愚劣不堪任　　护持如是戒

是诸比丘为苦所逼。不得屈申及以动转。恐绝于草伤犯禁戒。自相谓言。我等修行亦如彼称。

均平处所不令增减。今在怖难恐惧之处。执志不亏始别儜健。以斯贱命当贸贵法。人天之乐及涅盘乐。我等今者更无所趣。唯当护戒至死不犯。即说偈言。

我等往昔来　　造作众恶业
或得生人道　　窃盗淫他妻
王法受刑戮　　计算不能数
复受地狱苦　　如是亦难计
或受畜生身　　牛羊及鸡犬
獐鹿禽狩等　　为他所杀害
丧身无涯限　　未曾有少利
我等于今者　　为护圣戒故
分舍是微命　　必获大利益
我等今危厄　　必定舍躯命
若当命终后　　生天受快乐
若毁犯禁戒　　现在恶名闻
为人所轻贱　　命终堕恶道
今当共立要　　于此至没命
假使此日光　　曝我身命干
我要持佛戒　　终不中毁犯
假使诸恶狩　　掴裂我手足
终不敢毁犯　　释师子禁戒
我宁持戒死　　不愿犯禁生

诸比丘等闻老比丘说是偈已。各正其身不动不摇。譬如大树无风之时枝叶不动。时彼国王遇出田猎。渐渐游行至诸比丘所系之处。王遥见之。心生疑惑作是思惟。彼裸形者为是尼揵为是沙门。作是念已遣人往看。诸比丘等深生惭愧障蔽其身。使人审知释子沙门。何故知之。右肩黑故。使即还返白言。大王。彼是沙门非为尼揵。即说偈言。

王今应当知　　彼为贼所劫
惭愧为草系　　如钩制大象

于时大王闻是事已。深生疑怪默作是念。我今宜往彼比丘所。作是念已。即说偈言。

青草所系手　　犹如鹦鹉翅
又如祠天羊　　不动亦不摇
虽知处危难　　默住不伤草
如林为火焚　　[犁-未+牙]牛为尾死

说是偈已往至其所。以偈问曰。

身体极丁壮　　无病似有力
以何因缘故　　草系不动转
汝等岂不知　　身自有力耶
为咒所迷惑　　为是苦行耶
为自厌患身　　愿速说其意

于是比丘。以偈答曰。

此草甚脆弱　　顿绝亦不难
但为佛世尊　　金刚戒所缚
守诸法禁故　　不敢挽顿绝
佛说诸草木　　悉是鬼神村
我等不敢违　　是以不能绝
如似咒场中　　为蛇画境界
以神咒力故　　毒蛇不能度
牟尼尊画界　　我等不敢越
我等虽护命　　会归于磨灭
愿以持戒死　　终不犯戒生
有德及无德　　俱共舍寿命
有德慧命存　　并复有名称
无德丧慧命　　亦复失名誉
我等诸沙门　　以持戒为力
持戒为良田　　能生诸功德
生天之梯蹬　　名称之种子
得圣之桥津　　诸利之首目
谁有智慧者　　欲坏戒德瓶

尔时国王心甚欢喜。即为比丘解草系缚。而说偈言。

善哉能坚持　　释师子所说
宁舍己身命　　护法不毁犯
我今亦归命　　如是显大法
归依离热恼　　牟尼解脱尊
坚持禁戒者　　我今亦归命

（一二）

复次若人内心贤善则多安隐利益一切。是故智者应修其心恒令贤善。我昔曾闻。有诸比丘。与诸估客入海采宝。既至海中船舫破坏。尔时有一年少比丘捉一枚板。上座比丘。不得板故将没水中。于时上座恐怖惶悸。惧为水漂。语年少言。汝宁不忆佛所制戒。当敬上座。汝所得板应

以与我。尔时年少即便思惟。如来世尊实有斯语。诸有利乐应先上座。复作是念。我若以板用与上座。必没水中洄澓波浪。大海之难极为深广。我于今者命将不全。又我年少初始出家未得道果。以此为忧。我今舍身用济上座正是其时。作是念已。而说偈言。

我为自全济　　为随佛语胜
无量功德聚　　名称遍十方
躯命极鄙贱　　云何违圣教
我今受佛戒　　至死必坚持
为顺佛语故　　奉板遗身命
若不为难事　　终不获难果
我若持此板　　必渡大海难
若不顺圣旨　　将没生死海
我今没水死　　虽死犹名胜
若舍佛所教　　失于人天利
及以大涅盘　　无上第一乐

说是偈已。即便舍板持与上座。既受板已。于时海神感其精诚。即接年少比丘置于岸上。海神合掌白比丘言。我今归依坚持戒者。汝今遭是危难之事能持佛戒。海神说偈。赞比丘曰。

汝真是比丘　　实是苦行者
号尔为沙门　　汝实称斯名
由汝德力故　　众伴及财宝
得免大艰难　　一切安隐出
汝言誓坚固　　敬顺佛所说
汝是大胜人　　能除众患难
我今当云何　　而不加拥护
见谛能持戒　　斯事未为难
凡夫不毁禁　　此乃名希有
比丘处安隐　　清净自谨慎
能不毁禁戒　　此亦未为难
未获于道迹　　处于大怖畏
舍己所爱命　　护持佛教戒
难为而能为　　此最为希有

（一三）

复次若不见道迹。虽复多闻不能得拔生死之苦。是故智者应求见谛。我昔曾闻。兄弟二人俱共出家。兄得罗汉。弟诵三藏。时彼罗汉语三藏言。汝可坐禅。三藏报曰。我当坐禅。罗汉比丘复语之言。汝宁不闻佛之所说。夫行道者如救头然。即说偈言。

今日造此事　　未必到明旦
人命不可保　　宜速修善业
死大军来至　　无可求请处
若其命终时　　不知从何道
冥冥随业缘　　莫知路远近
命如风中灯　　不知灭时节
汝言明当作　　斯言甚虚妄
死虎极暴急　　都无有容纵
一旦卒来到　　不待至明日
死王多残害　　汝应生怖畏
当知身危脆　　命速难可保
应勤观内身　　舍弃多闻业
求离世解脱　　超拔生死根
死若卒至时　　悔热无所及
今若见道迹　　后无悔热患
佛法中坚实　　所谓得道迹
多闻业虚伪　　应舍莫爱吝
虽多闻博达　　不获道迹者
譬如盲执灯　　照彼自不睹
若欲求自利　　必须见道迹
处众师子吼　　言辞善巧妙
敷演诸法相　　分别释疑难
能令听法众　　皆发欢喜心
又使一切人　　悉得于调顺
虽有如是事　　临终心错乱
堕于恶道中　　智者所嗤笑
汝之所说法　　言词字句满
次第说因果　　美味悦心意
甜如甘蔗浆　　虽能作斯事
不能自调顺　　未断三恶趣
自求得解脱　　空用是事为
凡夫不可信　　宜速求见谛
汝有大名称　　咸云善说法

虽有空名誉　　于汝将何益
当观察内身　　嘿然修禅定
昔来多闻者　　其数甚众多
无常所迁谢　　存者极鲜少
勤苦求名誉　　虽得复散失
佛说有为法　　一切悉无常
过去恒沙佛　　成就三达智
除灭于三障　　一念观三世
斯等诸世尊　　名闻满十方
今皆般涅盘　　名字亦随灭
是故汝今者　　应勤修精进
舍离于名称　　专求于解脱

三藏答言。正尔当作。未久之间身遇重病。恐命将终深生悔恨。而说偈言。

怪哉我今日　　于佛圣法中
戒闻虽具足　　而不得见谛
我今若死者　　与狗亦无别
洄流没生死　　如彼陶家轮
我今可哀愍　　未得证道迹
师长垂慈矜　　劝我学禅思
我不奉法教　　都不习少分
是故于今者　　不得见真谛
我执释迦文　　大明之法灯
而为无明首　　不能自照了
以不能照故　　永没生死苦

其诸同学闻其病患咸来瞻视。见其恐惧皆悉惊愕。各作是言。汝宁不闻佛之所说。多闻之人有智慧力能知无常。是故汝今不应忧怖。时病比丘即便说偈答同学言。

我先蒙教诲　　当习坐禅法
今日至明日　　窳惰自欺诳
令此一生中　　空过无所获
是身如聚沫　　我不深观察
横计为坚实　　不觉死卒至
专着多闻法　　生于最胜想
忽为死蟒吞　　悔恨无所及
如修多罗言　　应当习坐禅
专精莫懈倦　　灭结之所说
佛有如是教　　不能随顺行
悔热火所烧　　令我心燋恼
我今甚闇劣　　譬如婴愚者
于彼六道中　　不知趣何道
未知将来世　　得闻佛语不
周回三有中　　为遇何等人
亦不知未来　　为作何事业
或能丧本心　　兴起于三毒
不修诸善事　　但造于众恶
呜呼大苦哉　　我为自欺诳
已得离诸难　　应获出世道
云何为痴误　　放逸而自恣

时诸同学闻说偈已重安慰言。汝既多闻又坚持戒。宜应自宽何为忧怖乃至如是。病比丘言。我今病困。诸贤见舍必死无疑。涕泣流泪而白兄曰。愿少近我。由我愚惑。不奉兄教。今者病笃必就后世。愿兄垂愍当见拔济令离大苦。即说偈言。

同处佛法中　　汝称沙门宝
数数教诫我　　愚劣不承顺
我以斯事故　　倍复生悔热
盛夏郁蒸气　　猛焰烧燋然
我之背恩教　　悔热复过彼
我今无所恃　　唯当归依汝
于后受身时　　观察莫忘我
令后值佛法　　复还得出家
不虚着法服　　愿心获道果
学问诸余业　　舍之不复为
专精求解脱　　更无余志求
假使将来世　　求于见谛者
皮肉及筋骨　　髓脉消干竭
身命趣自在　　终不舍解脱
又愿未来身　　常勤修善法
昼夜六时中　　精进初不废

时病比丘说是偈已。心怀惶悸。其兄见之生大忧愍。而作是言。善哉善哉。子今乃能深生悔恨发于誓愿。但先教汝不用我语。惊悔于后将何所及。而说偈言。

疾病以困笃　大命不云远
支节皆舒缓　刀风解其形
汤药所不疗　医师舍之去
左右咸称言　怪哉决定死
诸亲妇女等　对而悲啼哭
临终大恐怖　惊畏苦难喻
设当平健时　知死有斯苦
谁不发道意　克获解脱果
盛年无患时　懈怠不精进
但营众事务　不修施戒禅
后遭重病疾　诸根如火然
临为死所吞　方悔求修善

彼病比丘即便命终还生人中。时阿罗汉以天眼观。知其生处数到其家。此儿渐大乳母抱持。将诣僧坊至罗汉所。捉儿不坚失手扑地。头打石上儿大嗔恚。舍身命终堕地狱中。时阿罗汉复以天眼而观察之。见在地狱生苦难处。即说偈言。

呜呼大毁败　生处难可救
佛力尚难拔　况我能救济
系心慧无漏　非苦所能修
地狱中苦恼　无有暂乐心
尚无暂乐心　云何得系念
以无系念故　不得慧无漏
如是之难处　云何可救拔
地狱受大苦　不可以方喻
设复强为譬　人中死为苦
少可得为喻　彼苦恒过此
如火着干薪　无有暂冷时
地狱苦亦尔　无有暂憩息
地狱中阴身　皆如融铁聚
热恼烧然苦　不可得称计
宜应除懈怠　昼夜不休息
勤修于正道　必使尽苦际
是故先修道　克获解脱果
然后以多闻　而作妙璎珞

（一四）

复次见此事已应生惊悟。尊豪荣位无得常者。我昔曾闻。栴檀阇尼吒王。将欲往诣阇尼吒城。于其中路见五百乞儿。同声乞丐言施如我。王闻是语便生悟解。即作是念。彼觉寤我。我于往日曾更贫苦。今若不施后亦如彼。即说偈言。

由其先世时　多饶钱财宝
说言无可施　今获斯贫贱
设我今言无　后亦同于彼

时有辅相名曰天法。下马合掌而白王言。此诸乞儿咸言如我。王答臣言。我闻其语。然我所解与汝有异。汝之所解谓为乞索钱财杂物。我所解者当为汝说。汝今善听。即说偈言。

此诸乞儿等　故来觉寤我
以斯贫贱形　示我令得见
自言受此身　悭不惠施故
放逸所欺诳　受是苦恼形
愚劣诸乞儿　示我如此义
自言曾为王　犹如星中月
宝盖覆顶上　左右众妓直
侍从悉庄严　闻者皆避路
虽有如此等　种种众妙事
由不布施故　今受贫贱苦
福乐迷汝心　不觉后有苦
人帝应当知　我今甚毒苦
宜当修布施　莫使后如我

辅相天法闻是偈已。深生欢喜。合掌白王。如佛言曰。见他受苦当自观察。王于今者实合佛意。见彼乞儿则能觉寤。善哉大王。意细乃尔。能觉是事。善解分别佛所说义。大王称实能持大地。真是地主不虚妄也。所以者何。能善分别佛法深义。聪慧明达。是故称王为大地主。即说偈言。

地主常应尔　此意为无上
此意难可恒　能自利亦难
人身极难得　信心亦难生
财宝难可足　福田复难遇

如是一一事　　极难得聚会
譬如大海中　　盲龟值浮孔
如斯之难事　　大王尽具有
是故于今者　　不应恣心意
人身如电光　　暂发不久停
虽复得人身　　危脆不可保
临终两肩垂　　诸节皆舒缓
虽有四威仪　　进止不自由
眼目已上眄　　将为死毒中
亲属在其侧　　睹之咸悲泣
以手触其身　　安慰言勿惧
既见亲慰喻　　益更增悲感
决定知已去　　涉于死长途
虽有众财物　　不可为资粮
诸脉断绝时　　颜色皆变异
命来催促已　　如油尽灯灭
当于如斯时　　谁能修布施
持戒及忍辱　　精进禅智等
如斯时未至　　宜应勤用心
（一五）

复次若命终时欲赍财宝至于后世。无有是处。唯除布施作诸功德。若惧后世得贫穷者。应修惠施。我昔曾闻。有一国王名曰难陀。是时此王聚积珍宝规至后世。嘿自思惟。我今当集一国珍宝使外无余。贪聚财故以自己女置淫女楼上。敕侍人言。若有人赍宝来求女者。其人并宝将至我边。如是集敛一国钱宝。悉皆荡尽聚于王库。时有寡妇唯有一子心甚敬爱。而其此子见于王女仪容镶玮姿貌非凡。心甚耽着。家无财物。无以自通。遂至结病。身体羸瘦气息微惙。母问子言何患乃尔。子具以状启白于母。我若不得与彼交往。定死不疑。母语子言。国内所有一切钱宝尽无遗余。何处得宝。复更思惟。汝父死时。口中有一金钱。汝若发墜可得彼钱。以用自通。即随母言。往发父墜开口取钱。既得钱已至王女边。尔时王女遣送此人并所与钱以示于王。王见之已语此人言。国内金宝一切荡尽除我库中。汝于何处得是钱来。汝于今者必得伏藏。种种拷楚征得钱处。此人白王。我实不得地中伏藏。我母示我。亡父死时置钱口中。我发墜取故得是钱。时王遣人往捡虚实。使人既到果见死父口中钱处。然后方信。王闻是已而自思忖。我先聚集一切宝物。望持此宝至于后世。彼父一钱尚不能得赍持而去。况复多也。即说偈言。
我先勤聚集　　一切众珍宝
望赍诸钱物　　随己至后世
今观发墜者　　还夺金钱取
一钱尚不随　　况复多珍宝
复作是思惟　　当设何方便
得使诸珍宝　　随我至后世
昔者顶生王　　将从诸军众
并象马七宝　　悉到于天上
罗摩造草桥　　得至楞伽城
吾今欲升天　　无有诸梯蹬
欲诣楞伽城　　又复无津梁
我今无方计　　持宝至后世

时有辅相聪慧知机。已知王意而作是言。王所说者正是其理。若受后身必须财宝。然今珍宝及以象马。不可赍持至于后世。何以故。王今此身尚自不能至于后世。况复财宝象马者乎。当设何方令此珍宝得至后身。唯有施与沙门婆罗门贫穷乞儿。福报资人必至后世。即说偈言。
庄严面目者　　临水见胜好
好丑随其面　　影悉现水中
庄严则影好　　垢秽则影丑
今身如面貌　　后受形如影
庄严形戒慧　　后得可爱果
若作恶行者　　后受报甚苦
信心以财物　　供养父母师
沙门婆罗门　　贫穷困厄者
即是后有水　　于中见面像
施戒慧业影　　亦复彼中现
王有众营从　　宫人诸婇女
臣佐及吏民　　音乐等倡妓
如其命终时　　悲恋送墜间
到已便还家　　无一随从者
后宫侍直等　　库藏众珍宝
象马宝辇舆　　一切娱乐具
国邑诸人民　　苑园游戏处
悉舍而独逝　　亦无随去者
唯有善恶业　　随逐终不放

若人临终喘气粗出。喉舌干燋不能下水言语不了。瞻视不端筋脉断绝。刀风解形支节舒缓。机关止废不能动转。举体酸痛如被针刺。命尽终时见大黑闇如坠深坑。独游旷野无有党侣。唯有修福为作亲伴而拥护之。若为后世宜速修福。即说偈言。

若人命终时　独往无伴党
毕定当舍离　所爱诸亲友
独游黑闇中　可畏恐怖处
亲爱皆别离　孤茕无徒伴
是故应庄严　善法之资粮

为满此义故。婆罗留支以六偈赞王。即说偈言。

虽有诸珍宝　积聚如雪山
象马众宝车　谋臣及咒术
专念死时至　不可以救免
宜修诸善业　为己得利乐
目如青莲者　应勤行戒施
死为大恐畏　闻者皆恐惧
一切诸世间　无不终没者
以是故大王　宜应观死苦
目如青莲者　应当修善业
为己得利乐　宜勤行戒施
人命寿终时　财宝不随逐
壮色及盛年　终不还重至
目如青莲者　应当修善业
为己得利乐　宜勤行戒施
弥力那侯沙　耶耶帝大王
及屯豆摩罗　娑加跌利不
翘离奢势夫　踰越频世波
如是人中上　众胜大王等
军众及群宫　悉皆灭没去
欣戚相续生　意念次第起
目如青莲者　应当修善业
使己受快乐　宜勤行戒施
财宝及荣贵　此事难可遇
福禄非恒有　身力有增损
一切无定相　地主亦非常
如此最难事　今悉具足得
目如青莲者　应具修诸善
使己受快乐　宜勤修戒施
劲勇有力者　能越渡大海
专念健丈夫　能超度诸山
设作如斯事　未足名为难
能利益后世　是事乃为难

（一六）

复次此身不坚。是故智者应当分别供养尊长。是则名为以不坚法易坚固法。我昔曾闻。牟尼种中有王名曰阿育。信乐三宝。若于静处见佛弟子。不问长幼必为下马接足而礼。尔时彼王有一大臣。号名耶赊。邪见不信。见王礼敬诸比丘等。深生谤毁。而白王言。此诸沙门皆是杂种而得出家。非诸剎利及婆罗门。亦杂毗舍首陀罗等。又诸皮作及能织者。巧作塼瓦剃须发师。亦有下贱旃陀罗等。大王何故而为作礼。王闻是语默然不报。别于后时集诸大臣。敕诸人言。我于今者须种种头不听杀害。仰汝等辈得自死者。即语诸臣。汝今某甲仰得是头。复告某甲仰得彼头。如是展转遍敕诸臣。仰得异头不听共同。别告耶赊。今又仰汝取自死人头。各各皆使于市中卖。如是头等余头皆售。唯有人头。见者恶贱。远避而去无肯买者。众人见之咸皆骂辱而语之言。汝非旃陀罗夜叉罗剎。云何乃捉死人头行。被骂辱已还诣王边。而白王言。我卖人头不能令售返被呵骂。王复语言。若不得价但当虚与。时彼耶赊寻奉王教。入市唱告欲虚与人。市人见已复加骂辱无肯取者。耶赊惭愧还至王所。向王合掌。而说偈言。

牛驴及象马　猪羊诸畜头
一切悉获价　竞共诤买取
诸头尽有用　唯人头秽恶
无有一可用　虚与不肯取
而返被呵骂　况复有买者

王问耶赊。汝卖人头何故不售。耶赊白王。人所恶贱无肯买者。王复问言。唯此一头为可憎恶。一切人头悉可恶乎。耶赊答王。一切人头悉可恶贱非独此一。王复问言如是我头亦复如是为人恶耶。耶赊闻已惧不敢对默然而住。王复语言。我于今者施汝无畏。以实而说。我今此头亦可恶耶。耶赊对曰。王头亦尔。王复语言。为审尔不。耶赊复言。审尔大王。王告耶赊。若此人头贵贱等同皆可恶者。汝今云何自恃豪贵种姓色智以自矜高。而欲遮我礼敬沙门诸释种子。即说偈言。

唯有此人头　见者咸讥呵
卖之无所直　虚与恶不近
遥见皆生嗔　言不祥鄙恶

此头脓血污　　鄙贱甚可恶
以斯下贱头　　贸易功德首
虽向彼屈申　　毫厘无损减
王告耶赊言　　汝虽见比丘
杂种而卑贱　　不能睹其内
真实有道德　　汝愚痴邪见
迷惑错乱心　　计己婆罗门
独有解脱分　　自余诸种姓
无得解脱者　　若欲为婚姻
当求于种族　　若求善法者
安用种族为　　若其求法者
不应观种姓　　虽生上族中
造作极恶行　　众人皆呵责
是则名下贱　　种族虽卑微
内有实道行　　为人所尊奉
是则名尊贵　　德行既充满
云何不礼敬　　心恶使形贱
意善令身贵　　沙门修诸善
信戒施闻具　　是故可尊尚
宜应深恭敬　　造作恶行者
汝今宁不闻　　释种具大悲
牛王正道者　　所说之法耶
以三危脆法　　贸易三坚法
佛无有异语　　故我不敢违
若违世尊教　　不名为亲善
譬如压甘蔗　　取汁弃其滓
人身亦如是　　为死之所压
尸骸委在地　　不能复进止
供敬修诸善　　是故应当知
以此败坏身　　贸易坚牢法
犹如火烧舍　　智者出财物
如水没伏藏　　亦应速出宝
此身终败坏　　宜贸易坚法
愚人不分别　　坚与不坚法
死军卒来至　　如入摩竭口
当于如是时　　惊恐大怖畏
如酪取生酥　　及以于醍醐
取已酪瓶破　　不生大苦恼
此身亦如是　　取其坚实善
于后命尽时　　终不生悔恨
不修诸善行　　憍慢而纵逸
死法卒来至　　破身之瓶器
其心极燋热　　犹为火所烧
忧结喻如火　　酪瓶喻如身
汝不应遮我　　修善取坚法
愚痴黑暗者　　自言我尊贵
我执十力尊　　言说之灯炬
照察己身中　　贵贱无差别
皮肉筋骨等　　三十六种物
贵贱悉同等　　有何差别相
名衣及上服　　众具有别异
智者宜勤身　　作恭敬礼拜
役使行诸善　　是名取坚法
何故说斯者　　此身如电遄
泡沫及沙聚　　芭蕉无坚实
如此危脆身　　修善百劫住
坚于须弥山　　及以于大地
智者应如是　　贸易坚实法

复次若诤竞者闻断结名。所诤事解。若人欲得供养恭敬应断诸使。我昔曾闻。有差老母。入于林中采波罗树叶卖以自活。路由关逻。逻人税之。于时老母不欲令税。而语之言。汝能将我至王边者。税乃可得。若不尔者终不与汝。于是逻人遂共纷纭往至王所。王问老母。汝今何故不输关税。老母白王。王颇识彼某比丘不。王言我识。是大罗汉。又问。第二比丘王复识不。王言我识。彼亦罗汉。又问。第三比丘王复识不。王答言识。彼亦罗汉。老母抗声而白王言。是三罗汉皆是我子。此诸子等受王供养。能使大王受无量福。是即名为与王税物。云何更欲税夺于我。王闻是已叹未曾有。善哉老母。能生圣子。我实不知。知彼罗汉是汝子者。应加供养恭敬于汝。于是老母。即说偈言。

吾生育三子　　勇健超三界
悉皆证罗汉　　为世作福田
王若供养时　　获福当税物
云何而方便　　税夺我所有

王闻是偈已身毛皆竖。于三宝所生信敬心。流泪而言。如此老母宜加供养。况税其物。王说偈言。

自从今已后　　如斯老母比
生子度三有　　器堪受供养
不听税财物　　咸应加恭敬
设有同伴侣　　驼驴及车乘
多载众珍宝　　为此老母故
不应格税彼　　况此一母人
单己卖树叶　　更无余钱物
而当有税夺　　设我山岩窟
经行修道处　　行人于彼中
灭结断诸漏　　尚应敬彼处
尊重而供养　　况如此老母
能生圣子者　　而当不修敬

复次示放逸果。欲令众生不放逸故。我昔曾闻。有大商主子名曰亿耳。入海采宝。既得回还与伴别宿。失伴憧惶。饥渴所逼。遥见一城谓为有水。往至城边欲索水饮。然此城者是饿鬼城。到彼城中四衢道头。众人集处空无所见。饥渴所逼。唱言水水。诸饿鬼辈闻是水声。皆来云集。谁慈悲者欲与我水。此诸饿鬼身如燋柱以发自缠。皆来合掌作如是言。愿乞我水。亿耳语言。我渴所逼故来求水。尔时饿鬼闻亿耳为渴所逼自行求水。希望都息。皆各长叹作如是言。汝可不知此饿鬼城。云何此中而索水耶。即说偈言。

我等处此城　　百千万岁中
尚不闻水名　　况复得饮者
譬如多罗林　　炽然被火焚
我等亦如是　　支节皆火然
头发悉蓬乱　　形体皆毁破
昼夜念饮食　　憧惶走十方
饥渴所逼切　　张口驰求索
有人执杖随　　寻逐加楚挞
耳常闻恶音　　未曾有善语
况与一涕水　　渍我喉舌者
若于山谷间　　天龙降甘露
皆变成沸火　　而注我身上
若见诸渠河　　皆变成流火
池沼及河泉　　悉见其干竭
或变成浓血　　臭秽极可恶
设欲往驰趣　　夜叉捉铁捶
挞打不得近　　我等受此苦
云何能得水　　以用惠施汝
我等先身时　　悭贪极嫉妒
不曾施一人　　将水及饮食
自物不与他　　抑彼令不施
以是重业故　　今受是苦恼
施得大果报　　春种秋获子
我等不种子　　今日受是苦
放逸悭贪惜　　受是苦无穷
一切苦种子　　无过于贪嫉
应当勤方便　　除去如是患
施为善种子　　能生诸利乐
是故应修施　　莫如我受苦
等同在人中　　身形无差别
造业既不同　　受报亦复异
富贵饶财宝　　贫者来请求
诸天同器食　　饭色各有异
若堕畜生中　　业报亦不同
有得受福乐　　有受苦恼者
以此贪毒故　　人天及畜生
为悭嫉所弄　　所在皆损减
饿鬼炽然苦　　支节烟焰起
如似树赤华　　醉象以鼻端
远掷虚空中　　华下被身赤
贤圣作是说　　贪嫉最苦器
见于乞求者　　其心则恼浊
恼浊刹那中　　则能作鄙漏

愚痴悭不施　　以种贫穷本
贪心而积聚　　即堕于恶道
如此悭贪者　　众苦恼根本
是故有智者　　应断除悭贪
谁有欲自乐　　名称恭敬等
而舍于正道　　随逐曲恶径
今身得苦恼　　来世亦复然
世界结使业　　能遮净施报
所谓是悭贪　　众怨中最大
是身大臃肿　　衣食及汤药
一切众乐具　　贪嫉所遮断
贪嫉极微细　　细入难遮制
当以施牢门　　心屋使致密
莫听彼贪嫉　　而得进入中
贪嫉设入心　　渠河及大海
能遮使不饮　　亿耳见放逸
乃有是过恶　　即厌恶生死
还归求出家　　既得出家已
精勤修定慧　　逮证罗汉果
（一九）

复次若无过者得讥呵人。若自有过呵于彼者。他反蚩笑。我昔曾闻。偰形婆罗门与诸沙门同道而行。有一年少比丘。笑彼偰形以无惭愧。时彼偰形众中有婆罗门少解佛法。语比丘言。长老不可以汝出家幖帜轻慢欺人。不可以汝出家形貌能断烦恼。若未能断生死流转未有出期。汝于后身未脱偰形。何故见笑。汝于今者。生死之中如兜罗树华随风东西未有定时。汝应自笑不应笑他。知汝后时为趣何道。如灰覆火。结使在心未必可保。汝今莫自谓有惭愧。睹汝所为未得脱于诸见之网。夫惭愧者。定不入于诸见之网。若不起恶觉。是名惭愧。汝自不入决定数中。云何笑他。时诸比丘闻偰形婆罗门如法而说。默无所答。余比丘闻已叹言正说。能断结者名有惭愧。若不断结名比丘者。伎人剃发应是比丘。然诸伎人虽复剃发不名比丘。当知得见四真谛法名真沙门。何以故。如经中说。不见四谛邪正不定。邪正不定所见错谬。是故应当勤修四谛。若见谛者所见真正。永离邪趣。
（二○）

复次善观察者。见于好色无有欲意多生厌恶。见好色时不起爱嗔我昔曾闻。有一寺庙。多诸比丘中有法师。三明六通。言辞巧妙。具足辩才。知自他论善能问答。应机说法悦适众心。能然法灯照除愚冥。使城内外所有人民于日日中皆来听法。既听受已。乃至少年皆不放逸。时彼城中有旧淫女。咸皆叹息作如是言。我等今者无人往返受若斯苦。为当久近彼淫女。女盛年端正聪慧非凡善知世论。女人所有六十四艺悉皆明达。见母忧惨。即问母言。今者何故忧苦乃尔。母告女言。今此城中一切人民悉乐听法。更无往返至我边者。资财空匮无由而得。我以此事是故愁耳。女闻是已自恃端正语其母言。我今自严往至彼会。能令彼会一切众人悉随我来。作是语已寻自沐浴众香涂身。璎珞上服首戴华鬘。足所着履众宝庄校。右手执杖行步妖婴。逶迤弄姿种种庄严。如华树行。犹如天人。将诸侍从。华鬘璎珞严身上服亦皆殊妙。此诸从者。或执金瓶。或持拂扇。或捉香花。侍卫彼女。将诸妓人而自围绕。并语并笑。或举右手指麾道径。复有黄公耳插众华。玄黄朱紫彩画其身。欢笑戏谑种种巧嘲。亦复举手指前指后。于其路中香气四塞鼓乐弦歌。往至寺所处一空室。待众集会说法时到。无数千人皆来聚集。尔时法师头发极白秀眉覆目。善调诸根其心无畏。如师子王。即升高座。而说偈言。
我观浅智者　　莫由升此座
怯弱如野干　　战惧不自宁
吾今升此座　　处众无所畏
喻如狩中王　　哮吼摧邪论

尔时法师即为大众次第说法。时彼淫女为欲扰动时众心故。即于门中而现其身。其所将从散入人间。各指淫女语众人言。此女端严姿容可爱。汝等且观用听法为。时彼诸人闻是语已。即便顾盼心意不安。尔时法师未解其意。怪其所以即问众人。汝等何故视瞻改常心意错乱。汝岂不知。死来迅速犹如奔马。是故宜勤修诸善行。即说偈言。
十力大法炬　　普照于世界
慧明未潜隐　　宜速修善业
坚意集善行　　昼夜勿懈倦
一切智语灯　　不久当隐没
若其隐没后　　众生尽黑闇
虽有日光照　　犹名为大瞑

尔时众会闻是偈已。敬奉法教摄意听法。时彼淫女见众人等摄心敛意。复作姿态。众会睹已。心还散乱。尔时法师复说偈言。
彼女作姿态　　令会生渴爱
为欲情所牵　　夺其专念心
用敬吾教故　　遮制令还止
如何彼妖[廾/(阿-可+辛)/女]　　惑乱众人目
譬如青莲鬘　　漂鼓随波动

众心亦如是　　熠耀不暂停
尔时众人情既耽惑。观此妙色失惭愧心。更相指示。而说偈言。
斯女美姿容　　今来甚为吉
如彼月初生　　坠落在于地
容貌超时伦　　净目极美妙
将非蓝婆女　　为帝释所遣
或是功德天　　然手不执花
复有一人。而说偈言。
咄哉此女人　　仪容甚奇妙
目如青莲花　　鼻佣眉如画
两颊悉平满　　丹唇齿齐密
凝肤极软懦　　庄丽甚殊特
威相可悦乐　　炜耀如金山

时诸优婆塞。爱其容貌。心意错乱。时彼淫女左右侍从。见斯事已深自庆幸。叱叱而言。我等今者所作甚善。能使众会注意乃尔。彼时法师怪诸四众搔扰改常。以手搴眉顾瞻时会。见是淫女仪容端正。及其侍从皆悉庄严。淫女处中皦若明星。夺愚人心令失正念。时彼法师观女人意为以何事而来此耶。即默入定知其邪惑不为听法。然此法师虽断嗔恚外现忿色。发声高唱语淫女言。汝如蚁封而欲与彼须弥山王比其高下。岂可不闻。昔佛在世。第六天王不自量力。敢于佛所现作逼娆。世尊神力乃以死尸而系其颈。惭耻无颜人天所笑。汝意便谓佛法教学以为灭耶。专精声闻岂可无耶。诸胜丈夫都没尽耶。汝若如是宜坚自持。时彼法师即以神通变此淫女。肤肉堕落唯有白骨。五内诸藏悉皆露现。即于众前唤此淫女。汝于向者兴起恶心。敢与佛法而共诤竞。时此淫女以此骨身在众前立。尔时法师。即说偈言。
汝向妙容色　　挺特众所观
今肤肉尽变　　唯有空骸骨
汝先悦素白　　今始见实相
顶骨类白珂　　形色如藕根
服匡骨[舀*页][冗*页]　　两颊如深沟
机关悉解落　　筋脉粗相缀
在内诸藏等　　悬空而露现
其所将从者　　自见生厌恶
况复余大众　　而当乐见之

尔时骨人为彼法师变其形已。身心俱困不能自申。即叉骨手归向法师。尔时法师告骨人言。汝之容色璎珞严身种种校饰。但惑凡夫。令其深着没三有池。汝今若能除去姿态舍庄严具。吾当示汝寂净妙身。令汝得知不净市肆。而此身者薄肉覆上秽恶充溢。外假脂粉以惑愚目。凡夫耽惑为欲所盲。故生染着。何有智者谛观察已当爱玩之。时诸会者睹斯事已咸生厌患。各相谓言。世尊所说信实不虚。一切诸法如幻如化如水聚沫如金涂钱。但诳惑人。向者女人所有美色容止可观。于今忽然但见骨聚。仪容端正作诸姿态。状若蛊道。如是之事今何所在。
有一优婆塞。以指支颊。谛观此女。而说偈言。
牟尼说众生　　为欲爱所盲
盲无慧目故　　不得趣涅盘
譬如任婆叶　　蜜着虫所啖
为贪之所惑　　至死而不舍
诸不放逸人　　谛实观身相
而不起欲觉　　喻如白鹤王
常处于清池　　不乐于墐间
复有优婆塞。而作是言。见此姿容便生欲想。观彼白骨。即用除灭。而说偈言。
观彼骸骨聚　　能生人怖畏
如似毗陀罗　　咒术之机关
愚者谓之实　　便生乐着心
如道深坑阱　　以草覆其上
此身亦如是　　当作如是观
谛实知是已　　谁当起欲想

尔时惑着愚无智者闻是偈已。低头避之。遂不喜闻。时彼女人自见其身为人所患。五体投地。即说偈言。
我先愚无识　　不自量己力
愿回听法众　　一切将归家
今始知释子　　势力甚奇特
变我妙姿貌　　睹者生厌患
我如婴愚者　　所为极轻躁
敢以牛迹水　　欲比于大海
唯愿垂哀矜　　听我归诚忏

尔时大众见彼女人诸骨相拄。犹如苇舍。甚生怪愕。彼骨聚中云何乃能作如是说。又见五藏悉皆露现。譬如屠架所悬五藏。蠢蠢蠕动。犹如狗肉。诸藏臭秽剧于厕溷。我等云何乃见此事。即说偈言。
今观女人身　　唯筋连枯骨

但见空骨聚　　和合出言音
女中有骨耶　　骨中有女耶
譬如旷泽中　　芦苇之丛林
因风共相鼓　　便出大音声
如斯因假法　　不见女自体
若无自体者　　女相安所在
遍推诸法中　　昔来未曾有
我谛观身相　　去来及进止
屈申与俯仰　　顾视并语言
诸节相支拄　　骨肋甚稀疏
筋缠为机关　　假之而动转
如是一一中　　都无有宰主
而今此法者　　为有为无耶
我为狂痴惑　　为澹阴乱目
云何如是中　　妄生有女相
缚苇作机关　　多用于綖缕
譬如融真金　　注水则发声

尔时法师知诸四众皆生厌恶。告淫女言。汝于今者欲何所作。女曰法师。愿舍舍不。即说偈言。

大头仙舍不　　变天女蓝婆
使其作草马　　具满十二年
汝今作舍不　　使我作墜间
世间未曾见　　如是之舍不
善自在大德　　愍我愿除却
尔时法师即便微笑。而说偈言。
善女汝但起　　我无嗔恚心
剃头着袈裟　　终无舍不法
有欲爱着彼　　损彼生苦恼
作好作恶者　　便能生嗔恚
嗔恚作舍不　　我灭嗔恚结
断除于无明　　体性是无结
我欲救众生　　云何作舍不
生老病死等　　苦恼诸众生
云何有智人　　而当作舍不
犹如恶毒疮　　加复燥恶灰
薄皮覆机关　　凡愚生爱惑
我以神足力　　开汝不净篋
说是偈已。还摄神足。女服本形。尔时法师告众会言。汝等宜勤修善。即说偈言。
颠倒欲想行　　喻若风起尘
正观离欲面　　洗濯欲尘埃
有欲及离欲　　处所未必定
善观得解脱　　贪惑而增欲
是故应常修　　专精离欲想
离欲众善寂　　获克诸禅乐
时彼听法众　　或得不净观
有得须陀洹　　于修离欲想
或得阿那含　　复有出家者
勤修不懈怠　　逮得阿罗汉
（二一）

复次无恋着心一切能施。得大名称现世获报。是故应施不应吝着。我昔曾闻。弗羯罗卫国有一画师。名曰羯那。有作因缘诣石室国。既至彼已诣诸塔寺。为画一精舍得三十两金。还归本国会值诸人造般遮于瑟。生信敬心。问知事比丘。明日谁作饮食。答言。无有作者。复问。彼比丘一日之食须几许物。答言。须三十两金。时彼画师即与知事比丘三十两金。与彼金已还归于家。其妇问言。汝今客作为何所得。夫答妇言。我得三十两金用施福会。其妇闻已甚用忿恚。便语诸亲称说夫过。所得作金尽用施会。无有遗余用营家业。尔时诸亲即将彼人。诣断事处而告之曰。钱财叵得役力所获。不用营家及诸亲里。尽用营设于诸福会。时断事官闻是事已。问彼人言。竟为尔不。答言实尔。时断事官闻是事已生希有想。即便赞言。善哉丈夫。脱己衣服并诸璎珞及以鞍马。尽赐彼人。而说偈言。

久处贫穷苦　　佣作得钱财
不用营生业　　以施甚为难
虽复有财富　　资生极丰广
若不善观察　　不能速施与
远观察后身　　知施有果报
勇猛能舍财　　离于悭尘垢
有是行法人　　持施使不没

时彼画师闻此偈已欢喜踊跃。着其衣服乘此鞍马便还其家。时彼家人见着盛服乘马至门。谓是

贵人。心怀畏惧。闭门藏避。画师语言。我非他人是汝夫主。其妇语言。汝是贫人于何得是鞍马服乘。尔时其夫以偈答言。

善女汝今听　　我当随实说
今虽舍施僧　　施设犹未食
譬如未下种　　芽茎今已生
福田极良美　　果报方在后
此僧净福田　　谁不于中种
意方欲下种　　芽生众所见

时妇闻已得净信心。即说偈言。

如佛之所说　　施僧得大果
如今所布施　　真得施处所
敬心施少水　　果报过大海
一切诸众中　　佛僧最第一
开意方欲施　　华应已在前

（二二）

复次夫修施者在胜信心。两钱布施果报难量。我昔曾闻。有一女人至昼闇山见众人等。于彼山中作般遮于瑟。时彼女人于会乞食。既睹众僧心怀欢喜。而赞叹言。善哉圣僧。譬如大海众宝窟宅。众人供养。我独贫穷无物用施。作是语已。遍身搜求了无所有。复自思惟。先于粪中得二铜钱。即持此钱奉施众僧。时僧上座得罗汉果豫知人心。而彼上座常自珍重。见彼女人有深信心为欲增长彼功德故。不待维那躬自殷勤起为咒愿。即举右手高声唱言。大德僧听。即说偈言。

大地及大海　　所有诸宝物
如此童女意　　悉能施与僧
留心善观察　　行道为修福
使得解脱道　　离贫穷棘刺

时彼童女极生大心。如师所说我作难作。便舍一切资财珍宝等无有异。悲欣交集。五体投地归命诸僧。以此两钱置上座前。涕泣不乐。即说偈言。

愿我生死中　　永离于贫穷
常得欢庆集　　亲戚莫别离
我今施僧果　　唯佛能分别
由此功德故　　速成所愿果
所种微善心　　身根愿速出

时彼女人出彼山已坐一树下。树荫不移上有云盖。时彼国王适丧夫人出外游行。见彼云盖往至树下。见此童女心生染着。将还宫内。用为第一最大夫人。即作是念。我先发愿今已称心。即白国王。多赍宝物施设供具。诣昼闇山供养众僧。宝珠璎珞种种财物。持用奉施。彼时上座不为咒愿。尔时大众疑怪所以。而作是言。先者贫贱两钱施时起为咒愿。今者乃为王之夫人。珍宝璎珞种种财物。而用布施。不为咒愿。时彼上座语众僧言。我先为彼咒愿之时不为财物。乃恐童女心意错乱。故为咒愿。即说偈言。

不以钱财多　　而获大果报
唯有胜善心　　乃得大畏报
彼女先施时　　一切悉舍施
佛智能分别　　非我所能知
今虽财宝多　　不如彼时心
十六分中一　　若心扰浊施
譬如诸商贾　　少于诸财物
心期于大报　　所施物虽小
心意胜广大　　以是故未来
得报亦无量　　如阿输迦王
净心用土施　　亦如舍卫城
穷下之女人　　饭浆施迦叶
施土得大地　　饭浆天中胜
施少心净广　　得报亦弘大
譬如白净衣　　以油渧其上
垢腻遂增长　　亦犹油渧水
油渧虽微小　　遍于池水上
以是故当知　　心胜故报大

大庄严论经卷第五

（二三）

复次若人亲近有智善友。能令身心内外俱净。斯则名为真善丈夫。我昔曾闻。有一比丘次第乞食至大婆罗门家。时彼家中遇比丘已。屋栋摧折打破水瓮
〖牛绝鞘四向驰走。时婆罗门即作是言。斯何不祥。不吉之人来入吾家有此变怪。比丘闻已即答之言。汝颇见汝家内诸小儿等[月*於]瘦腹胀面目肿不。婆罗门言。我先见之。比丘复言。汝舍之中有夜叉鬼。依汝舍住吸人精气。故令汝家诸小儿等有斯疹疾。今此夜叉以畏于我恐怖逃避。以是令汝梁折瓮破牸牛绝鞘。婆罗门言。汝有何力。比丘答言。我以亲近如来法教有此威力。故令夜叉畏我如是。婆罗门复作是言。云何名为如来法教。于时比丘次第为说佛法教诫。

令婆罗门夫妇闻已心意解悟俱得须陀洹果。时婆罗门。即说偈言。

善哉上德者　善说真实法
佛教从耳闻　入我心屋宅
使我家安隐　为我作拥护
唯愿于今者　少听我所说
破我心意舍　折我愚痴梁
善为我驱遣　吸功德夜叉
除诸见罗刹　惑盗以为瓮
身见水盈满　今者已破坏
痴乳牛奔走　挽绝无明鞅
如向所见事　悉集我身中
诸色犹如镜　影像在中现
无始生死中　未曾见斯事
我今因于汝　始见四圣谛
今值善知识　缘会故相遇
除我心贪患　去我家中鬼
世间久已传　四围陀所说
应作于大祀　庄严种种物
备具祀场上　恒河等大济
洗浴除罪过　速疾得生天
我昔来修行　未曾得果报
然我未能知　为定得不得
祀祠及洗浴　不如近善友
我今近善友　已获其果证
不生又不死　解脱趣涅盘
永离怖畏处　非是财宝求
假王威势力　投岩赴焰火
严切寒冬月　冻冰懪其体
盛夏郁蒸时　五热以炙身
编椽及棘刺　寝卧于其上
越山渡大海　祀火而咒说
如是苦行等　不能得涅盘
唯有修禅智　戒闻及专精
如此法事等　为何从而获
必因善知识　然后能具得

（二四）

复次若人为恶应堕地狱。遇善知识能灭其罪得生人天。我昔曾闻。有婆迦利人至中天竺。时天竺国王即用彼人为聚落主。时聚落中多诸婆罗门有亲近者。为聚落主说罗摩延书。又婆罗他书说。阵战死者命终生天。投火死者亦生天上。又说天上种种快乐。辞章巧妙。而作是说。使聚落主心意骇动谓必有是。即作火坑。聚香薪[卄/积]作婆罗门会。诸人云集来至会所。时聚落主将欲投火。此聚落主与一释种比丘先共相识。尔时比丘来至其家。见聚落主。于其家中种种庄严。比丘问言。欲作何等。聚落主言。我欲生天。比丘问言。汝云何去。寻即答言。我投火坑便得生天。比丘问言。汝颇知天道不。答言不知。比丘问言。汝若不知云何得去。汝今行时。从一聚落至一聚落。尚须引导而知途路。况彼天上道路长远。忉利天上去此三百三十六万里。无人引导。何由能得至彼天上。若天上乐者。彼上座婆罗门。年既老大贫于财物。其妇又老面首丑恶。何所爱乐何不将去共向天上。时彼聚落主既闻语已。作是思惟。若投火坑得生天者。彼婆罗门应共我去。所以者何。彼婆罗门贫穷困苦无可爱恋。应当舍苦就彼天乐。若其不去徒作欺诳欲杀于我。作是念已即便前捉上座婆罗门手。欲共投火俱向天上。时婆罗门挌不肯去。何以故。婆罗门等但为钱财来至会所。时聚落主见婆罗门不欲入火。即说偈言。

如所闻上天　众乐不可计
触物生贪着　视东而忘西
计其家所有　一切众乐具
比方于天上　犹若以芥子
以方于太山　若其必少欲
而无贪着者　我今观察汝
贪欲剧炽火　若不用妇女
看守丑老妻　而来至此会
贪求于钱财　用供给其家
若爱恋其子　不欲生天者
计彼生天力　过足护汝子
若不知天道　何故使我往
设知天道者　何故格不去
云何喜教人　欲使我投火
或贪我财物　欲得分取用
云何无悲愍　苦酷乃如是
或是先世怨　必是大欺诳
与死作伴党　劝令我生天
劝奖我令死　强逼我入火

教人远家居　　修于苦行法
投渊及赴火　　自饿亦断食
观其教旨意　　欲令门断绝
斯诸婆罗门　　乐为杀害事
是故我舍离　　当入于佛法
佛法大慈悲　　终不伤害物
大火焚山野　　麋鹿皆避走
由其爱性命　　求觅清凉处
我今亦应尔　　归诚求救护

尔时比丘见婆迦利心已厌患诸婆罗门。于三宝所深生信敬。赞言。善哉善哉。慧命。汝于今者始在天道。即说偈言。

佛语至天道　　及以解脱道
此语决定至　　中间终无错
一切智说道　　广略之别相
无害实语等　　施及伏诸根
是道与天道　　斯非诸苦行
投渊赴火等　　之所能获得
此可作死缘　　非天解脱因
往古人寿长　　诸仙寿亦长
厌患此身故　　不欲久住世
先习诸禅定　　断于欲界结
自知舍是身　　必生于梵天
无由得丧命　　投渊而赴火
由此丧命故　　得生梵天中
禅定断结故　　而得生梵天
不由投岩火　　得生于天上
彼有同伴仙　　以天眼观察
此死生何处　　见生梵天中
先见投渊死　　谓以此生天
余者愚不见　　谓为投渊火
得生梵天上　　是故生倒见
诸余婆罗门　　愚痴无智慧
不观修禅定　　断除诸结使
但睹投渊火　　谓得生天上
由是倒惑故　　遂生诸经论
愚者皆信受　　投渊而赴火
智人善观察　　舍弃而不为
修行诸善法　　以为天道因
投渊赴火等　　非是修善行
可得脱死缘　　亦非生天因
身心依佛法　　是名寂灭道
用是外道为　　无果徒受苦
钻水求醍醐　　虽劳永难得
（二五）

复次夫修施者当离八危。若积财宝危难甚多。智人修施是乃坚牢。我昔曾闻。有一国王谪罚商贾。而告之言。汝所有财悉疏示我。估客至家。思惟先来所施之物。施诸乞儿一餐之食。乃至并施鸟兽所有谷草。悉疏示王。王见是已问言。如此之事何故疏来。估客答言。王先约敕所有财物悉疏示我。我所有财疏牒者是。即说偈言。

五家共有者　　今悉在家中
我今所牒者　　无有能侵夺
如此所牒者　　王贼及水火
皆所不能侵　　假设七日出
须弥及巨海　　一切悉融消
如此所施物　　不能烧一毫
钱财寄父母　　兄弟及姊妹
一切诸亲友　　悉皆有败失
唯有所施物　　终不可败衰
施为行宝藏　　世世恒随人
施为极亲友　　无有能坏者
贫穷之巨海　　极大可怖畏
施是坚牢船　　唯有惠施者
能得度彼岸　　我知施果报
是故无畏说　　所牒是我财
家中有财宝　　五家之所共
是故不敢牒　　言是我所有

王闻是语心生欢喜。赞言善哉。汝是福胜人。我今不用汝所有物。如汝所说。施是汝财。余财

悉共。尔时国王。即说偈言。

若行惠施者　自手而过与
应发欢喜心　勿生悔恨想
是故未来世　人天受快乐
所有资财物　眼见己财宝
分散属诸家　不能速疾施
无能侵夺者　若人悭不施
终为他所夺　现在恶名闻
来生多贫乏　是为最愚痴
见他人屋宅　及以众财宝
死后众家用　毫厘不逐己
目睹如此事　不能生厌恶
速疾舍财物　财不五家共
唯有修惠施　死时一切舍
无有随己者　决定必舍离
然不得施报　以见是事故
智者必应施　二事俱名施
应当自施与　檀越如大象
津腻香常流　如是智檀越
功德利充满　世人所赞叹
饶财悭不施　为世所嗤笑
设复有财钱　见乞方背去
虽复饶财宝　名为贫衰患
施者虽贫穷　常名有财富
悭贪虽多财　不脱贫衰患
檀越以水施　洗除心贪垢
悭无善乐报　趣于死径路
必坠深坑阱　种种众宝物
象马与牛羊　神逝气绝时
一切悉舍去　临终生苦恼
以是生眷恋　怖畏大热恼
修施者临终　欢乐无悔恨
悭嫉智者讥　施者贫与富
恒常受快乐　悭者如墜间
人皆避远离　悭贪者虽存
其实同饿鬼　施者有名称
一切所钦仰　智者之所爱
命终生天上　诸有爱己者
云何不修施　施为善好伴
胜妙之资粮　不用车马乘
一切众侍卫　施为行宝藏
后世之津梁　布施离众难
五家不能侵　何有爱己者
而当不修施　若施百千万
后身得少许　尚应修布施
况少修惠施　大获于福报
是故有智者　应当修布施

（二六）

复次若闻正说能解于缚。我昔曾闻。德叉尸罗国有罪之人闭僧坊中。于其夜中众僧说法。其被闭者。来至僧中次坐听法。有一比丘说于生死逆顺之经。说言。佛告诸比丘。凡愚之人不闻法者不知色。不知色习。不知色味。不知色过患。不知色出要。不知色厌。一切众生如实不知如是过患。若为色缚。是名真缚。何谓色缚。视见端正。是名色缚。为色缚者内尽被缚。而此色者于生死中不知其根。生死大河无济渡处。不知生死出要。于生死中被诸系缚。从此身缚乃至后身。时被闭者。闻说是法思惟其义。忆持不忘读诵通利。时王遣人解其系缚。所亲知识眷属将从。欣其得脱皆来问讯。时被缚者。即说偈言。

汝见我缚解　慰问生欢喜
凡夫愚痴者　常缚未曾解
色缚于凡夫　五阴悉羁系
生能缚于物　死缚亦复然
今身至后世　未始不系缚
轮回羁缚中　数数受生死
我从彼师所　闻说如是言
此语我耳闻　一切种智说
一切诸结使　系缚于我心
如牛轭所缚　我有如斯缚
于中未解脱　云何汝等辈
言我从缚解　汝等于我所
若实爱念者　当为见启王

令我得出家　　正见迹在前
寂灭之彼岸　　若获如是事
乃可名解脱　　若得出家者
便为是离缚　　真实得解脱

尔时眷属闻是语已。启白于王便得出家。既出家已精勤修道得阿罗汉。而彼罪人闭系僧坊。以听法故尚得解脱。况故听法。是故行人于塔寺所宜往听法。

（二七）

复次病苦笃时言教不行漫现强健。所可作事宜应速作。我昔曾闻。法王阿育身遇重患。得诸财物。尽用施僧。又从诸臣索种种宝。时诸臣等不肯复与。唯得半庵摩勒果欲以奉僧。便集臣相而告之言。即于今日谁为王者谁言教行。诸臣答言。唯有大王威德所领。遍阎浮提言教得行。王说偈言。

汝称我为王　　教令得行者
将顺于我意　　故作如是说
汝等作斯言　　悉皆是妄语
我言教已坏　　一切不自由
唯有此半果　　于中得自在
富贵是凡鄙　　咄哉可呵责
譬如山顶河　　瀑疾不暂停
吾虽为人帝　　贫穷忽至我
贫穷世所畏　　速疾至我所

说是偈已。又复赞叹世尊所说真实不虚。复说偈言。

富贵虽炽盛　　会必有衰灭
富贵人希乐　　衰灭世憎恶
此言不虚妄　　瞿昙之所说
我于往日时　　设有诸言教
心念而发言　　言必不坠落
鬼神奉承命　　遍于四海内
闻者咸受用　　无有违逆者
如河冲大山　　激水还回流
衰败如大山　　遮吾都不行
我昔有言教　　无敢有逆者
未曾有奸恶　　寇难见拒违
覆盖于大地　　无能违逆者
男女与大小　　无敢不敬从
设有违教者　　我悉能摧伏
诸有苦难者　　安慰救济之
病苦及贫穷　　无不疗治者
我今福德尽　　贫穷忽然至
困厄乃如斯　　我是阿育王
云何遭此苦　　如阿输伽树
斫根令断绝　　花叶及枝茎
一切皆萎干　　我今亦如是

富贵幻化不得久停。顾见傍医而作是言。咄可恶贱富贵暂有。犹如电光。如焰速灭又如象耳动摇不停。亦如蛇舌鼓动不息。又如朝露见日则干。曾从他闻说如是偈。

富贵利难止　　轻躁不暂停
智者应善知　　无得憍放逸
此身及后世　　宜当求自利
若得富贵者　　虽复惸守护
百方皆毁败　　富贵犹在行
如蛇行不直　　若善观察者
于其强健时　　宜速作福德
若复遭病苦　　心应当修福
不必在形骸　　其家亲属等
若知必死者　　己虽有财物
不得自在施　　安利获钱财
值遇福田处　　便可速施与
若于身强健　　及己病苦时
宜常修布施　　等无有别异
然此诸财物　　唯有过患耳
若当临死时　　亲戚及妇儿
虽是己财物　　若欲用惠施
护遮不肯与　　危惙在须臾
所愿不自由

尔时阿育王。剃发时过着垢腻衣。参差不整羸瘦战悼喘息粗上。向于如来涅盘方所。自力合掌忆佛功德。涕泪交流。而说偈言。

今合掌向佛　　是我最后时
佛说三不坚　　贸易于坚法
我今合指掌　　用易坚牢法
如似融石山　　求取于真金
不坚财物中　　日夜取坚法
我今余福利　　持用奉最上
今我此福业　　不求帝释处
及与梵果报　　况复阎浮王
以此布施果　　及恭敬信向
愿得心自在　　无能割截者
得圣净无垢　　永离众苦患

阿输伽王以半庵摩勒舍施众僧。唤一亲近而语之言。汝颇忆我先畜养不。取我今者最后之教。持此半果奉鸡头末寺众僧。称我名字。阿输伽王最后顶礼比丘僧足。如我辞曰。于阎浮提得自在者。果报衰败失自在力。唯于半果而得自在。愿僧怜愍受我最后半果之供。令我来世得报广大。愿余人等莫令如我于最后时不得自在。尔时侍人即奉王命。赍此半果诣僧坊中。集一切僧礼僧足已。叉手合掌白众僧言。阿输伽王礼众僧足。作是语已。涕泣盈目哽噎气塞。持此半果示众僧已。即说偈言。

一盖覆天地　　率土言教行
譬如日中时　　遍炙于大地
福业既已消　　崩落忽来至
为业所欺弄　　败坏失荣贵
如日临欲没　　信心致礼敬
又以此半果　　用奉施众僧
以表无常相　　示豪贵迁动

尔时诸上座闻是偈已。惨恻不乐生悲愍心。受其半果以示大众。而作是言。我等今可生厌离心。佛婆伽婆。于修多罗作如是说。见他衰患。应当深心生于厌离。诸有心者见如此事。谁不怜愍生厌患心。即说偈言。

勇猛能施者　　诸王中最胜
牟梨中大象　　名曰阿输伽
富有阎浮提　　一切皆自由
今为诸群臣　　遮制不自从
一切皆制止　　唯半庵摩勒
于此得自在　　用施于众僧
富有极广大　　一切得自在
生于自高心　　今日安所在
凡愚应观此　　速疾改易心
富利都败失　　唯有此半果
令诸比丘僧　　皆生厌患心

时僧上座言。末此半果着僧羹中。而作是言。大檀越阿育王最后供养。何故说此一切财富悉不坚牢。以是之故。佛婆伽婆说。不坚之财易于坚财。不坚之身易于坚身。不坚之命易于坚命。檀越。应生欢喜。以不坚之财随逐于己至于后世。宜常修施莫使断绝。

（二八）

复次凡愚之人。若有轻毁于彼贤人。贤人终不生于嗔恚。得他毁骂生随顺语。我昔曾闻。有一人于其家中施设客会。多作花鬘以与众会。众人得鬘皆戴顶上。有一贤者极为贫悴诣客会中。次得花鬘不着头上以置傍边。众人皆言。此人贫穷欲卖此鬘。是以不着。时优婆塞闻是语已。答言实尔。我若卖时。极得贵价。然后当与。即说偈言。

如昔日须鬘　　本曾卖一花
九十一劫中　　天上受快乐
今日最后身　　得于涅盘乐
如似放牛女　　以臭恶草花
众人所不喜　　女人卖此花
得生忉利天　　如彼女所卖
我今欲向佛　　亦欲卖此花
能发如是心　　希有极难值
如此卖花者　　三界中无比

尔时诸人问优婆塞。谁能少施获大福报时优婆塞语众人言。今当为汝说善坚法。花鬘萎干便即弃舍佛舍王位如弃萎花。即说偈言。

佛舍转轮位　　如弃萎花鬘
七觉严其心　　清净无垢秽
庄严悉已备　　安用是花为
但我专精心　　以鬘施佛塔
今我卖上佛　　世间无伦疋
如是法商主　　终无贫穷时
此卖最为胜　　名称有功德

我今持此花　　欲以供养塔
（二九）

复次譬如幻师以此阴身作种种戏。能令智者见即解悟。我昔曾闻。有一幻师有信乐心至昼闇山。为僧设食供养已讫。幻尸陀罗木作一女人端正奇特。于大众前抱捉此女。而呜唼之共为欲事。时诸比丘见此事已咸皆嫌忿。而作是言。此无惭人所为鄙亵。知其如是不受其供。时彼幻师既行欲已。闻诸比丘讥呵嫌责。即便以刀斫刺是女。分解支节挑目截鼻。种种苦毒而杀此女。诸比丘等又见此事倍复嫌忿。我等若当知汝如是宁饮毒药不受其供。时彼幻师而作是言。尔众比丘见我行欲便致嗔忿。见我断欲杀彼女人复致嫌责。我当云何奉事众僧。时诸比丘见其如是。纷纭称说扰动不安。尔时幻师即捉尸陀罗木用示众僧。合掌白言。我向所作即是此木。于彼木中有何欲杀。我欲安于众僧身故设是饮食。欲令众僧心得安故为此幻耳。愿诸比丘听我所说。岂可不闻。佛于修多罗中说一切法犹如幻化。我今为欲成彼语故。故作斯幻。如斯幻身无寿无命。识之幻师运转机关。令其视眴俯仰顾眄。行步进止或语或笑。以此事故深知此身真实无我。即说偈言。

先观彼相貌　　想像起倒惑
横生女情想　　入于欲网罥
深实观察者　　知身都无我
如彼善幻师　　以木为女人
意行于颠倒　　愚谓为众生
于此幻伪中　　妄起男女想
智者善观察　　阴界及诸入
缘假成众生　　分分各别异
和合众分故　　能作于诸业
诸行无男女　　亦无有寿命
色欲及细滑　　威仪并处所
如此四种欲　　回转婴愚心
一切智亦说　　幻伪欺世间
如彼幻网中　　化作诸色像
生死网亦然　　现五道差别
忧喜与嗔忿　　愁恼及斗诤
如彼众扰乱　　犹如鬼遍身
心起诸作业　　同彼鬼无异
从心起于风　　因风造作业
众生见造业　　种种诸色像
于此业行中　　起威仪形色
不解其容止　　便横计我想
此身名机关　　脂髓皮肉发
三十六物等　　和合以为身
愚者计众生　　而实无宰主
但以风力故　　俯仰而屈伸
以依于心故　　则能起五识
然此心识者　　念念皆迁灭
愚者起痴觉　　计此身有我
口业若干种　　身业亦复然
言笑及威仪　　皆如幻所作
此中无有我　　用离宰主故
而斯虚伪法　　无寿无知见
妄起于想像　　陷没诸凡夫

如彼幻师所说之事真实无异。时诸比丘闻其说已皆得见谛。是故当知诸法如幻。能知是者。则便能断诸行之源。
（三○）

复次施戒及论其事浅近。善根熟者能乐深法。我昔曾闻。有阿育王初得信心数请众僧。入宫供养日日听法。施张帐幕遮诸妇女而使听法。时说法比丘以诸妇女多着世乐。但为赞叹施戒之法。有一妓女宿根淳熟。不避王法分受其罪。即便拨幕到比丘所。白比丘言。佛所说者唯有施戒更有余耶。比丘答言。姊妹。我意不谓乃有如是利根之人。故作此说。若欲听者当更为汝说诸深法。告女人言。佛说一切世间所未闻法。所谓四谛。即为女人分别说之。女人闻已得须陀洹道。尔时女人作如是言。虽违王法得大义利。即说偈言。

闻说四真谛　　法眼净无垢
以此危脆命　　贸佛法坚命
假设于人王　　今来害我者
我以得慧命　　终无悔恨心

时诸宫人见此妓女干冒王法。心怀战惧恐同其罪。时此妓女见是事已。手自执刀到于王前。五体投地伏罪请死。复说渴言。

王制极严峻　　无敢违犯者
我为听法故　　冒犯分受死
我今渴于法　　冒突至僧所

如春热渴牛　　求水不避杖
突入清流中　　饮足乃还归
大王应当知　　佛法难闻值
譬如优昙花　　难可得值遇
三界大真济　　所说诸妙法
我得闻斯说　　云何不欣乐
其所说法者　　乃实是灯炬
灭结大鼓声　　天人之桥津
又闻解脱铃　　欢喜娱乐音
菩萨于昔日　　苦行勤求法
投岩及割肉　　以求无上道
既得为人说　　甚难可值遇
我得值斯法　　云何不听受
此身如聚沫　　芭蕉及泡焰
四大蛇缠扰　　今斯法施会
难可得闻值　　何惜鄙秽身
而当不听法　　而此危幻身
虽复能进止　　顾视诸威仪
来去及坐卧　　看示及语言
实非是众生　　而作众生想
种种诸威仪　　一切皆如幻
不久当散毁　　舍弃于冢间
尸骸同木石　　乌鸟所残食
雨渍令腐败　　犹泥人毁坏
尔时彼王闻斯偈已而告之言。汝能至意听如是法。今证何事。妓女即说偈言。
今不覆藏时　　我宜当实说
已证须陀洹　　应发欢喜心
至心而善听　　我今自见法
终不随他信　　心无有疑网
已闭三恶趣　　生死作边际
我已离有狱　　于六十二见
牢缚今已解　　不久当远离
趣向甘露城　　十力坊所道
阴界及诸入　　我悉如是见
观身如蛇篋　　阴如拔刀贼
欲如怨诈亲　　诸根如空聚
六尘破村贼　　陷下之爱河
已悟如斯事　　求彼安隐处

王闻是已于佛法中倍生敬心。而作是言。呜呼佛法。大力世尊厌生死道。呜呼佛法。有信向者皆得解脱。何以知之。女人浅智尚能解悟。过六师故。我今向阿耨多罗调御丈夫坊处生归依心。南无救一切众生大悲者开甘露法。男女长幼等同修行。即说偈言。
若谓女人解　　名为浅近者
诸余深智人　　敬尚方能悟
如是甚深义　　为智所敬者
乃是牟尼尊　　最胜正导说
所说之妙法　　闻者极欣乐
专念而摄心　　能令不放逸
所说不为论　　亦不为摧灭
外道诸语论　　一切自破坏
不曾自称誉　　名闻遍世间
虽说实功德　　不名自称誉
威德虽炽盛　　湛然具寂灭
既具一切智　　不恃而自高
所作虽勇健　　而复善调顺
解脱诸矜高　　然复不鄙劣
说法久流布　　无能讥呵者
无害者所说　　种种多差别
然诸一切人　　无能说其过
言说虽丰广　　无有厌患者
所说虽同俗　　而理出世间
善逝之所说　　文字世流布
然常未曾有　　化度恒新异
如是妙言论　　无不合掌礼
谁不赞世尊　　善论大师子
譬如春夏时　　阴晴皆益物
佛语亦如是　　多种利众生
能去众人疑　　对治善宣释
能令离三有　　显示安隐处

亦能令众生　　或喜或惊怖
亦能令称适　　亦能使悲感
亦能得利悦　　灭结所说法
真实是神变　　应说者必说
不惜人情意　　所说虽刚粗
然不违法相　　最胜智慧者
如似大海水　　初中及边际
等同于一味　　佛法亦如是
初中后皆善　　听之悉清净
明智听彼语　　勇扞意满足
听闻此语已　　不乐外典籍
言辞悉具足　　才辩甚美妙
亦不自矜高　　所说不怯弱
一切中最胜　　显着义具足
实是一切智　　外道体义少
以智庄严辞　　言辞极美妙
然无有义味　　谄伪邪媚说
世间大愚闇　　执汝之法炬
入于真谛处　　如入己舍宅
善逝诸弟子　　我能得拥护
诸大弟子等　　善调伏诸根
彼所说弟子　　我今言深信
于诸大众前　　称宣说是语
从今日已去　　听诸释子等
经常入我宫　　从今日体信
沙门释子等　　自恣听入宫
能以甘露法　　满足女人心
女心既寂静　　趣于解脱处
是故常应听　　甚深四谛义
大庄严论经卷第六
（三一）

复次有实功德堪受供养。无实功德不堪受人信心供养。我昔曾闻。拘沙种中有王名真檀迦膩吒。讨东天竺。既平定已威势赫振福利具足。还向本国。于其中路有平博处。于中止宿。尔时彼王心所爱乐。唯以佛法而为璎珞。即在息处遥见一塔以为佛塔。侍从千人往诣塔所。去塔不远下马步进。着宝天冠严饰其首。既到塔所归命顶礼。说是偈言。

离欲诸结障　　具足一切智
于诸仙圣中　　最上无伦疋
能为诸众生　　作不请亲友
名称世普闻　　三界所尊重
弃舍于三有　　如来所说法
诸论中最上　　摧灭诸邪论
我今归命礼　　真实阿罗汉

尔时彼王。以念如来功德之故稽首敬礼。当作礼时塔即碎坏。犹如暴风之所吹散。尔时彼王见是事已甚大惊疑。而作是言。今者此塔无触近者。云何卒尔无事散坏。如斯变异必有因缘即说偈言。

帝释长寿天　　如是尊重者
合掌礼佛塔　　都无有异相
十力大威德　　尊重高胜人
大梵来敬礼　　佛亦无异相
我身轻于彼　　不应以我坏
为是咒术力　　厌道之所作

王说偈已。以塔碎坏心犹惊怖。而作是言。愿此变异莫作灾患。当为吉祥令诸众生皆得安隐。我从昔来五体投地礼百千塔。未曾亏损一尘堕落。今者何故变异如是。如斯之相我未曾见。即说偈言。

为天阿修罗　　而共大战斗
为是国欲坏　　我命将不尽
将非有怨敌　　欲毁于我国
非谷贵刀兵　　不有疾疫耶
非一切世间　　欲有灾患耶
此极是恶相　　将非法欲灭

尔时近塔村人见王疑怪。即便向王作如是言。大王。当知此非佛塔。即说偈言。

尼揵甚愚痴　　邪见烧其意
斯即是彼塔　　王作佛心礼
此塔德力薄　　又复无舍利
不堪受王敬　　是故令碎坏

伽膩吒王倍于佛法生信敬心。身毛皆竖悲喜雨泪。而说偈言。

此事实应尔　　我以佛想礼
此塔必散坏　　龙象所载重
非驴之所堪　　佛说三种人
应为起塔庙　　释迦牛王尊
正应为作塔　　尼揵邪道灭
不应受是供　　不净尼揵子
不应受我礼　　此塔崩坏时
出于大音声　　喻如多子塔
佛往迦叶所　　迦叶礼佛足
是我婆伽婆　　是我佛世尊
佛告迦叶曰　　若非阿罗汉
而受汝礼者　　头破作七分
我今因此塔　　验佛语真实

如此木石无有心识。而为尼揵作明证。验知非一切智。王见是已于大众前欢喜踊跃。倍生信心。容颜怡悦。而作是言。南无婆伽婆。一切所尊解脱之师。释迦牟尼佛师子吼言。此法之外。更无沙门及婆罗门。佛语真实无有错谬。诸有众生一足二足无足多足。有色无色有想无想乃至非想非非想。于此众中唯有如来最为尊胜。举要言之。佛所说者今日皆现。一切外道不如草芥。况复尼揵师富兰那迦叶。即说偈言。

我是人中王　　不堪受我礼
况复转轮王　　阿修罗王等
此塔于今日　　如为大象王
牙足之威力　　摧破令碎坏
身具四种结　　故名尼揵陀
犹如大热时　　能除彼热者
名为尼陀伽　　如来佛世尊
能断一切结　　真是尼陀伽
以是于今者　　尼揵诸弟子
及诸余天人　　皆应供养佛
佛种族智慧　　名称甚广大
如此之塔庙　　天人阿修罗
若其礼敬时　　无有倾动相
犹如蚊子翅　　扇于须弥山
虽尽其势力　　不能令动摇

是故若人欲得福德。宣应礼拜佛之塔庙。

（三二）

复次若人学问。虽复毁行。以学问力寻能得道。以是义故应勤学问。我昔曾闻。有一多闻比丘住阿练若处。时有寡妇数数往来此比丘所听其说法。于时学问比丘于此寡妇心生染着。以染着故所有善法渐渐劣弱。为凡夫心结使所使。与此妇女共为言要。妇女言。汝今若能罢道还俗。我当相从。彼时比丘即便罢道。既罢道已不能堪任世间苦恼。身体羸瘦不解生业。未知少作而大得财。即自思惟。我于今者作何方计得生活耶。复作是念。唯客杀羊用功极轻兼得多利。作是念已求觅是处。以凡夫心易朽败故造作斯业。遂与屠儿共为亲友。于卖肉时有一相识乞食道人。于道路上偶值得见。见已便识头发蓬乱。着青色衣身上有血。犹如阎罗罗刹。所执肉称悉为血污。见其称肉欲卖与人。比丘见已即长叹息作是思惟。佛语真实凡夫之心轻躁不停。极易回转。先见此人勤修学问护持禁戒。何意今日忽为斯事。作是念已。即说偈言。

汝若不调马　　放逸造众恶
云何离惭愧　　舍弃调伏法
威仪及进止　　为人所乐见
飞鸟及走兽　　睹之不惊畏
行恐伤蚁子　　慈哀怜众生
如是悲愍心　　今为安所在

凡夫之人其心不定。正可名为沙门婆罗门数。是故如来不说标相。若得见谛真实。是名为沙门及婆罗门。复说偈言。

勇扞而自称　　谓己真沙门
为此不调心　　忽作斯大恶

说是偈已。寻即思惟。我于今者作何方便令其开悟。如佛言曰。若教人时先当令其于四不坏生清净信。此四不坏能令众生得见四谛。今当为说作业根本。作是念已而语之言。汝于今者极善称量。时卖肉者作是念言。此比丘既不买肉。何故语我极善称量。作是念已。即说偈言。

此必有悲愍　　而来见济拔
如斯之比丘　　久离市易法
见吾为恶业　　故来欲救度
实是贤圣人　　为我作利益

说是偈已。寻忆昔者为比丘时造作诸行。念先所诵经名曰。苦聚欲过欲味。思忆此已。即以肉称远投于地。于生死中深生厌患。语彼比丘大德。大德而说偈言。

欲味及欲过　　何者为最多

我以惭愧鞘　　捉持智慧秤
思量如此事　　心已得通达
不见其有利　　纯睹欲衰患
以是故我今　　宜应舍离欲
往诣于僧坊　　复还求出家
我今为欲作　　身苦极下贱
虽是现在身　　即如堕恶道
我昔出家时　　滤水而后饮
悲愍护他命　　无有伤害心
今日如恶鬼　　食人精血者
我今乐杀害　　习而不能舍
善哉佛所说　　亲近于欲者
无恶而不造　　我今为欲使
衰苦乃至此　　一切种智说
四谛我未证　　从今日已去
终不更放逸　　十力尊所说
前为放逸者　　后止更不作
如月离云翳　　明照于世间
是故我今当　　专心持禁戒
设头上火然　　衣服亦焚烧
我当坚精进　　修行调顺法
断难伏结使　　必令得寂灭
假毁绝筋脉　　形体皆枯干
不见四谛者　　我终不休息
先灭结使怨　　得胜报施恩
尔时比丘知其心念。彼智慧火方始欲然。即说偈言。
汝今若出家　　必应得解脱
迦梨与僧钳　　及以质多罗
如此等比丘　　皆七返罢道
后复还出家　　获得阿罗汉
十力世尊戒　　汝亦不毁犯
汝不起邪见　　汝有多闻智
生于厌离善　　修习寂静乐
汝有多闻灯　　结使风所灭
汝还修多闻　　必至无畏方
为结之所漂　　当依修定力
修定得胜力　　明了见结使
由汝常修集　　故乐出家法
心近善功德　　为结使所坏
修集于正道　　是意捉结使
如象绝羁鞅　　自恣随意去
时罢道比丘即舍恶业。出家精勤得阿罗汉果。
（三三）

复次若欲庄严无过善业。是故应当勤修诸善。我昔曾闻。有一田夫聪明黠慧。与诸徒伴共来入城。时见一人容貌端正庄严衣服。种种璎珞服乘严丽。多将侍从。悉皆严饰瑰玮可观。彼聪明者语诸行伴。不好不好。同伴语言。如此之人威德端正。深可爱敬有何不好。聪明者言。我自不好亦不以彼用为不好。由我前身不造功德。致使今者受此贱身。无有威势人所不敬。若先修福。岂当不及如此人者。是故我今应勤修善。必使将来有胜于彼。即说偈言。
彼舍于放逸　　修善获福利
我由放逸故　　不修功德业
是以今贫贱　　下劣无威势
我今自愧责　　故自称不好
我今自观察　　穷贱极可愍
结使所欺诳　　放逸之所坏
自从今以后　　勤修施戒定
必使将来生　　种姓好眷属
端正有威德　　财富多侍从
众事不可嫌　　为世所尊敬
莫如今日身　　自悔无所及
恶心为我怨　　欺我致贫贱
心能自悔责　　修善得快乐
设造恶业时　　众善都不生
制心修善者　　荣乐无不具
世间语不虚　　善恶报差别
佛说八正道　　能至于涅盘
若心着财利　　富贵及荣胜
求于后有者　　不免衰老患
我当勤精专　　趣向无畏方

譬如醉画师　　画作诸形像
醒已觉其恶　　除灭作胜者
先世愚痴故　　造作今恶身
今当灭恶业　　将来求胜报
见恶果报已　　智者深自责
（三四）

复次若闻善说应当思惟必得义利。是故智者常应听受善妙之法。我昔曾闻。舍卫国中佛与阿难旷野中行。于一田畔见有伏藏。佛告阿难。是大毒蛇。阿难白佛。是恶毒蛇。尔时田中有一耕人。闻佛阿难说有毒蛇。作是念言。我当视之。沙门以何为恶毒蛇。即往其所见真金聚。而作是言。沙门所言是毒蛇者。乃是好金。即取此金。还置家中。其人先贫衣食不供。以得金故转得富饶。衣食自恣。王家策伺怪其卒富。而纠举之系在狱中。先所得金既已用尽。犹不得免。将加刑戮。其人唱言。毒蛇阿难。恶毒蛇世尊。傍人闻之。以状白王。王唤彼人而问之曰。何故唱言。毒蛇阿难。恶毒蛇世尊。其人白王。我于往日在田耕种。闻佛阿难说言毒蛇。是恶毒蛇。我于今者。方乃悟解实是毒蛇。即说偈言。
诸佛语无二　　说为大毒蛇
阿难白世尊　　实是恶毒蛇
恶毒蛇势力　　我今始证知
于佛世尊所　　倍增信敬心
我今临危难　　是故称佛语
毒蛇之所螫　　正及于一身
亲戚及妻子　　奴婢僮仆等
一切悉无有　　而受苦恼者
财宝毒蛇螫　　尽及家眷属
我今于财宝　　及与亲戚等
视如恶毒蛇　　嗔恚发作时
智者宜速离　　如舍恶毒蛇
应速求出家　　行诣于山林
谁有智慧者　　见闻如此事
而当着财宝　　封惑迷其心
我谓得大利　　而反获衰恼
王闻偈已深知是人于佛语中生信解心。即说偈言。
汝今能信敬　　悲愍之大仙
所说语真实　　未曾有二言
先所伏藏财　　尽以用还汝
更复以财宝　　而以供养汝
能敬信调御　　善逝实语故
大梵之所信　　拔梨阿修罗
天王及帝释　　我等与诸王
城中诸豪族　　婆罗门刹利
尊胜智见人　　无不信敬者
能同我信故　　现得于花报
今信最信处　　应获第一果
（三五）

复次诸欲求利者。或得或不得。有真善心者不求自得利实。无真善心者为得贪利故。应作真善心。我昔曾闻。有一国王。时辅相子其父早丧。其子幼稚未任绍继。钱财已尽。无人通致可得见王。穷苦自活。遂渐长大有辅相才。理民断事一切善知。年向成立盛壮之时。形体殊大勇猛大力才艺备具。作是思惟。我今贫穷当何所作。又复不能作诸贱业。今我无福。所有才艺不得施行。复不生于下贱之家。又闻他说是偈言。
业来变化我　　穷困乃如是
父母之家业　　今无施用处
下贱所作业　　非我所宜作
若我无福业　　应生下贱家
生处虽复贵　　困苦乃如是
贱业极易知　　然我所不能
当作私窃业　　使人都不知
正有作贼业　　覆隐人不觉
腰系二箭筒　　并持钢利剑
缚[跳-兆+专]手秉弓　　种种自庄严
喻如师子儿　　都无有所畏

说是偈已作是思惟。设劫余处或令他贫。我当劫王。作是念已。至王宫中诣王卧处。王觉有贼怖不敢语。持王衣服并诸璎珞取安一处。时王头边有一器。水边复有灰。饥渴所逼。谓灰是麨和水而饮。饮已饱满。乃知是灰。即自思惟。灰犹可食况其余物。我宁食草何用作贼。先父以来不为此业。即弃诸物还来归家。王见空出。叹言善哉。即唤其人而语之言。汝今何故既取此物。还置于地。而便空去。白言。大王。听我所说。即说偈言。
何故作非理　　以为饥渴故
灰水止饥渴　　是故息贼心

今知是饥渴　　易可得止息
我饮灰水已　　掷器着地中
惭愧生悔恨　　不复更造恶
大王应当知　　我非凡庶人
乃是辅相子　　由家穷困故
故来至王宫　　造作非法事
从今日已去　　常欲饮灰水
食草而自活　　不为偷盗业
我家昔先人　　自有家礼教
宁当自灭身　　不毁旧法训
王见此事叹未曾有。称种姓子真实不虚。虽有[亿-音+(夫*夫)]过寻能改悔。即说偈言。
贫穷坏志耐　　并弃于惭愧
凡下鄙恶人　　速疾造恶业
以己家法钩　　能制非法象
汝能自抑心　　不违家教法
能有是贤行　　还袭汝父处
汝今除痴心　　能作难有事
我今极欢喜　　用汝为辅相
不须覆观察　　我已见汝行
心坚志勇健　　兼复有智能
我今自见知　　斯事实难有
才业倍胜父　　以心真善故
是故智者。当作真实不应虚伪。
（三六）

复次现在结使虽复不起。若未断结结使之得犹故成就。如以冷水投热汤中。我昔曾闻。有一师共一弟子。于其冬日在暖室中见有火聚无有烟焰。师语弟子。汝见是火无烟焰不。弟子言见。师语弟子。汝着干薪烟即时起。复言。口吹火焰乃出。师为弟子。而说偈言。
先火无烟焰　　慈心不净观
现在结不生　　如火无烟焰
如火得干薪　　烟焰俱时起
心火遇因缘　　值恶知识时
嗔恚烟便起　　若睹好色时
贪欲火炽然　　是故应断得
成就具三明　　为断贪嗔痴
应勤修精进　　明行足断心
结使草不生　　喻如常行道
众卉皆不出　　贪欲及嗔恚
未遇缘不起　　根本未断故
遇缘还复发　　喻如得疟病
四日定发现　　于三二日时
遇缘还复发　　又似世俗定
掩按结不起　　都无有患相
欲如毒树根　　不拔芽还生
如人耻白发　　并剃其黑者
剃之未久间　　白发寻还生
不永断结使　　其事亦如是
欲结及嗔恚　　逼戒行机关
对治隐不起　　不造身口业
便生难有想　　结使后还起
毁犯于戒行　　贪嗜着五欲
如蛇隐入穴　　还出则螫人
（三七）

复次施为解脱不为财物。若为财物不名为施。若为解脱则得无生及涅盘乐。是故智者应为解脱而行布施。我昔曾闻。有一檀越诣僧房设会。檀越知识道人语上座言。今日檀越饮食精细。好为檀越耐心说法。是时上座已得三明六通具八解脱。善知他心深观察之。为何事故而设此会。乃知此会为财利故。尔时上座为此檀越说三恶道苦。而作是言。善哉善哉。檀越汝今所设供养。极是时施。色香美味皆悉具足。极为清净。三恶道中无所乏少。时知识道人语上座言。何以为他咒愿。三恶道中都无所乏。时僧上座语彼道人子。我虽年老倒错说法。然此檀越不习于戒结使所使。我观彼心故作是说。此檀越为五欲乐及财宝畜生。即说偈言。
施者所生处　　财宝极广大
以恃财宝故　　能令起憍慢
憍慢越法度　　盲冥愚凡失
以越法度故　　则堕三恶趣
处于三恶道　　犹如己舍宅
若生人天中　　如似暂寄客
是故戒施伴　　俱受于涅盘
戒能得生天　　施能备众具

所作为解脱　　必尽于苦际
譬如种藕根　　花叶悉具得
其根亦可食　　修行于施戒
亲近解脱林　　快乐喻花叶
根喻于解脱　　是故修戒施
必当为解脱　　不应为世利
（三八）

复次离诸难亦难。得于人身难。既得离诸难。应当常精勤。我昔曾闻。有一小儿闻经中说。盲龟值浮木孔其事甚难。时此小儿故穿一板作孔受头掷着池中。自入池中低头举头欲望入孔。水漂板故不可得值。即自思惟。极生厌恶。人身难得佛以大海为喻。浮木孔小盲龟无眼。百年一出实难可值。我今池小其板孔大。复有两眼日百出头。犹不能值。况彼盲龟而当得值。即说偈言。

巨海极广大　　浮木孔复小
百年而一出　　得值甚为难
我今池水小　　浮木孔极大
数数自出头　　不能值木孔
盲龟遇浮木　　相值甚为难
恶道复人身　　难值亦如是
我今值人身　　应当不放逸
恒沙等诸佛　　未曾得值遇
今日得咨受　　十力世尊言
佛所说妙法　　我必当修行
若能善修习　　济拔极为大
非他作己得　　是故自精勤
若堕八难处　　云何可得离
世间业随逐　　堕堕于恶道
我今当逃避　　得出三有狱
若不出此狱　　云何得解脱
畜生道若干　　历劫极长久
地狱及饿鬼　　黑闇苦恼深
我若不勤修　　云何而得离
崄难诸恶道　　今日得人身
不尽苦边际　　不离三有狱
应当勤方便　　必离三有狱
我今求出家　　必使得解脱
（三九）

复次财钱难舍。智者若能修于小施莫起轻想。我昔曾闻。须和多国昔日有王名萨多浮。时王游猎偶值一塔。即以五钱布施彼塔。有一旃陀罗遥唱善哉。即遣使捉将至王所。时王语言。汝今见我布施小故讥笑我耶。彼人白王。施我无畏然后当语。我于昔日于崄道中劫掠作贼。捉得一人急拳其手。我即思惟。此人拳手必有金钱。语令开手其人不肯。我捉弓箭用恐彼人。语言放手犹故不肯。我即挽弓向之。以贪宝故即便射杀。杀已即取得一铜钱。宁惜一钱不惜身命。如今大王无逼恼者。能持五钱用施佛塔。是故我今叹言善哉。即说偈言。

挽弓圆如轮　　将欲害彼命
彼宁丧身命　　不肯输一钱
我见如此人　　舍命不舍钱
是故我今者　　见有舍钱者
生于希有想　　叹言难可作
不见有弓刀　　强逼大王者
亦无有畏忌　　开意舍难舍
苦求乃得钱　　是故我今日
见有舍财者　　心生未曾有
我自见其证　　极苦不肯舍
大王今当知　　悭心难可舍
（四○）

复次善观察所作当时虽有过后必有大益。我昔曾闻。有一比丘常被盗贼。一日之中坚闭门户。贼复来至扣门而唤。比丘答言。我见汝时极大惊怖。汝可内手于彼向中。当与汝物。贼即内手置于向中。比丘以绳系之于柱。比丘执杖开门打之。打一下已语言。归依佛。贼以畏故即便随语归依于佛。复打二下语言归依法。贼畏死故复言归依法。第三打时复语之言。归依僧。贼时畏故言归依僧。即自思惟。今此道人有几归依。若多有者必更不见此阎浮提。必当命终。尔时比丘即放令去。以被打故身体疼痛久而得起。即求出家。有人问言。汝先作贼造诸恶行。以何事故出家修道。答彼人言。我亦观察佛法之利然后出家。我于今日遇善知识。以杖打我三下。唯有少许命在不绝。如来世尊实一切智者。若教弟子四归依者我命即绝。佛或远见斯事教出比丘打贼三下。使我不死。是故世尊唯说三归不说四归。佛愍我故说三归依不说四归。即说偈言。

决定一切智　　以怜愍我故
是以说三归　　不说有第四

为于三有故　　而说三归依
若当第四者　　我则无归依
我今可怜愍　　身命于彼尽
我见佛世尊　　远睹如斯事
生于未曾有　　是故舍贼心
有因粗事解　　或因细事悟
粗者悟粗事　　细者解细事
由我心粗故　　因粗事解悟
我解斯事故　　是以求出家
大庄严论经卷第七
（四一）

复次利养乱于行道。若断利养善观察嗔。我昔曾闻。有一比丘在一园中。城邑聚落竞共供养。同出家者憎嫉诽谤。比丘弟子闻是诽谤。白其师言。某甲比丘诽谤和上。时彼和上闻是语已。即唤谤者善言慰喻。以衣与之。诸弟子等白其师言彼诽谤人是我之怨。云何和上慰喻与衣。师答之言。彼诽谤者于我有恩应当供养。即说偈言。

如雹害禾谷　　有人能遮断
田主甚欢喜　　报之以财帛
彼谤是亲厚　　不名为怨家
遮我利养雹　　我应报其恩
雹害及一世　　利养害多身
雹唯害于财　　利养毁修道
为雹所害田　　必有少遗余
利养之所害　　功德都消尽
如彼提婆达　　利养雹所害
由彼贪着故　　善法无毫厘
众恶极炽盛　　死则堕恶道
利养剧猛火　　亦过于恶毒
师子及虎狼　　智者观察已
宁为彼所伤　　不为利养害
愚者贪利养　　不见其过恶
利养远圣道　　善行灭不生
佛已断诸结　　三有结都解
功德已具满　　犹尚避利养
众中师子吼　　而唱如是言
利养莫近我　　我亦远于彼
有心明智人　　谁当贪利养
利养乱定心　　为害剧于怨
如以毛绳戮　　皮断肉骨坏
髓断尔乃止　　利养过毛绳
绝于持戒皮　　能破禅定肉
折于智慧骨　　灭妙善心髓
譬如婴孩者　　捉火欲食之
如鱼吞钩饵　　如鸟网所覆
诸兽坠阱陷　　皆由贪味故
比丘贪利养　　与彼亦无异
其味极鲜少　　为患甚深重
诈为谄佞者　　止住利养中
亲近愦闹乱　　妨患之种子
如似疥搔疮　　搔之痒转增
矜高放逸欲　　皆因利养生
此人为我等　　遮于利养怨
我以是义故　　应尽心供养
如是善知识　　云何名为怨
由贪利养故　　不乐闲静处
心常缘利养　　昼夜不休息
彼处有衣食　　某是我亲厚
必来请命我　　心意多攀缘
败坏寂静心　　不乐空闲处
常乐在人间　　田利毁败故
不乐寂定法　　以舍寂定故
不名为比丘　　亦不名白衣
（四二）

复次俱得漏尽教学差别。我昔曾闻。尊者目连教二弟子。精专学禅而无所证。时尊者舍利弗问目连言。彼二弟子得胜法不。目连答言。未得。舍利弗又问言。汝教何法。目连答言。一教不净。二教数息。然其心意。滞而不悟。时舍利弗问目连言。彼二弟子从何种姓而来出家。答言。一是浣衣。二是锻金师。时舍利弗语目连言。金师子者应授安般。浣衣人者宜教不净。目连如法以教弟子。弟子寻即精勤修习得罗汉果。既成罗汉欢喜踊跃。即便说偈赞舍利弗。

第二转法轮　　佛法之大将
于诸声闻中　　得于最上智
有胜觉慧力　　呜呼舍利弗
指导示解脱　　随顺本所习
指导开悟我　　二俱速解脱
行自境界中　　获得所应得
行他境界者　　如鱼堕陆地
我常在河侧　　习浣衣臼净
安心于臼骨　　相类易开解
不大加功力　　速疾入我意
金师常吹[橐-石+非]　　出入气是风
易乐入安股　　众生所玩习
各自有胜力　　今者舍利弗
佛法之鞅鞘　　佛说舍利弗
第二转法轮　　真实是所应
心得自在者　　能使我二人
善知禅径路　　我如不调象
法中之大将　　言教调顺我
使到安隐处　　故我大欢喜
（四三）

复次善根熟者虽复逃避如来大悲终不放舍。我昔曾闻。如来无上良厚福田。行来进止常为福利。非如世间所有田也。欲示行福田异于世间田。行福田者往至檀越下种人所入舍卫城分卫。乃至为菩萨时入王舍城乞食。城中老少男女大小。见其容仪心皆爱敬。余如佛本行中说。昔佛在时众生厌恶。善根种子极易生芽。佛所应化为度人故入城乞食。即说偈言。

若以深信心　　礼敬佛足者
是人于生死　　便为不久住
能行善福田　　供养作因缘
必获大果报　　能以信敬心
以土着佛钵　　终不无果报

如来入城现神足时。一切人民各各相语。佛来入城。余如诸经中。佛来入城时所有严丽种种具足。男女大小闻佛入城一切扰动。犹如大海风鼓涛波出大音声。阎浮提界亦未曾有如是形相。尔时城中除粪秽人名曰尼提。发长蓬乱垢腻不净。所着衣裳悉皆弊坏。若于道中得弊纳者。便用补衣。欲示宿世不善业故。背负粪垆。欲远弃去。于路见佛瞻仰尊颜。如睹大海。圆光一寻以庄严身。如真金聚无诸垢秽。所着袈裟如赤栴檀。亦如宝楼观之无厌。即说偈言。

金色如华敷　　衣如赤栴檀
衣服仪齐整　　清净如铜镜
如似秋月时　　日处虚空中
世尊处大众　　严净如秋月
尔时众生见佛世尊生大欢喜。畜生见佛。眼根悦乐况复人也。即说偈言。
见色无比类　　深心极爱敬
堪为禅定器　　威光倍赫奕
邪见毒恶心　　睹佛犹悦豫
观其诸形体　　触目视无厌
睹见心悦豫　　身体悉照曜
瞻之转炽盛　　形体圆满足
无可嫌呵处　　种姓可叹美
无能讥论者　　明智善丈夫
相续出是种　　世人宝严饰
以助形容好　　佛身相好具
不假外庄严　　相好众爱乐
显好常随身　　世人自璎珞
不得常为好　　莲华悉开敷
阿输伽敷荣　　严饰于大地
显好不如佛　　净目众相好
炽然庄严身　　喻如摩尼铠
众宝而校饰　　亦犹池水中
众华以庄严　　如是等比类
不及如来身　　善逝之形体
相好炳然着　　犹如虚空中
净无云翳时　　众星庄严月
善行美妙器　　瞻仰无厌足
如饮甘露味　　犹如净满月
为人所爱乐　　妙相以庄严
善调伏威德　　众德备足者
谁能具称叹　　诸过恶已坏
譬如生死中　　众伎变现形
永无能变现　　仿佛似佛者

虽作众妙像　　不及佛仪相
佛之妙容相　　天人中无比
又复世尊不齐相好殊妙可叹。众行皆备功德悉具。说偈赞言。
如来所言说　　智者所钦仰
威仪及举止　　终无有过失
牟尼中最胜　　触事未曾有
觉慧无动摇　　赞毁意不异
以有十力故　　摽相极寂静
满足而正直　　功德利益聚
行步甚详雅　　为人所爱乐
言说义深广　　视瞻极审谛
详雅有次叙　　一切皆舍离
食饮无贪着　　举要而言之
无有不可爱
尔时尼提见无上调御诸根寂定。及比丘等根不散乱围绕侍从。心倍爱敬。复说偈言。
诸根悉寂静　　调根者围绕
着于新色衣　　前后随导从
众释中胜导　　金色不动摇
四众常围绕　　如赤云绕日

尔时尼提既见佛已。自鄙臭秽。背负粪瓨。云何见佛。回趣异道以不见佛。心怀愁恼。我于先世不造福业。为恶所牵今受此苦。我今不愁斯下贱业。众人皆得到于佛前。我今见臭秽故不得往。以是之故懊恼燋心。即说偈言。
佛出世甚难　　难可得值遇
人天阿修罗　　八部咸围绕
我虽今遭值　　臭秽不得近
明了有恶业　　罪报舍弃我

思惟是已。更从异巷舍而远避。然佛世尊大慈平等随逐不舍。即现彼巷尼提前立。尼提见已复生惊怖。我向避佛今复睹见。当何处避。惊怖忧恼而自责言。我甚薄福诸佛香洁。我当云何以此极秽逼近于佛。若当逼近罪益深重。先世恶业使我乃尔。即说偈言。
天以栴檀香　　上妙曼陀花
种种众供具　　持来奉世尊
佛来入城时　　香水以洒地
人天皆供养　　真是应供者
云何执粪瓶　　而在于佛前

复自念言。当设何方念而得合所。又更舍佛入于异巷。如来如前复在彼巷。尼提见已倍复怪恼。而说偈言。
圆光周一寻　　色炎若干种
城中诸人等　　合掌而围绕
帝释执持拂　　人天皆供养
我向避异巷　　复从此道来

作此偈已复自念言。今者世尊人天中上。我之鄙秽众生中下。我今云何以此臭秽而近世尊。即便回避入于异巷。尔时世尊先在彼立。既睹佛已惭耻却行。粪瓶撞壁寻即碎坏。粪汁流灌浇污衣服。自见秽污惭愧懊恼。颜色变异。而自念言。先虽臭秽尚有瓶遮。今瓶破坏。秽恶露现。甚可惭耻。甚自鄙责。而说偈言。
叹言咄怪哉　　我今如趣死
臭秽遍身体　　云何当自处
三界最胜尊　　而来趣近我
塞遮我前路　　遂无逃避处
怪哉极可恶　　内外皆不净
惭耻大苦恼　　如似衰老至

尔时大众咸见世尊随尼提后。时彼众中有一比丘。作是念言。如来入城不于豪贵并卑贱家而从乞食。但随尼提。何故如是。此必有缘。复自念言。此事可解。即说偈言。
此必功德器　　为佛所追随
如珠落粪秽　　挠搅而觅取
如来录其心　　不择贵与贱
不求种姓真　　妙胜作是说
譬如医占病　　看病腹鞭软
随患投下药　　亦不观种族
如来以平等　　观察心坚软
亦不择种姓　　与药下烦恼

尔时尼提于隘巷中遇值世尊。惭愧蜷缩无藏避处。合掌向地作如是言。汝今能持一切众生。愿开少处容受我身。即说偈言。
如来于今者　　转来逼近我

我身甚臭秽　　不得近世尊
善哉开少分　　愿容受我身

尔时如来大悲熏心。安乐利益一切众生。和颜悦色到尼提边。世尊以柔软雷音而安慰之。令彼身心怡悦快乐。佛命尼提。尼提闻已周憧四顾。如佛所命三界至尊岂可唤我鄙贱之人。将无有人与我同字唤于彼耶。佛心平等断于爱憎。世尊举手向彼尼提。其指纤长爪如赤铜。指间网缦以覆其上。掌如莲花。柔软净洁相轮之手。欲使尼提生勇悍心。即与尼提而说偈言。

汝有善根缘　　故我至汝所
我今既来至　　汝何故逃避
应当住于此　　汝今身虽秽
心有上善法　　殊胜之妙香
今在汝身外　　不宜自鄙贱

于时尼提闻佛唤已。举目睹佛其心勇悍。合掌向佛而作是言。无归依者为作归依。于诸众生无有因缘而生子想。其心平等实是真济。今佛世尊与我共语。如以甘露洒我身心。即说偈言。

假使大梵王　　与我共谈议
天帝之尊重　　屈临见携抱
转轮大圣王　　同坐一器食
不如三界尊　　垂哀赐一言
今我蒙慈眷　　欢喜过于彼
简练去秽恶　　不善相已灭
善相具足生　　自在者济拔
令我受快乐　　世尊足上尘
帝释以顶戴　　犹名福所护
况我极鄙劣　　亲承佛音教
而自称我名　　当不生欣庆

佛告尼提。汝于今者能出家不。于时尼提闻是语已心生欢喜。即说偈言。

如我贱种类　　颇任出家不
世尊垂哀愍　　设得出家者
如取地狱人　　安置着天上

佛告尼提。汝今不应作是思惟。即说偈言。

如来不观察　　种族及贵富
唯观众生业　　过去善种子
一切烦恼缚　　不尽得解脱
生老病死等　　苦乐悉皆同
云何婆罗门　　独能得解脱
余人不能得　　文字及音声
岂唯婆罗门　　余姓亦复知
譬如渡河津　　不但婆罗门
余姓亦复能　　一切诸所作
唯婆罗门能　　余人不能耶
汝今但应当　　信我故出家
如我佛法中　　悲心无偏党
不同诸外道　　有所隐藏法
济度悉平等　　佛法无损减
说法无偏党　　平等示正道
为一切众生　　作安隐正路
譬如大市中　　市买一切物
我法市亦尔　　不择其种姓
富贵及贫贱　　譬如清流水
刹利婆罗门　　毗舍及首陀
无有遮护者　　不限人非人
一切皆来饮　　我法亦如是
我今亦不齐　　比丘比丘尼
普为于世间　　人天之大医

我不必为贵撰择贤王等。亦度下贱优波离等。我不齐为大富长者须达多等。亦度贫穷须赖多等。我不齐为大智舍利弗。亦为钝根周利盘特等。我不齐为少欲知足摩诃迦叶。亦为多欲婆难陀等。我不齐为耆旧宿德优楼频螺迦叶。亦为幼稚须陀耶等。我不齐为憍慢婆迦赖等。亦为极恶鸯掘摩罗手捉剑者。我不齐为多智男子而为说法。亦为浅智女人而为说法。我不齐为出家之众而作真济。亦为极恶在家之人而为说法。我不齐为少欲之人而为说法。亦为在家幼子五欲自恣。说四真谛。我不齐为放舍众务逋多梨说。亦为经理国事多诸世务频婆娑罗王等说。我不齐为断酒之人说。亦为极醉郁伽等说使得道迹。我不齐为乐修定离越等说离生死法。亦为失子狂乱心婆私吒说。我不齐为贤德等优婆塞种中生者说法。亦为邪见弟子阿须拔提等说。我不齐为盛壮罗吒和罗说法。亦为衰老罗拘罗等说。我不齐为宿旧婆拘罗说得罗汉。亦为七岁沙弥须陀延说使得罗汉。我不齐为十六波罗延心中难问答所疑。亦为六十聚落婴愚贪欲求女人者说。我不齐为满愿子等大论牛王辩才无尽者说。亦为浅智达摩地那比丘尼说使得深智能解大丈夫有所问难。我不齐为富贵大王夫人弥拔提等说使得道果。亦为下贱僮使鸠熟多罗等说使得道迹。我不齐为贞妇毗舍佉说。亦为淫女莲华等说。我不齐为大德辩才女人瞿昙弥等说。亦为七岁沙弥尼

至罗能摧伏外道者说。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依我佛法中　　速疾应出家
因智得甘露　　不由种族姓
四大及以空　　贵贱等同有
无智则不得　　不必在种姓

尔时尼提即奉佛教。寻便出家得阿罗汉。时舍卫城中长者婆罗门闻尼提得出家。皆生讥论嗔忿嫌恨。而作是言。彼尼提者鄙秽下贱今得出家。若设会时尼提来者污我舍宅床蓐。举国纷纭。遂至上彻波斯匿王。时王闻已语诸臣言。汝等今者勿用纷纭。我今当往诣世尊所启白如来。更不听斯下贱者使得出家。时王将侍从往诣只洹。见一比丘坐大石上缝粪扫衣。有七百梵天在其左右。有合掌礼敬者。有取缕者。有贯针者。如修多罗中广说。时诸天等说偈赞言。

观察诸根寂　　容仪威德盛
得具于三明　　利根不退转
众善悉备满　　容纳粪扫衣
七百威德天　　上从梵宫来
归命来敬礼　　度于彼岸者

时波斯匿王不识尼提。而语之言。汝今为我往白世尊。波斯匿王今在门外欲来见佛。时彼尼提闻已即从石没。如入于水踊身佛前。而白佛言。波斯匿王今在门外欲见世尊。世尊语言。还从本道可往唤前。尼提奉命还从石出唤波斯匿王。时波斯匿王顶礼问讯白世尊言。向彼比丘是何大德。为诸天供养奉侍左右。又能于石出入无碍。说偈问言。

佛智净无碍　　无事不通达
我欲所问者　　佛已先知之
先事且小住　　我欲有所问
向见一比丘　　石上而出入
如鸥在水中　　浮沉得自在

尔时世尊告波斯匿王言。向者比丘若欲知者。是王所疑鄙贱尼提即其人也。王闻是已闷绝躃地。即自悔责。而作是言。我为自烧。云何乃于如是大德生于讥嫌。见是事已于佛法所得未曾有。倍生信心即礼佛足。而说偈言。

譬如须弥山　　众宝所合成
飞鸟及走兽　　至山皆金色
昔来虽曾闻　　今始方证知
佛如须弥山　　无量功德聚
有来依佛者　　变为贵种族
佛不观种姓　　富贵及名闻
犹如医占病　　亦不观种姓
但授诸良药　　令其病得愈
贵贱资气同　　皆出于不净
成就得道果　　等同无差别
一切种姓同　　证果都无异

尔时世尊为欲增长波斯匿王淳信心故说四种姓可净。若婚娶时取四种姓。此四种姓皆可得净。佛告大王。若取妇嫁女应择种姓。此佛法中唯观宿世善恶因缘不择种姓。唯观信施不观珍宝。索戒清净不索家门清净。索定自在不索种姓端严。观其智慧不观所生。即说偈曰。

如炼山石中　　而取于真金
譬如伊兰木　　相瑳便火出
亦如淤泥中　　出生青莲花
不观所生处　　唯观于德行

若生上族有德行者应当供养。若生下贱种有德行者亦应供养。诸有智者应当供养。有德之人种姓有别德行无异。犹如伊兰及栴檀木俱能出火热与光明无有别异。佛语真实无有过失。深入人心使王得解。波斯匿王顶礼佛足五体投地。南无归命调御丈夫一切种智。于一切义无有障碍。十力勇猛四无所畏。婆伽婆三藐三佛陀。于一切众生作不请亲友。于四种姓都无偏党。略说如是。即说偈言。

一切种智海　　净意度彼岸
世界佛独悲　　心意无秽恶
为一切众生　　作于最亲友
独一说解脱　　然示种种道
依智多方便　　外道狂颠倒
粗涩之苦行　　专迷着种姓

波斯匿王礼佛及尼提足已。还舍卫城。

（四四）

复次虽不入见谛修学多闻力诸魔不能动应勤修学问。我昔曾闻。有一魔化作比丘来至僧坊。有一法师在众中说法。化比丘言。我得罗汉道。若有所疑今悉可问。于时众僧语法师言。疏其所说。时彼法师问化比丘。云何断结云何入定。化比丘颠倒说法。时法师语众僧言。此非罗汉。其语不可疏。时化比丘踊身虚空作十八变。时会大众讥呵法师。如此之人。师今云何说非罗汉。尔时法师虽被讥呵。以多闻力故犹说言非。若是罗汉。云何所说颠倒然复能飞。我于今者知

复云何。即说偈言。

我于功德所　　都无嫉怨心
以阿毗昙石　　磨试知是非
如似被金涂　　磨时色不显
金若不真者　　以石磨则知
佛以智印印　　与印不相应
甘露城极深　　无印不得入
欲入甘露城　　我欲笑于彼

诸人问言。若非罗汉云何能飞。于时法师复说偈言。

或是因陀罗　　或是幻所作
佛法中棘刺　　必是魔所为

时化比丘还复本身深生欢喜。呜呼佛法极精妙。依闻能如是决定分别我。即说偈言。

首罗居士等　　已得法眼净
不可得动摇　　此事不可奇
以己智力故　　汝今不见谛
心坚不可动　　此事实希有
无有圣智力　　而我不能动
是事为希有　　归依佛涅盘
彼言真实故　　智者不动摇
佛一切种智　　说观察罗汉
无有能坏者　　犹如大海潮
终不过其限　　假使火作冷
风性确然住　　如来所说语
都无有变异　　以是故佛语
于诸论最上　　如似日光明
除灭一切闇　　应供极真实
机辩显分明　　善察者分别
不能观察者　　不见如此理
实语与妄语　　此二相违远
佛语及外论　　其事亦如是

复次治身心病唯有佛语。是故应勤听于说法。我昔曾闻。汉地王子眼中生瞙遍覆其目。遂至闇冥无所睹见。种种疗治不能瘳除。时竺叉尸罗国有诸商估来诣汉土。时汉国王问估客言。我子患目。尔等远来颇能治不。估客答言。外国有一比丘名曰瞿沙。唯彼能治。时王闻已即大资严。便送其子向竺叉尸罗国。到彼国已至尊者瞿沙所。而作是言。吾从远方故来疗目。唯愿哀愍为我治眼。尔时尊者许为治眼。多作铜盏赋与大众。语诸人言。闻我说法有流泪者置此碗中。因即为说十二缘经。众会闻已啼泣流泪以碗承取聚集众泪向王子所尊者瞿沙即取众泪置右掌中。而说偈言。

我今已宣说　　甚深十二缘
能除无明闇　　闻者皆流泪
此语若实者　　当集众人泪
人天夜叉中　　诸水所不及
以洗王子眼　　离障得明净
寻即以泪洗　　肤翳得消除

尔时尊者瞿沙以泪洗王子眼得明净已为欲增长大众信心。而说偈言。

佛法极真实　　能速除翳障
此泪亦能除　　如日消冰雪

是诸大众见是事已。合掌恭敬倍生信心。得未曾有身毛惊竖。即说偈言。

汝所作希有　　犹如现神足
医药所不疗　　泪洗能除患

时诸比丘闻法情感悲泣雨泪。尊者瞿沙告诸众会。虽为是事此不为难。如来往昔亿千劫中修行苦行。以是功德集此十二因缘法药。能令闻者悲感垂泪。婆须之龙吐大恶毒。夜叉恶鬼遍满舍宅。吉毗坻陀罗根本厌道。此泪悉能消灭无遗。是乃为难。况斯翳障。犹如蚊翅而除灭之。何足为难。设大云雾幽闇晦冥恶风暴雨。此泪亦能消灭。是时狂醉象军及以步兵铠仗自严以泪洒之军阵退散。一切种智所修集法。其谁闻者而不雨泪。然以此泪能禳灾患。唯除宿业。彼时王子既得眼已欢喜踊跃。又闻说法厌患生死。得须陀洹果生希有想。即说偈言。

谁得闻佛法　　而不生欢喜
我已深敬信　　至心听说法
耳闻希有事　　目患亦消除
慧眼与肉眼　　俱悉得清净
治眼中最上　　无过于大仙
我今稽首礼　　众医中最胜
以一智宝药　　开我二眼净
世间有心人　　谁不敬信者
若设有少智　　云何不生信
释迦牟尼尊　　众生之慈父

言说甚美妙　　柔和可爱乐
济拔事已竟　　得达于彼岸
意根法微细　　作意当解了
乃至边地人　　亦能得开悟
（四六）

复次若得四不坏净宁舍身命终不毁害前物。是故应勤修四不坏净。我昔曾闻。有一罪人应就刑法。时旃陀罗次当刑人。彼旃陀罗是学优婆塞得见谛道。不肯杀人。典刑戮者极生嗔忿。而语之言。汝今欲违王宪法耶。优婆塞语典刑戮者言。汝甚无智。王今何必苦我杀人。虽复色身属王作旃陀罗。圣种中生名曰法身。不属于王非所制也。即说偈言。
释迦牟尼尊　　具一切种智
因时能教化　　灭除一切过
阎罗王之法　　果时始教化
临苦为说苦　　易坏亦可违

时典刑戮者。以此人违犯王禁即将诣王言。此旃陀罗不用王教。王语之言。汝何故不用王教。白言。大王。今应生信发欢喜心。而说偈言。
除我三毒垢　　获得寂灭因
无上之大悲　　十力世尊所
受持于禁戒　　乃至蚊蚁子
犹不起害心　　何况于人耶

时王语言。汝若不杀自命不全。此优婆塞见谛气势。便于王所抗对不难。而作是言。此身随王。王于我身极得自在。如我意者虽帝释教我犹不随。王闻此语极大嗔忿。敕令使杀。彼旃陀罗父兄弟七人尽不肯杀。王遂杀之有二人在。至第六者敕使杀之亦不肯杀。王又杀之。至第七者又不肯杀。王复杀之。老母启王。第七小者为我宽放。王言。今此人者是汝何物。老母答言。皆是我儿。王复问言。前六者非汝子耶。答言。亦是。王言。汝何以独为第七子耶。尔时老母。即说偈言。
大王应当知　　六子皆见谛
悉是佛真子　　决定不作恶
是故我不畏　　今此第七子
犹是凡夫人　　脱为身命逼
造作诸恶业　　是故我今者
求王请其命　　人王得自在
唯愿活此子　　临终时恐怖
或能造诸恶　　凡夫临死时
但睹其现身　　不见于后事
能观后世报　　非凡夫境界

尔时大王而作是言。我于外道未闻是语。今说因果了如明灯。旃陀罗口作如是说。王生决定意名为贤圣村非是旃陀罗。虽名旃陀罗实修苦行者。自命尚不惜。况应诸亲属护戒剧护财。不顾身命及以眷属唯持禁戒。即说偈言。
世人观种族　　不观内禁戒
护戒为种族　　设不护戒者
种族当灭坏　　我是旃陀罗
彼是净戒者　　彼生旃陀罗
作业实清净　　我虽生王种
实是旃陀罗　　我无悲愍心
极恶杀贤人　　我实旃陀罗
尔时大王将诸眷属。诣于墟间供养其尸。王复说偈言。
此覆善功德　　如灰而覆火
口虽不自说　　作业已显现
帝释常供养　　如是坚行者
不惜己身命　　而护于戒行

尔时彼王将诸群臣数千亿婆罗门等。步诣墟间而作是言。如是大士虽名旃陀罗实是大仙人。积聚死尸为其堕泪。王复说偈言。
勇健持戒者　　以刀分解身
尸骸委在地　　血泥以涂身
以持禁戒故　　今日舍此身
坚心不犯恶　　守戒而至死
得佛法味者　　智者皆应尔
王复说偈言。
愚痴之所盲　　贪欲之垢污
着我所诸根　　掉动而不定
不计于恶业　　但取现在乐
结使垢涂污　　智者常观察
身财危脆想　　亦如河岸树
终不造恶业　　智水洗心垢

尔时大王近旃陀罗身。敬尚法故绕尸三匝。长跪合掌。而说偈言。

南无归命法　　善能观察者
舍于短促命　　而不舍于法
假设入火林　　见谛毁禁戒
终无有是处　　此即是明证
此人持佛语　　终无有二志
卧于泥血中　　以护佛戒故
此尸以火焚　　即变为灰土
持戒善法名　　同于世界尽
（四七）

以何因缘而说此事。欲示证道无有变异。佛说见谛终无毁破。四大可破。四不坏净终不可坏。

复次心有憍慢无恶不造。慢虽自高名自卑下。是故应当断于憍慢。我昔曾闻。佛成道不久度优楼频螺迦叶兄弟眷属千人。烦恼既断须发自落。随从世尊往诣迦毗罗卫国。如佛本行中广说。阅头檀王受化调顺。诸释种等恃其族姓生于憍慢。佛婆伽婆。一身观者无有厌足。身体丰满不肥不瘦。婆罗门等苦行来久。身形羸弊。虽内怀道外貌极恶。随逐佛行甚不相称。尔时父王作是念言。若使释种出家以随从佛得相称副。作是念已。击鼓唱言。仰使释种家遣一人令其出家。即奉王敕。家遣一人度令出家。时优波离为诸释等剃须发之时涕泣不乐。释等语言。何故涕泣。优波离言。今汝释子尽皆出家。我何由活。时诸释等闻优波离语已。出家诸释尽以所着衣服璎珞严身之具成一宝聚。尽与优波离。语优波离言。以此杂物足用给汝终身自供。优波离闻是语已。即生厌离而作是言。汝等今皆厌患珍宝严身之具而皆散弃。我今何为而收取之。即说偈言。

是诸释种等　　弃舍诸珍宝
如捐恶粪扫　　并及诸草叶
彼舍于爱着　　云何方贪取
我设取宝聚　　内心必贪着
计为我所有　　是则为大患
诸释舍所患　　我今设取者
是为大过患　　譬如人吐食
狗来啖食之　　我收他所弃
与狗有何异　　我今畏宝聚
如离四种毒　　善根内触发
不贪恋宝聚　　我今必弃舍
欲向世尊所　　求索出家法

时优波离说此偈已。复说偈言。

见他得胜法　　始生欣尚心
愿令我己身　　同彼获胜事
我今欲自出　　当勤作方便

时优波离复作念言。我今决定必当出家。但当勤求。千婆罗门先于佛所已得出家。释种刹利姓其数五百亦得出家。婆罗门刹利二姓俱贵。然我首陀其姓卑下。复为贱役。于彼胜中求索出家为可得不。我于今者有何势力。云何此中而得出家。即说偈言。

刹利姓纯净　　婆罗门多学
生处如摩尼　　皆共聚集此
我身首陀种　　云何得参豫
如似破碎铁　　间错于真金
婆伽婆佛陀　　我闻具种智
今我当往彼　　悲愍一切者
应净不应净　　应出不应出
一切外道众　　不知解脱处
唯有灭结者　　能知于解脱

时优波离说是偈已到世尊所。胡跪合掌右膝着地。而说偈言。

于四种姓中　　俱得出家不
涅盘解脱乐　　我等可得耶
善哉救世者　　大悲普平等
哀愍愿听我　　得及出家次

尔时世尊知优波离心意调顺善根淳熟应可化度。即举相好庄严右手以摩其顶。而告之言。听汝出家。外道秘法不示弟子。如来不尔大悲平等。而无偏党等同说法。示其胜道而拔济之。犹市卖物不选贵贱。佛法亦尔。不择贫富及以种姓。即说偈言。

谁渴饮清流　　而不充虚乏
谁秉炽然灯　　而不灭黑闇
一切种智法　　普共一切有
谁有修行者　　不得胜妙义
譬如食石蜜　　贵贱等除阴
刹利婆罗门　　佛法普平等
得尽三有时　　诸姓等无异
譬如三种药　　对治风冷热

药不择种姓　　贵贱皆能治
法药亦如是　　能治贪恚痴
四姓悉皆除　　高下无差别
又如火烧物　　不择好恶薪
毒螫亦如火　　不择贵与贱
犹如水洗浴　　四姓皆除垢
尽苦之边际　　诸种普得离

尔时世尊犹如晴天无诸云翳。出深远声犹如雷音。如大龙王。亦如牛王。如迦陵频伽声。亦如蜂王。又如人王。如天伎乐。出梵音声告优波离。乐出家不。优波离闻是声已心生欢喜。叉手白佛。愿乐出家。佛告之曰。优波离善来比丘。汝今于此善修梵行。闻是语已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威仪齐整。诸根寂定。如旧比丘。五百释种皆白四羯磨受具足戒。佛言。我今当以方便除诸释种憍慢之心。尔时世尊语诸释种。汝等今者应当敬礼。诸旧比丘上座憍陈如阿毗马师比丘等次第为礼。优波离最在下坐。释贤王于诸释中最为导首。尔时诸释敬顺佛教。次第礼足至优波离。见其足异。寻即仰观见优波离面。时诸释等甚用惊怪。犹如山顶瀑水流注触崖回波。而作是言。我等日种刹利之姓。世所尊重。云何今者于己仆使卑下之姓剃发之种而为礼敬。我等今当向佛世尊具说上事。白佛。世尊。优波离所亦敬礼耶。佛告释种。今我种。此法断憍慢处。时诸释种白佛言此首陀罗种。佛告之曰。一切无常种姓不定。无常一味种姓亦尔。有何差别。时诸释种复白佛言。世尊。此剃发之种。我等日姓中出。佛告释等。一切世间如梦如幻。种姓之中有何差别。诸释种等白佛言。世尊。此是仆使。我等是主。佛答释言。一切世间皆为恩爱而作奴仆。未脱生死。贵贱无异。舍汝憍慢。时诸释等端严殊特如华敷荣。合掌向佛。怀疑犹豫而作是言。必使我等礼优波离足耶。佛告释种。非独于我。一切诸佛出家之法悉皆如是。时诸释等闻佛重说出家法已。俨然而住如树无风。心意愁恼皆同声言。我等云何违佛教敕。宜顺佛教。先旧智人作如是语。如来所以先度优波离者。为欲摧破诸释种等憍慢心故。诸释于是舍弃憍慢顺出家法。亦为未来贵族出家所顺法故。拔陀释等久习憍慢今拔其根。为优波离接足作礼。当礼之时大地城郭山林河海悉皆震动。诸天唱言。释种今日憍慢山崩。即说偈言。
呜呼舍憍慢　　种族色力财
随顺于佛教　　如树随风倾
日种刹利姓　　顶礼优波离
除舍我慢心　　诸根皆寂定
诸大胜人等　　真实无谄伪
福利众德备　　其数如竹林
名闻婆罗门　　贵族刹利等
如是名德众　　入于牟尼法
庄严诸圣众　　如星围绕月
罗列在空中　　呜呼法炽盛
如来之大海　　最上功德水
湛然溢其中　　众河之所归
世间众胜智　　无不归佛法
人天众增长　　苦是出要道
如来善分别　　说法灭憍慢
弟子众一味　　如海等一味
以何因缘而说此事。佛法出于世为断憍慢故。
（四八）

复次得见谛者。不为天魔诸外道等之所欺诳。是故应勤方便必求见谛。我昔曾闻。首罗居士甚大慳吝。舍利弗等往返其家。而说偈言。
恶道深如海　　乱心如浊水
为悭流所漂　　言则称无物
嫉妒之大河　　邪见鱼鳖众
充满如是处　　漂流不止息
今当拔悭根　　成就施果报
大悲之世尊　　无畏之释子
见诸没苦厄　　我等应救济

尔时尊者摩诃迦叶。早起着衣持钵向首罗长者家。而赞布施。时彼长者以不喜故如槊刺心。语迦叶言。汝为受请为欲乞食。迦叶答言。我常乞食。长者语言。汝若乞食宜应及时。迦叶即去。如是舍利弗目连等诸大弟子次第至家都不承待。尔时世尊往到其家语首罗言。汝今应修五大施。首罗闻已心大愁恼。作是思惟。我尚不能修于小施。云何语我作五大施。如来法中岂无余法。诸弟子等教我布施。世尊今者亦教布施。作是念已。白佛言。世尊。微细小施尚不能作。况当五大施乎。佛告长者。不杀名为大施。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如是等名为五大施。闻是语已心大欢喜。作是思惟。如此五事不损毫厘得大施名。何为不作。作是念已。于世尊所深生欢喜信敬之心。而作是言。佛是调御丈夫。此实不虚。自非世尊谁当能解作如是说。谁不敬从无敢违者。即说偈言。
色貌无等伦　　才辩非世有
世尊知时说　　梵音辞美妙
所说终不虚　　闻者尽获果

说是偈已深于佛所生欢喜心。即入库藏取二张[(畾/且)*毛]欲用施佛。又自思惟。犹以为多欲与

一张。又复更思。嫌其少故还与二张。佛知心念。即说偈言。

施时斗诤时　　二俱同等说
二德都不住　　儜劣丈夫所
施时斗诤时　　等同所作缘

尔时首罗闻是偈已。如来世尊知我所念。欢喜踊跃破于慳吝捉氎施佛。佛知首罗至心欢喜。如应说法破首罗二十亿我见根得须陀洹。尔时世尊即从坐起还其所止。首罗欢喜送佛还于其家。心生欣庆。尔时魔王见首罗欢喜作是念言。我今当往诣首罗所破其善心。作是念已。化作佛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至首罗家。即说偈言。

身如净金山　　圆光极炽盛
自在化变现　　庠步如象王
来入首罗门　　如日入白云
睹者无厌足　　明如百千日

尔时光照首罗家。首罗惊疑为是何人。即说偈言。

如融真金聚　　充满我家中
犹日从地出　　其光倍常明

说是偈已极生欢喜。如彼甘露洒于其身而作是言。我有大福。如来今者再入我家。虽复再来不为希有。何以故。如来世尊常以慈悲济度为业。复说偈言。

头如摩陀果　　肤如净真金
眉间白毫相　　其目净修广
如开敷青莲　　寂定上调伏
无畏徐庠步　　容貌殊特妙
圆光满一寻　　如用自庄严
勇猛自唱言　　我今真是佛

尔时魔王极自庄严在首罗前。告首罗言。我先说五受阴苦因习而生。修八正道灭五受阴。此是邪说。时彼首罗闻是说已甚生疑怪。貌相似佛所说乃非。我为是梦为心颠倒。听其所说甚为贪嫉。是何恶人化作佛形。如华聚中有黑毒蛇。我今审知此定是魔。如卖针人至针师家求欲卖针。汝今波旬听我佛子之所宣说。偈言。

鹅翅扇须弥　　尚可令倾动
欲令见谛心　　倾动随汝者
终无有是处　　汝可惑肉眼
不能惑法眼　　佛知此事故
而作如是说　　肉眼甚微劣
不能别真伪　　若得法眼者
即见牟尼尊　　我得法眼净
见于灭结者　　终不随汝语
汝徒自疲劳　　不能见惑乱
吾今谛知汝　　实是恶波旬
见四真谛人　　终不可移动
如以金涂钱　　欲诳卖金家
此事亦难成　　外现其金相
其内实是铜　　犹如以虎皮
用覆于驴上　　形色惑肉眼
出言知汝虚　　如火有冷相
风相恒常住　　假使日光闇
月可作热相　　不能使见谛
而有动转心　　设使满世界
草木及瓦石　　糜鹿禽狩等
悉皆作佛像　　不能动我意
令有变异相　　况汝一魔身
而能动摇我　　首罗种种说
苦切责波旬　　犹如勇健人
入阵击儜者　　时魔即恐怖
速疾还天宫　　师子王住处
象到寻突走　　波旬亦如是
见谛所住处　　诸魔不敢停

（四九）

复次不得禅定于命终时不得决定。我昔曾闻。婆须王时有一侍人名多翅那迦王所亲爱。为谗谤故系于狱中。又更赞毁。王大忿怒遣人杀之。时诸眷属皆来围绕。而语之言。汝聪明知见过于人表。汝今云何其心扰动。今死时至。何事最苦。那迦答言。畏死恐怖。心不能定。即说偈言。

我先于父母　　诸亲及眷属
离别生忧恼　　以为苦中极
方今死时苦　　彼苦皆轻微
思计众苦中　　死苦亦不大
莫知所生处　　心身燋热恼

今去极速疾　　不知所趣处
身既不离欲　　谁能不惊惧
精神甚荒扰　　如盲涉长路
竟知何所向　　心意极颓舍
犹如沙聚散　　无可遮制处
如佛之所说　　心存由心使
我今倒错乱　　难得生善处
由心自在故　　随意取诸趣
今我心躁扰　　不能持令住
我昔来愚浅　　贪着五欲乐
不能观内身　　系念于善处
依止何山林　　端坐而系念
如此上妙事　　今方生愿羡
彼得伏藏禅　　安乐寂静故
我念牟尼说　　三偈之句义
放逸行非法　　修行非所作
弃舍于义利　　贪着所爱处
方欲修善处　　不觉死卒至
离彼平正道　　逐此邪崄径
如轴折顿住　　坐守极愁恼
越于如实法　　修行非理事
愚凡夫死至　　轴折守愁恼

何缘故说。是先不善观察而作死想。临终惊怖方习禅观。以不破五欲故。莫知所至悔恨惊怖。即说偈言。

智者应系念　　除破五欲想
精勤执心者　　终时无悔恨
心意既专至　　无有错乱念
智者勤捉心　　临终意不散
专精于境界　　不习心专至
临终必散乱　　心若散乱者
如调马用铠　　若其斗战时
回旋不直行

不善观者不摄五根。设临终时心难禁制如库藏中铠钾朽故临敌将战器钾散坏。不习捡心命终亦尔。

（五○）

复次有实功德应当供养。智者宜应恭敬有德。我昔曾闻。阿越提国。其王名曰因提拔摩。有弟名须利拔摩。为诤国故二人共斗。须利拔摩掷罥罥因提拔摩头。罥已急挽。因提拔摩极大恐怖。作是愿言。今若得脱当于佛法中作般遮于瑟会。作是愿时罥索即绝。于佛法僧深生信敬。即敕大臣名浮者延蜜多。营般遮于瑟。于时大臣即奉王教设般遮于瑟。使人益食。时彼大臣处上座头。坐见上座比丘。留半分食。咒愿已讫。以此余食盛着钵中从坐起去。如是再三。大臣见已生不信心。作是思惟。如此比丘必不清净。作是念已具以此事上白于王。王问大臣。卿极得信心。臣答王言。不得信心。何以故。上座比丘留半分食从坐起去。必以此食与他妇女。我生疑惑。王闻是语。两手覆耳。告大臣曰。莫作斯语。汝今莫妄称量于人。汝无智力。云何而能分别前人。如佛言曰。若妄称量众生必为自伤。汝莫作是颠倒邪见。即说偈言。

戒定慧寂灭　　得多闻觉慧
此是善逝子　　隐藏于功德
犹如灰覆火　　久处智戒行
世尊之所说　　汝不共住止
云何知其行　　佛说庵罗果
喻于四种人　　唯善丈夫者
善能知分别　　有佛世尊说
及与佛等者　　乃可称量人
是故汝不应　　轻蔑佛弟子
横生分别想　　譬如伏藏中
以土覆其上　　谁知下有宝
汝住不须去　　自当往观察
我从今已往　　躬当供养僧
愚痴服好药　　便变成于毒

尔时大王躬诣僧中。供养众僧。手自斟酌。尔时上座如前留食。咒愿已讫即便持去。王即逐上座后。语上座言。上座年老可以钵盂与我令捉。于时上座难不与钵。强随索钵。乃至真陀罗村不欲与钵。时彼上座。即说偈言。

我知汝净信　　悲愍能拔济
王虽生浊世　　威仪甚严整
上世诸胜王　　犹故不能及
不知我戒行　　但见其出家

未曾有往来　　亦无有返报
而能深爱敬　　恩过于慈父
虽不见汝心　　诸根皆和悦
日出于空中　　密云覆不现
虽有此翳障　　花敷知日出
知王有深信　　奇特未曾有
能卑下自屈　　欲为我执钵
荣贵福利具　　然能不憍逸
诸王得自在　　憍慢盲其目
用造诸恶业　　颠坠多缺失
勇扞有智力　　善解用财施
观身如幻炎　　知取坚实法
略说而言之　　一切皆增长
如汝自调顺　　教化中最上
贤胜所行道　　共众随顺行

我今既受王供。王以下心从我索钵。供养已足。不须取钵。尔时彼王遂更殷勤。重随索钵。比丘念言。今王何故欲得我钵即入定观。知王欲用调伏大臣故。是以索钵。即说偈言。

凡夫愚闇人　　欲动须弥山
我今当与钵　　以护其心意
欲当有毁誉　　我心都无异
于我生不信　　损减众多人

说是偈已舍钵与王。王寻捉钵。犹如象鼻捉青莲花。逐比丘去到旃陀罗家。时彼比丘命王入舍。王不肯入于门前住。比丘老母先得阿那含果。具足天眼能知他心。又知他人善根因缘。时彼老母即白王言。王勿怯弱。来入我舍。即说偈言。

汝不应生疑　　此首陀会舍
非旃陀罗家　　首子得罗汉
第三须陀洹　　我是一切智
佛之优婆夷　　住于阿那含
汝但观戒行　　莫问出生处
但取我道德　　莫观家眷属
最后生此家　　功德有殊胜
如似沙石间　　能出好真金
伊兰能出火　　淤泥生莲花
观人取道德　　何必其族姓
伊兰与栴檀　　然火皆熟物
二俱有所成　　功德等无异

王闻老母说是偈已。呜呼乃是法中大人。佛体大悲使旃陀罗获不死处不择种姓。佛所说法旃陀罗中作师子吼。王又思惟。若供养种族失于功德。若供养功德不应分别旃陀罗也。王复说偈言。

但当供养德　　不应观生处
婆罗门说喻　　淤泥生莲花
天与阿修罗　　敬戴着顶上
婆罗门有过　　智者皆弃舍
彼若造作恶　　可说无过耶
然实是过罪　　旃陀有德者
岂可不取耶　　实复有功德
如此旃陀罗　　我应生供养
如是旃陀罗　　山林修苦行
此名为仙圣　　非是旃陀罗
旃陀罗杀鹿　　王者食其肉
彼之所造箭　　亦复取用射
以是因缘故　　我应随顺行
旃陀有德者　　云何不采取

说此偈已王入其家。长跪合掌作是思惟。先礼老母应先礼佛。如来世尊示旃陀罗如此正道。能示一切众生安隐正道。应先礼佛。即说偈言。

南无苦行仙　　医王中最上
我今以佛故　　敬礼于下贱
如依须弥山　　乌鹿同金色
从他闻此事　　我今现证知
依佛须弥山　　贱者皆可贵
一切种智海　　净意度彼岸
唯佛救世间　　慈等无恶意
于诸众生等　　能为最亲厚
能于一解脱　　分别说多种
外道狂颠倒　　横分别种姓

尔时大王说是偈已。作礼而去。

大庄严论经卷第九

（五一）

复次嗔恚因缘佛不能谏。是故智者应断嗔恚。我昔曾闻。拘睒弥比丘以斗诤故分为二部。缘其斗诤各竞道理经历多时。尔时世尊无上大悲。以相轮手制诸比丘。即说偈言。

比丘莫斗诤　　斗诤多破败
竞胜负不息　　次续诤不绝
为世所讥呵　　增长不饶益
比丘求胜利　　远离于爱欲
弃舍家妻子　　意求于解脱
宜依出家法　　莫作不应作
应当以智钩　　回于傲慢意
不适生斗诤　　怨害之根本
依止出家法　　不应起不适
譬如清冷水　　于中出炽火
既着坏色衣　　应当修善法
斯服宜善寂　　恒思自调柔
云何着是服　　竖眼张其目
蹙眉复聚頞　　而起嗔恚想
应当念被服　　剃头作标相
一切皆弃舍　　云何复诤竞
如此之标相　　宜应断斗诤

时彼比丘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愿佛恕亮。彼诸比丘轻蔑于我。云何不报。即说偈言。

彼之难调者　　忍之倍见轻
生忍欲谦下　　彼怒益隆盛
于恶欲加毁　　犹如斧斫石
彼人见加毁　　我亦必当报

尔时世尊犹如慈父。作如是言。出家之人应勤方便断于嗔恚。设随顺嗔极违于理。嗔恚多过。即说偈言。

嗔如彼利刀　　割断离亲厚
嗔能杀害彼　　如法顺律者
患嗔舍出家　　不应所住处
嫌恨如屠枷　　嗔乃是恐怖
轻贱之屋宅　　丑陋之种子
粗恶语之伴　　烧意林猛火
示恶道之导　　斗诤怨害门
恶名称床褥　　暴速作恶本

诸嗔恚者为他讥嫌之所呵毁。汝今且当观如是过。即说偈言。

嗔剧于暴虎　　如恶疮难触
毒蛇难喜见　　嗔恚者如是
嗔者睡亦苦　　毁坏善名称
嗔恚炽盛者　　不觉己所作
及与他所作　　于分财利时
不入其数中　　若於戏笑处
众人所不容　　如是诸利处
由嗔都不入　　嗔者叵爱乐
其事极众多　　常怀惭耻恨
虽以百舌说　　说犹不可尽
略举而说之　　地狱中受苦
不足具论尽　　嗔恚造恶已
悔恨身心热　　是故有智者
应当断嗔竞

尔时如来为诸比丘种种说法。而其嗔忿犹故不息。以是因缘诸天善神皆生嗔恚。而说偈言。

犹如浊水中　　若置摩尼珠
水即为澄清　　更无浊秽相
如来之人宝　　为于诸比丘
随顺方便说　　种种妙好法
斯诸比丘等　　心浊犹不净
宁作不清水　　珠力可令清
不作此比丘　　闻佛所说法
而其内心意　　犹故浊不清
如日照世间　　除灭诸黑闇
佛日近于汝　　黑闇心过甚

如来世尊呵诸比丘如斯重担。有悲愍心。复更为说长寿王缘。而此比丘蹙眉聚頞犹故不休。而作是言。佛是法主。且待须臾。我等自知。于时如来闻斯语已即舍此处。离十二由旬在娑罗林

一树下坐作是思惟。我今离拘睒弥斗诤比丘。尔时有一象王避诸群象来在树下。去佛不远合目而住。亦生念言。我得离群极为清净。佛知彼象心之所念。即说偈言。

彼象此象牙极长　　远离群众乐寂静
彼乐独一我亦然　　远离斗诤群会处

说是偈已入深禅定。尔时诸比丘不受佛说后生悔恨。天神又忿。举国闻者咸生嗔恚。唱言叱叱。时诸比丘各相谓言。我等云何还得见佛。当共合掌求请于佛。即说偈言。

我等违佛教　　三界世尊说
嗔恚恶罪咎　　住在我心中
悔恨炽猛火　　焚烧于意林
善哉悲愍者　　愿还为我说
我今发上愿　　必当求解脱
从今日已往　　宁舍于身肉
终不违佛教

佛知诸比丘心之所念。即说偈言。

欲嗔恚所禁　　恼乱不随顺
我今应悲愍　　还救其苦难
婴愚作过恶　　智者应忍受
譬如人抱儿　　怀中种种秽
不可以粪臭　　便舍弃其子

说是偈已从草敷起。欲还僧坊。尔时天龙夜叉阿修罗等。合掌向佛。而说偈言。

呜呼有大悲　　大仙正导者
彼诸比丘等　　放逸之所盲
竞忿心不息　　触恼于世尊
如来大悲心　　犹故不背舍
悲哀无嗔嫌　　意欲使调顺
如似强恶马　　捶策而令调

尔时如来既至僧坊光明照曜。诸比丘等知佛还来寻即出迎。头顶礼敬而白佛言。我等斗诤使多众生起嗔忿心。极为众人之所轻贱。我等今者皆堕破僧。唯愿世尊还为说法使得和合。于时如来为诸比丘说六和敬法。令诸比丘还得和合。是故佛说断于嗔恚。

（五二）

复次应当观食。世尊亦说正观于食。我昔曾闻。尊者黑迦留陀夷为食因缘故佛为制戒。佛说种种因缘赞戒赞持戒。少欲知足行头陀事。佛集比丘僧。赞一食法。乃至欲制一食戒法。时比丘僧咸各默然。犹如大海寂默无声。时诸僧中有一比丘名婆多梨。白佛言。世尊。莫制是戒。我不能持。佛告比丘。于过去生死为是饮食。生死之中受无穷苦。流转至今。乃往过去无量世时有四禽兽仙人。第五尔时乌者作如是言。诸苦之中饥渴最苦。劫初之时光阴天下。时有一天。最初以指先尝地味。既尝其味。遂取食之。尔时彼天者今彼婆多梨是也。即于彼时彼婆多梨先尝地味。今亦复尔。但为饮食。彼婆多梨不为法故从坐而起。更整衣服白佛言。世尊。莫制一食法。即说偈言。

我今不能持　　世尊一食戒
若一人不善　　不应制此戒

一切比丘闻是偈已皆悉低头。思惟既久而作是言。咄哉不见揣食过患。为揣食故于大众中而被毁辱。即说偈言。

宁共鹿食草　　如蛇呼吸风
不于佛僧前　　为于饮食故
违佛作是说

佛告婆多梨。听汝檀越舍食半分食。余者持来在寺而食。时婆多梨犹故不肯。当尔之时佛制一食戒。第二第三亦如是请佛。佛犹不肯即制戒。婆多梨即离佛去。极生悔心而说偈言。

我违佛所说　　云何舌不断
云何地不陷　　故复能载我
罗刹毗舍阇　　恶龙及与贼
无敢违语者　　为于饮食故
顽鼻违佛语　　宁以刀开腹
吞啖于蛆虫　　土食以满腹
云何为食故　　乃违十力教
我今自悔责　　喻如无心者

尔时婆多梨说是偈已惭愧自责。三月之中耻不见佛。自恣时近。昼夜愁恼而自烧然。羸瘦毁悴失于威德。时诸比丘有慈心者深生悲愍。即说偈言。

今诸比丘等　　缝衣而洗染
不久当散去　　汝莫后生恨
汝今速向佛　　敬礼莲花足
应向尊重处　　尽力求哀请
当勤用功力　　乃可得忏谢

婆多梨闻此偈已哽噎堕泪。复说偈言。

世尊有所说　　世皆无违者
由我愚痴故　　敢违于佛语
我之极轻躁　　众中无惭愧
不见后时笑　　为众所恶贱
不思此过恶　　辄作如是说
此事僧应作　　及非我所请
由我无定心　　卒发如是语
同梵行者闻此偈已。即欲请佛求哀忏悔婆多梨复说偈言。
我今殷重心　　求哀愿得忏
惭愧当何忍　　举目视世尊

诸比丘等语婆多梨言。世尊。若有烦恼漏者汝可怖畏。今佛世尊久断诸漏。汝今何故畏难不去。婆多梨复说偈言。
我疑自罪过　　如见净满月
无嗔容貌胜　　三界慈哀颜
我今欲观见　　慈悲为我说
为愚痴所盲　　而不受佛语
譬如人欲死　　不服随病药
违失慈愍教　　今受悔恨恼

诸同梵行者而语之言。可共我等诣世尊所。劝共见佛。向佛说过。时诸比丘复问之言。汝今决定忏悔耶。时婆多梨即说偈言。
若我今礼佛　　宁使身散坏
佛不使我起　　我亦终不起
若佛与我语　　身心皆满足

尔时婆多梨与诸比丘往诣佛所。时佛世尊在大众中。时婆多梨在于佛前举身投地。而说偈言。
听我忏悔过　　人之调御师
体性悲愍者　　我如强戾马
越度调顺道　　假设不得食
眼陷颊骨现　　枯竭而至死
宁受如此苦　　不违于圣教
释梵尊胜天　　敬戴奉所说
我之愚痴故　　不顺于佛语

如来善知时非时等。及苦责数悉皆通达。佛告婆多梨。设有阿罗汉卧于粪秽污涅之中。我行背上。于意云何。彼阿罗汉有苦恼不。婆多梨言。不也世尊。汝若得阿罗汉阿那含斯陀含须陀洹终不违教。由汝凡夫愚痴空无所有。喻如芭蕉中无有实。广说如修多罗。时人谓婆多梨得阿罗汉。闻佛说已知婆多梨是具缚凡夫。诸比丘皆生不信。闻彼不得阿罗汉。如此贵族出家若不获得阿罗汉者。云何卑贱种姓尼提出家得阿罗汉。佛欲使漏尽者便得漏尽。若不欲使漏尽便不得漏尽。佛知诸比丘心念。告诸比丘。若修奢摩他毗婆舍那必能尽漏。若不修者不能得漏尽。若知若见已虽生卑贱得罗汉果。如婆多梨不知不见。虽生胜族而不得阿罗汉。是故如来平等说法而无偏党。
（五三）

复次狂逸之甚莫过贪欲。是故应当勤断贪欲。我昔曾闻。世尊往昔修行菩萨道时。时世空虚无佛贤圣出现于世。尔时有王名曰光明。乘调顺象出行游观。前后导从歌舞唱妓。往到山所崄难之处。王所乘象遥见牸象。欲心炽盛哮吼狂逸。如风吹云。欲往奔赴不避险岨。时调象师种种钩斲不能令住。时光明王甚大惊怖。语使钩斲不能禁制。如恶弟子不随顺师。象去遂疾。王大惊迫。心生苦恼意谓必死。即说偈言。
如见虚空动　　迅速挽诸方
皆悉而来聚　　普见如轮动
大地皆回转　　其象走遂疾
譬如山急行　　诸山如随之
严谷涧中河　　诸树伤身体
王怖极苦恼　　发愿求山神
使我得安全　　钩斲伤身体
欲盛不觉苦　　象走转更疾
喻如于暴风　　棘刺钩斲身
并被山石伤　　头发皆蓬乱
尘土极坌污　　衣服复散解
璎珞及环钏　　破落悉堕地
尔时大王语调象师言。如我今者命恐不全。复说偈言。
汝好勤方便　　禁制令使住
我今如在秤　　低昂堕死处

尔时象师尽力钩斲不能禁制。数数叹息颜色惭耻泪下盈目。[卑*页]面避王不忍相见。复语王言。大王我今当作何计。即说偈言。
尽力诵象咒　　古仙之所说

钩斲势力尽　　都不可禁制
如人欲死时　　咒术及妙药
越度必至死　　良药所不救

尔时大王语象师言。我等今者堕于是处。当作何计。象师白王。更无余方唯当攀树。王闻是语以手攀树。象即奔走逐于牸象。象既去后导从诸人始到王所。王即徐步还向军中。尔时象师寻逐象迹。经于多日。得象还军。时王在大众中。象师乘象向于王所。时王嗔忿而作是言。汝先言象调顺可乘。云何以此狂象而欺于我。象师合掌而白王言。此实调顺。王若不信我今当现象调顺之相使王得知。尔时象师即烧铁丸以着其前。尔时彼人语象吞丸。时王不听语彼人言。汝说调顺云何狂逸。象师长跪合掌而白王言。如此狂逸非我所调。王语之曰。为是何过非汝所调。彼即白王。象有贪欲以病其心非我所治。大王当知。如此之病杖捶钩斲所不能治。贪欲坏心亦复如是。即说偈言。
欲为心毒箭　　不知从何生
因何得增广　　云何可得灭

王闻贪欲不可治疗。语象师言。此贪欲病无能治耶。象师答言。此贪欲病不可拥护舍而不治。即说偈言。
当作诸方便　　勤求断欲法
不知其至趣　　怀精勤退还
弃舍五所欲　　出家修苦行
为断欲结故　　应精勤修道
或有恣五欲　　言道足自断
若干种作行　　望得远离欲
如是等处处　　望拔欲根本
欲林难可拔　　人天阿修罗
夜叉鸠盘荼　　一切有生类
微细心欲胃　　系缚诸众生
回转有林中　　无由能自拔
王闻贪欲不可断故甚生怪惑。即说偈言。
无有能断灭　　如此欲怨者
乃无有一人　　能灭贪欲耶
人天中乃无　　能灭此欲乎

尔时象师而答王言。转从他闻。唯佛世尊世界大师有大慈心。一切众生悉皆如子。身如真金。大人之相以自庄严。有自然智知欲生起灭欲因缘。有无碍心悲愍一切。时王闻佛大人之声。即起合掌如华未敷。于大众前发大誓愿。我以正法护于国土及舍财施。以此功德愿我未来必得成佛。断除众生贪欲之患。以何因缘而说此事。众生不知欲因缘及对治故。说是修多罗。
（五四）

复次佛观久后使得信心故不卒为事。我昔曾闻。尊者优波鞠多林下坐禅。时魔波旬以诸花鬘着其顶上。尔时尊者从禅定起。见其花鬘在于项上。即入定观谁之所为。知是魔王波旬所作。即以神力以三种死尸系魔王颈。时彼魔王觉尸着颈。遥见尊者知是所作。尔时尊者。即说偈言。
花鬘严饰具　　比丘所舍离
死尸极臭秽　　爱欲者厌恶
佛子共搏力　　战诤谁能胜
我今是佛子　　舍弃汝花鬘
汝若有力者　　除去汝死尸
大海涛波流　　无能禁制者
唯有铁围山　　水触则回返

尔时魔王闻是语已欲去死尸。虽尽神力不能使去。如蚊蚁子欲动须弥山王。虽复竭力亦不能动。时魔波旬不能却尸。寻即飞去。而说偈言。
若我不能解　　使余诸胜天
威德自在者　　其亦必能解
尔时尊者。复说偈言。
帝释及梵天　　无能解是者
设入炽然火　　及在大海中
不燋亦不烂　　如此尸着汝
不干不朽坏　　所在随逐汝
无能救解者　　摩醯首罗天
及以三天王　　毗沙门天王
乃至到梵天　　如是诸天等
虽复尽神力　　无能为解者
尔时梵天王见魔尽力不能却尸。而告之言。汝莫生憍慢。即说偈言。
十力之弟子　　以己神通力
由汝轻弄故　　今故毁辱汝
谁当有此力　　而为汝解者
犹有大海潮　　无能制波浪
譬如以藕系　　用以悬雪山

虽尽我神力　　不能为汝脱
我虽有大力　　不及彼沙门
如似灯烛明　　不如大火聚
火聚虽复明　　不如日之光

魔王闻斯偈已语梵天言。我当依谁可脱此患。梵天说偈以答魔言。

汝速疾向彼　　求哀而归依
神通乐名闻　　汝尽败坏失
如似人跌倒　　扶地还得起

魔作是念。如来弟子梵等胜天力无及者。乃为诸梵之所推敬。魔说偈言。

佛之弟子等　　梵王所尊敬
况复如来德　　云何可格量
我极作恼乱　　犹故忍悲愍
而故不为我　　作诸衰恼事
能忍护惜我　　何可得称说
我今始知佛　　真实大悲者
体性极悲愍　　不生怨憎心
身如金山王　　光明踰于日
愚痴冥我心　　皆作恼乱事
彼精进坚实　　未曾有粗语
恒常见悲愍　　令我心不悦

尔时欲界自在魔王。而作是言。遍观三界无能解者。我今唯还归依尊者乃可得脱。作是语已向尊者所。五体投地顶礼足下。作如是语。大德。我于菩提树下乃至造作百种诸恼。以乱于佛犹不苦我。即说偈言。

婆罗聚落中　　婆罗门村邑
瞿昙来乞食　　我令空钵去
即日不得食　　然不加毁我
我曾作恶牛　　并及毒蛇身
五百车浊水　　令佛不得饮
皆知是我作　　不曾出恶言
我所作既少　　汝极毁辱我
人天阿修罗　　一切皆轻蔑
毁我坏名称　　以尸苦恼我

尔时尊者告魔王言。汝今不善恶物。云何声闻比于世尊。即说偈言。

云何以蕈芳　　用比于须弥
萤火之微明　　以比于日光
一掬之少水　　比方于大海
佛有大悲心　　声闻无大悲
如来以大悲　　恕汝种种过
我亦随佛意　　欲生汝善根

尔时魔王闻斯语已。复说偈言。

听我说佛德　　福利威光盛
彼之所有分　　断诸爱欲者
忍辱不起嫌　　我以愚痴故
日日常触恼　　如母爱一子

优波鞠多语波旬言。汝听我语于如来所数作诸恶。欲得洗除生诸善根。无过念佛。世尊最上。即说偈言。

如是因缘故　　知佛见长远
未曾于汝所　　生于不爱心
彼第一智尊　　欲成汝信心
常发亲爱语　　智者少生信
便得涅盘乐　　今我略为汝
说法愚痴冥　　黑闇之过患
汝今生信故　　则为洗除尽

尔时魔王身毛皆竖。如波昙花种种起触恼。犹如子作过。父犹爱之心过大地忍。不曾见过责。是彼仙中胜。若少信佛洗除前过。时彼魔王在尊者前。念佛功德礼尊者足。作如是言。尊者救我与我敬心。汝当发心却我颈悬。我虽恼触愿起慈心为我除舍。尊者答言。共汝作要后乃当脱。魔言。何等是言要。尊者答言。汝从今日莫恼比丘。魔即白言。我更不恼触尊者言。汝之所知。佛去百年始有我出。即说偈言。

三界之真济　　我见彼法身
不见金色身　　无恼为我现
示我佛形相　　我今极希望
爱于如来形

尔时魔王语尊者言。我亦作要誓言。汝若见形莫为卒礼。以一切种智慎莫礼我。我作佛相慎莫为礼。即说偈言。

以谦敬念佛　　为我作礼者

则为烧灭我　　我有何势力
能受离欲敬　　喻如伊兰芽
为象鼻所押　　破坏无所任
我若受敬者　　其事亦如是

尊者答言。我不归命。汝亦不负言要。魔复语尊者言。待我须臾间。即入空林中。而说偈言。
我先惑手罗　　现金炽盛身
佛身不思议　　我作如是形
身现炽光明　　踰过于日月
悦乐众人目　　明如饮甘露

尊者答言。汝今为我如先好作。魔答言诺。我今当作。即为却尸。尔时魔王即入空林。现作佛形如作伎家。种种自庄严。如来之色貌。现于大人相。能生寂灭眼。喻如新画像。当作开发时。庄严于此林。看视无厌足。圆光一寻化作佛形。舍利弗侍右。目连处左。阿难随后执持佛钵。

尊者摩诃迦叶。阿尼卢头。须菩提。如是等诸大声闻千二百五十人侍佛左右。犹如半月现佛相貌。向尊者优波鞠多所。尊者见佛相貌极生欢喜。即从坐起观佛形相。咄哉恶无常无有悲愍心。妙色金山王。云何而破坏牟尼身。如是为无常所摧灭。尔时尊者作观心其意欲扰乱。我今实见佛掌如莲华。而作如是言。呜呼盛妙色不可具广说。即说偈言。
面过莲花敷　　目如青莲叶
身形殊华林　　相好过于月
甚深喻如海　　安住如须弥
威德过于日　　行过师子王
眼瞬如牛王　　色殊于真金
尔时尊者倍生喜敬。大喜充满转增欢喜。即说偈言。
呜呼清净业　　获是美妙报
业缘之所得　　非是现作业
百千亿劫中　　身口作净行
修施及戒忍　　并禅与智慧
决定作正行　　以是自庄严
众人眼所爱　　清净无垢秽
现是形相时　　怨家皆欢喜
况我于今日　　而当不爱敬

如是思忆。唯作佛想不念于魔。即从坐起。五体投地而为作礼。魔时即惊作如是言。大德何故违要。尊者言。作何言要。魔言。先要莫礼。今何故礼。尊者从地起。即说偈言。
眼所爱乐见　　拟心礼于佛
我今实不为　　恭敬礼汝足

尔时魔王言。汝五体投地为我作礼。云何说言。我不敬汝。尊者语魔言。我不敬礼。汝亦不违言誓。喻如以涅木造作佛像。世间人天皆共礼敬。尔时不敬于涅木欲敬礼佛故。我礼佛色像不为礼魔形。闻是语已还复本形。礼尊者足还升天上。以何因缘而说此事。诸大声闻等欲使诸檀越普供养众僧令不所乏。又令比丘亦闻法奉行。以是故应为四众说法。若欲赞佛者应当作是说。虽断欲结使不觉为作礼。
大庄严论经卷第十
（五五）

复次若人赞佛得大果报。为诸众人之所恭敬。是故应当勤心赞敬。我昔曾闻。迦叶佛时有一法师为众说法。于大众中赞迦叶佛。以是缘故命终生天。于人天中常受快乐。于释迦文佛般涅盘后百年。阿输伽王时。为大法师得罗汉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脱。常有妙香。从其口出。时彼法师去阿输伽王不远。为众说法。口中香气达于王所。王闻香气心生疑惑。作是思惟。彼比丘者为和妙香含于口耶。香气乃尔。作是念已。语比丘言。开口。时比丘开口都无所有。复语漱口。既漱口已犹有香气。比丘白王。何故语我张口漱口。时王答言。我闻香气心生疑故。使汝张口及以漱口。香气踰盛。惟有此香口无所有。王语比丘愿为我说。比丘微笑。即说偈言。
大地自在者　　今当为汝说
此非沉水香　　复非花叶茎
栴檀等诸香　　和合能出是
我生希有心　　而作如是言
由昔赞迦叶　　便获如是香
彼佛时已合　　与新香无异
昼夜恒有香　　未曾有断绝

王言。大德久近得此香。比丘答曰。久已得之。王今善听。往昔过去有佛名曰迦叶。我于彼时精勤修集而得此香。时王闻已生希有心。而问比丘。我犹不悟。唯愿解说。时彼比丘而白王言。大王。至心善听。我于迦叶佛时作说法比丘在大众前。生欢喜心赞叹彼佛。即说偈言。
金色身晃曜　　欢喜生赞叹
因此福德力　　在在受生处
身身随此业　　常有如此香

胜于优钵罗　　及以瞻卜香
香气既充塞　　闻者皆欣悦
如饮甘露味　　服之无厌足

尔时大王闻斯语已。身毛皆竖。而作是言。呜呼赞佛功德乃获是报。比丘答言。大王。勿谓是果受报如此。复说偈言。

名称与福德　　色力及安乐
已有此功德　　人无轻贱者
威光可爱乐　　意志深弘广
能离诸过恶　　皆由赞佛故
如斯之福报　　贤智乃能说
受身既以尽　　获于甘露迹

尔时大王复问比丘。赞佛功德其事云何。尔时比丘说偈答言。

我于大众中　　赞佛实功德
由是因缘故　　名称满十方
说佛诸善业　　大众闻欢喜
形貌皆熙怡　　由前赞佛故
颜色有威光　　说法得尽苦
彼如来所说　　与诸修善者
作乐因缘故　　得乐之果报
云何名之佛　　说言有十力
诸有得此法　　不为人所轻
况诸说法者　　升于法座上
赞立佛功德　　降伏诸外道
以赞佛德故　　获于上妙身
便为诸人说　　可乐之正道
以是因缘故　　犹如秋满月
为众之所爱　　赞叹佛实德
穷劫犹难尽　　假使舌消澌
终不中休废　　常作如是心
世世受生处　　言说悉辩了
说佛自然智　　增长众智慧
以是因缘故　　所生得胜智
说一切世间　　皆是业缘作
闻已获诸善　　由离诸恶故
生处离诸过　　贪嗔我见等
如油注热铁　　皆悉消涸尽
如此等诸事　　何处不适意
我以因缘箭　　坏汝诸网弓
复已言辩父　　思惟善说母

尔时大王闻斯偈已。即起合掌。而作是言。所说极妙善入我心。王说偈言。

闻说我意解　　叹佛功德果
略而言说之　　常应赞叹佛

以何因缘而说此事。为说法者得大果报。诸有说法应生喜心。

（五六）

复次有大功德犹修无倦。况无福者而当懈慢。我昔曾闻。尊者摩诃迦叶。入诸禅定解脱三昧。欲使修福众生下善种子获福无量。于其晨朝着佛所与僧伽梨衣。而往乞食。时有睹者。即说偈言。

赞叹彼胜者　　着于如来衣
人天八部前　　佛分座令坐

时佛亦复赞叹迦叶。即说偈言。

汝今修行善　　如月渐增长
如空中动手　　无有障碍者
身如清净水　　无有诸尘翳
佛常于众前　　赞叹其功德
乃至未来世　　弥勒成佛时
亦复赞叹彼　　而告大众言
此是牟尼尊　　苦行之弟子
具十二头陀　　少欲知足中
最名为第一　　此名为迦叶
人天八部前　　赞叹其功德

尔时帝释见彼迦叶行步容裕。遥于宫殿合掌恭敬。其妇舍之。而问之言。汝今见谁恭敬如是。尔时帝释即说偈答。

处于欲火中　　系念常在前
虽与金色妇　　同室无着心
身依于禅定　　心意亦快乐
入城聚落中　　而欲行乞食

以智慧耕地　　坏破过恶草
是名善福田　　所种果不虚

尔时舍之以敬重心仰视帝释。而白之言。汝最尊贵居放逸处。犹有善心修于福德。帝释以偈答言。

以施因缘故　　我最得自在
天人阿修罗　　爱重尊敬我
昼夜忆念施　　故我得如是
如得多伏藏　　众宝盈满出

尊者迦叶到贫里巷乐受贫施。尔时帝释化作织师贫穷老人。舍之亦化为老母着弊坏衣。夫妇相随坐息道边。尔时尊者见彼夫妇弊衣下贱。即作是念。世之穷下不过是等。即至其所欲往安慰。织师疾起取尊者钵。以天须陀食满钵奉之。尔时尊者得是食已。内心生疑。即说偈言。

彼人极贫贱　　饮食乃殊妙
此事可惊疑　　极是颠倒相
说是偈已。而作是念。今当问谁。须自观察。即说偈言。
我是善种子　　断除他人惑
天人有所为　　犹当为解释
况我今有疑　　云何当问他
说是偈已。即以慧眼见是帝释。而作是言。呜呼乐修福者。方便求尊胜。即说偈言。
能舍尊胜相　　现形贫贱人
羸悴极老劣　　衣此弊坏衣
舍毗阇延堂　　化住息道边
说此偈已。尊者微笑。复说偈言。
我欲使无福　　得成胜福业
汝福已成就　　何故作触娆
以食施于我　　具胜五妙欲
世尊久为汝　　断除三恶道
汝不知止足　　方复求福业
尔时帝释还复释身。在众人前礼尊者足。而作是言。尊者迦叶为何所作。即说偈言。
我见施获报　　获得诸胜利
资业已广大　　倍生于信心
大德为何故　　而乃遮止我
尔时帝释。重说偈言。
人闻说施者　　犹尚能布施
况我见施报　　明了自证知
父母及亲友　　拔济欲利益
无能及布施　　离于生死苦
施报如形影　　处处与安乐
生死峻难中　　唯施相随逐
于雨风寒雪　　唯施能安乐
如行峻恶路　　资严悉具足
施能为疲乏　　安隐之善乘
峻恶贼难处　　施即是善伴
施除诸畏恐　　众救中最厚
处于怨贼中　　施即是利剑
施为最妙药　　能除于重病
行于不平处　　用施以为杖

尔时帝释说是偈已。供养尊者还升天宫。以何因缘而说是事。智慧之人明顺施福。欲使人勤修福业。帝释胜人犹尚修福。何况世人而不修施。声闻之人帝释供养。况复世尊。

（五七）

复次虽少种善必当求佛。少善求佛犹如甘露。是以应当尽心求佛。我昔曾闻。有一人因缘力故发心出家。欲求解脱即诣僧坊。值佛教化不在僧坊。彼人念言。世尊虽无我当往诣法之大将舍利弗所。时舍利弗观彼因缘。过去世时少有厌恶修善根不。既观察已。乃不见有少许善根。一身既无。乃至百千身中都无善根。复观一劫又无善根。乃至百千劫亦无善根。尊者舍利弗语彼人言。我不度汝。彼人复至余比丘所。比丘问言。汝为向谁求索出家。彼人答言。我诣尊者舍利弗所不肯度我。诸比丘言。舍利弗不肯度汝。必有过患。我等云何而当度汝。如是展转诣诸比丘都不肯度。犹如病者大医不治其余小医无能治者。既不称愿。于坊门前泣泪而言。我何薄福无度我者。四种姓中皆得出家。我造何恶独不见度。若不见度我必当死。即说偈言。

犹如清净水　　一切悉得饮
乃至旃陀罗　　各皆得出家
如此佛法中　　而不容受我
我是不调顺　　当用是活为

作是偈已。尔时世尊以慈悲心欲教化之。如母爱子。如行金山光映蔽日。到僧坊门。即说偈言。

一切种智身　　大悲以为体

佛于三界中　　觅诸受化子
犹如牛求犊　　爱念无休息

尔时世尊清净无垢。如花开敷。手光炽盛。掌有相轮网缦覆指。以是妙手摩彼人头。而告之言。汝何故哭。彼人悲哀白世尊言。我求出家。诸比丘等尽皆不听。由是涕泣。世尊问言。诸比丘不听谁遮于汝不听出家。即说偈言。
谁有一切智　　而欲测豫者
业力极微细　　谁能知深浅

时彼人者闻斯偈已。白世尊言。佛法大将舍利弗比丘智慧第一者。不听我出家。尔时世尊以深远雷音慰彼人言。非舍利弗智力所及。我于无量劫作难行苦行修习智慧。我今为汝。即说偈言。
子舍利弗者　　彼非一切智
亦非解体性　　不尽知中下
彼识有限齐　　不能深解了
无有智能知　　微细之业报

尔时世尊告彼人言。我今听汝。于佛法中使汝出家。我于法肆上求买如汝信乐之人。如法化度不令失时。佛以柔软妙相轮手。牵彼人臂入僧坊中。佛于僧前告舍利弗。以何缘故不听此子令出家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见彼有微善根。佛即告舍利弗。勿作是语。说是偈言。
我观此善根　　极为甚微细
犹如山石沙　　融消则出金
禅定与智慧　　犹如双鞴囊
我以功力吹　　必出真妙金
此人亦复尔　　微善如彼金
尔时尊者舍利弗。整郁多罗僧。偏袒右肩。胡跪叉手。向佛世尊。而说偈言。
诸论中最胜　　唯愿为我说
智慧之大明　　除灭诸黑闇
彼人于久近　　而种此善根
为得何福田　　种子极速疾

佛告舍利弗。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彼因极微非辟支佛所见境界。乃往过去有一贫人。入阿练若山采取薪柴为虎所逼。以怖畏故称南无佛。以是种子得解脱因。即说偈言。
唯见此称佛　　以是为微细
因是尽苦际　　如是为善哉
至心归命佛　　必得至解脱
得是相似果　　更无有及者

尔时婆伽婆即度彼人令得出家。佛自教化。比丘心悟得罗汉果。以是因缘故。于世尊所种少善根获报无量。况复造立形像塔庙。

（五八）

复次善根既熟得解脱果。由是之故宜应修善。我昔曾闻。世尊学道为菩萨时苦行六年。日食一麻一米。无所成办又无利益。时彼菩萨以无所得。便食百味乳糜。时五人等问菩萨言。先修苦行。尚无所得。况食乳糜而得道耶。作是语已即便舍去向波罗捺。尔时世尊既成佛已。作是思惟。何等众生应先得度。复作是念。唯彼五人有得道缘。于我有恩。作是念已诣波罗捺至五人所。即说偈言。
妙好之威光　　举体具庄严
独行众好备　　胸广相炳然
晃曜威德满　　目胜牛王眼
容仪极端整　　行如大象王
趍详独一步　　所作已成办
智行已满足　　深智为天冠
解脱帛系首　　二足人中尊
法轮王最上　　诸天作伎乐
前后而导从　　虽复诸胜王
四兵以围绕　　严驾不如佛
独游于世界　　譬如转轮王
象马车兵众　　天冠极微妙
帛盖覆其上　　如大转轮王
福利众悉备　　未若佛庄严
殊胜过于彼　　第一无等相
威德踰众圣　　众生睹容仪
超绝过日光　　人兽诸飞鸟
瞻仰佛身相　　行走皆止住

时彼五人见佛光相威德具足。智德成办不同于先。五人不识。时彼一人即向四人。而说偈言。
谁出妙光明　　照曜林山谷
犹如众多日　　从地而踊出

光网明普满　　照彻靡不周
犹如真金楼　　袈裟覆其上
又似融真金　　流散布于地
陆行诸畜兽　　及以牛王等
獐鹿及雉兔　　见佛皆停住
食草者吐出　　谛视不暂舍
孔雀舒羽翼　　犹如青莲鬘
出离放逸时　　亦皆同喜舞
欢娱出妙音　　佛游道路时
所有众生类　　心眼乐着观
即夺其二根　　不觉自往看
佛行道路时　　诸触佛脚者
七日昼夜乐　　最胜顺道行
湛然不轻躁　　身体极柔软
蹑空不履地　　行步无疲惓
又有一人。复向四人。而说偈言。
我见彼相貌　　心亦生疑惑
为是谁威光　　照曜过于日
以彼光相故　　林木皆成金

时诸人等见佛来近乃相谓曰。此人乃是释种童子。毁败苦行还以欲乐恣养其身。既舍苦行向我等边。即说偈言。
我等皆莫起　　慎莫为敬礼
但当遥指授　　语令彼处坐
佛既到已。时诸人等不觉自起。即说偈言。
面如净满月　　见之不觉起
譬如似大海　　月满则潮宗
我等自然起　　犹如人扶挽
此皆佛威德　　自然使之尔
亦如帝释幢　　余天不能动
帝释自到时　　自然而独立
我等亦如是　　佛至自然起
又如酥注火　　火则速炽盛
我等见佛德　　速起疾彼火
无数劫以来　　摧伏于憍慢
举体尊所重　　师长及父母
诸天及世人　　鬼龙夜叉等
诸有见佛者　　无敢不敬礼
智者何足疑　　应当善分别
佛若举下足　　地亦从上下
诸山如轻草　　见佛皆倾动
时彼五人见佛即起。皆共往迎。有为佛捉钵敷坐取水之者。又为佛洗足者。即说偈言。
五人见善逝　　睹佛威德盛
其心皆欢喜　　破坏本言要
三脚支澡罐　　谛视恐崩坏
皆受不语法　　于十中亦半

尔时世尊闻是偈已。寻即微笑。而告之言。汝等痴人。云何即便破汝言要。佛就坐已恭敬立侍。而作是言。慧命瞿昙。佛无憎爱意慈心。而说偈言。
我今既得道　　远离诸尘垢
汝等莫如常　　应当起恭敬
譬如以泥木　　而为作佛像
未得成就时　　脚蹋而斲削
既得成就已　　香花而敬礼
汝等亦应当　　除舍亲友意
而当恭敬我　　不应生轻慢
赞叹不生喜　　毁骂亦不嗔
我今怜愍汝　　欲使得解脱
令得寂静乐　　获诸利益事
痴爱嗔恚等　　各自有相貌
讥刺出恶言　　如以灰坌疮
我今住菩提　　称我为瞿昙
我虽无爱憎　　应生恭敬相
勿复出此言　　谤毁语他人
时彼五人虽闻此语。犹以世尊未得菩提。即说偈言。
汝先修苦行　　犹不证菩提
汝没溺淤泥　　云何得悟道
譬如弃大船　　而负于山石
欲度河难者　　云何而可得

尔时世尊知彼五人心着苦行以为正道。佛便为说离五欲故即为正道。以离行苦行亦为正道。除于二边为说中道。佛以慈为首。说偈告言。

唯智能除去　　无智愚痴障
是故须智慧　　以护于身命
有命得智慧　　床褥衣服等
饮食及汤药　　以此存身命
若无如上事　　此则身命坏
以此护身命　　坚持于禁戒
持戒得定慧　　不修苦行得
自饿断食法　　不必获于道
身坏即命败　　命坏亦无身
毁戒无禅定　　无禅亦无智
是故应护命　　亦持于禁戒
由持禁戒故　　则获禅智慧
是故应远离　　苦恼坏法身
亦离诸五欲　　不应深乐着
若乐着贪欲　　则为毁禁戒
复长于欲爱　　愚痴着苦行
自乐断食法　　或食于草叶
卧灰棘刺上　　如是损身命
不能得定慧　　是故处中道
依止如是法　　莫没欲淤泥
亦莫苦恼身　　有智应善别
如此二过患　　如月众所爱
处中亦如是　　嗜欲深污泥
人皆多沉没　　苦行燋身心
亦不免此患　　舍离是二边
中道到涅盘

尔时慧命憍陈如等。解悟佛语欲断结使。赞佛所说正直善法。即说偈言。

若以用智慧　　痴缚自然解
以此诸义等　　苦身则无益
若以戒定慧　　可获于道迹
譬如持身者　　欲灭诸过恶
应持如是心　　以是之义故
不应舍衣服　　饮食及卧具
亦莫于此物　　而生乐着心
火[廾/积]及雪聚　　汝应悉舍离
在于火聚所　　及安住雪边
二俱应将息　　不宜更远去

时憍陈如顺解此事。佛观察已赞言善哉。即说偈言。

饮食及医药　　房舍卧具等
欲爱身命者　　节量得时宜
于此众美馔　　不应生染着
亦不全舍离　　譬如大火聚
体性是烧然　　智者随时用
种种生利益　　然不为所烧

时尊者憍陈如得闻慧已。欲入思慧。久思惟已。即白佛言。世尊。舍于饮食及众乐具。乃更非是修道法耶。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佛告憍陈如　　汝应体信我
若有所疑者　　随事宜可问
汝止疑网林　　我以智火焚

时憍陈如闻说是已。极为欢喜。颜色怡悦。即白佛言。世尊。唯愿听我说所疑事。即说偈言。

厌恶发足处　　甚为难苦行
舍是难苦行　　而着于五欲
比丘为云何　　而得离于欲

尔时世尊告憍陈如言。观苦圣谛得背生死。时憍陈如即从坐起。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我犹未解。愿佛为我方便解说。云何欲解脱而观苦圣谛。佛观憍陈如已得闻思慧。今当称时节为说修慧法。佛即为说转法轮修多罗。告比丘。此苦圣谛昔所未曾闻。我得正观眼智明觉。广说如转法轮经中所说。问曰。为憍陈如说法。何故自说佛所得法。答曰。为显无师独悟法故。问曰。何以复言先所未曾闻法耶。答曰。为断彼疑阿兰迦兰郁头蓝弗等边闻法得解。为断如是疑故。是故说言我先未曾闻。如今显示。现为己力中道说故。若有人能修中道者。不从他闻而能得解真谛之义。佛为现四谛。阿若憍陈如。如应见谛。顺于中道见四真谛。即得道果已。欢喜涕泪。从坐而起。顶礼佛足。即说偈言。

如狗患头疮　　蛆虫所啖食
良医用油治　　既不识他恩

反更向医吠　　佛以禅定油
热以智威德　　除我结使虫
我为无明盲　　不知为益己
大悲故自来　　反更生触恼
一切诸天等　　尚应生供养
于法自在者　　今听我忏悔
我先谓苦行　　获一切种智
愚痴盲瞑故　　翳障生是心
我今闻所说　　发除无智膜
今始真实知　　自饿非真法
世尊示世间　　趣向解脱道
外道论少义　　庄严诸言辞
所说辞美妙　　多奸而谄伪
欺诳于世间　　愚痴自缠缚
善逝言辞广　　照了无不解
何故说是事。为五比丘故。除去于二边修行于中道。见谛成道果。
（五九）

复次众生造业各受其报。我昔曾闻。有一贫人作是思惟。当诣天祠求于现世饶益财宝。作是念已语其弟言。汝可勤作田作好为生计。勿令家中有所乏短。便将其弟往至田中。此处可种胡麻。此处可种大小麦。此处可种禾并种大小豆。示种处已向天祠中为天祀弟子。作大斋会。香华供养。香泥涂地。昼夜礼拜求恩请福。悕望现世增益财产。尔时天神作是思惟。观彼贫人于先世中颇有布施功德因缘不。若少有缘。当设方便使有饶益。观彼人已了无布施少许因缘。复作是念。彼人既无因缘。而今精勤求请于我。徒作勤苦。将无有益。复当怨我。便化为弟来向祠中。时兄语言。汝何所种来复何为。化弟白言。我亦欲来求请天神。使神欢喜求索衣食我虽不种以天神力田中谷麦自然足得。兄责弟言。何有田中不下种子望有收获无有是事。即说偈言。
四海大地内　　及以一切处
何有不下种　　而获果实者

尔时化弟质其兄言。世间乃有不下种子不得果耶。兄答弟言。实尔不种无果。时彼天神还复本形。即说偈言。
汝今自说言　　不种无果实
先身无施因　　云何今获果
汝今虽辛苦　　断食供养我
徒自作勤苦　　又复扰恼我
何由能使汝　　现有饶益事
若欲得财宝　　妻子及眷属
应当净身口　　而作布施业
不种获福利　　日月及星宿
不应照世界　　以照世间故
当知由业缘　　天上诸天中
亦各有差别　　福多威德盛
福少鲜威德　　是故知世间
一切皆由业　　布施得财富
持戒生天上　　若无布施缘
威德都损减　　定慧得解脱
此三所获报　　十力之所说
此种皆是因　　不应扰乱我
是故应修业　　以求诸吉果
（六○）

复次种子得果非是吉力。是故不应疑着吉相。我昔曾闻。有一比丘诣檀越家。时彼檀越既嚼杨枝以用漱口。又取牛黄用涂其额。捉所吹贝戴于顶上。捉毗勒果以手擎举。以着额上用为恭敬。比丘见已而问之言。汝以何故作如是事。檀越答言。我作吉相。比丘问言。汝作吉相有何福利。檀越答言。是大功德汝今试看。所云吉相能使应死者不死。应鞭系者皆得解脱。比丘微笑而作是言。吉相若尔。极为善哉。如是吉相为何从来为出何处。檀越答言。此牛黄者乃出于牛心肺之间。比丘问言。若牛黄者能为吉事。云何彼牛而为人等绳拘穿鼻耕驾乘骑。鞭挞锥刺种种挝打。饥渴疲乏耕驾不息。檀越答言。实有是事。比丘问言。彼牛有黄尚不自救。受苦如是。云何乃能令汝吉耶。即说偈言。
牛黄全在心　　不能自救护
况汝磨少许　　以涂额皮上
云何能拥护　　汝宜善观察

时彼檀越思惟良久默不能答。比丘又问。此名何物。白如雪团。为从何出。以水浸渍吹乃出声。檀越答言。名为贝因海而生。比丘问言。汝言贝者从海中出置舍陆地。日暴苦恼经久乃死。檀越答言实尔。比丘语言。此不为吉。即说偈言。
彼虫贝俱生　　昼夜在贝中
及其虫死时　　贝不能救护
况今汝暂捉　　而能为吉事

善哉如此事　　汝今应分别
汝今何故尔　　行于痴道路

尔时檀越低头默然思不能答。比丘念言。彼檀越者意似欲悟。我今当问。告檀越言。世人名为如欢喜丸者为是何物。檀越答言。名毗勒果。比丘告言。毗勒果者是树上果。人采取时以石打之。与枝俱堕。由是果故树与枝叶。俱共毁落为尔不耶。檀越答言实尔。比丘语言。若其尔者云何汝捉便望得吉。即说偈言。

此果依树生　　不能自全护
有人扑取时　　枝叶随殒落
又采用作薪　　干则用然火
彼不能自救　　云何能护汝

尔时檀越具闻所问而不能对。白比丘言。大德。如上所问实无吉相。我有所疑愿为我说。比丘答言。随汝所问我当说之。时彼檀越。以偈问言。

往古诸胜人　　合和说是吉
然实观察时　　都无有吉相
云何相传习　　横说有是吉
以何因缘故　　愿为我解说

尔时比丘答彼人言。一切诸见于生皆有因缘本末。即说偈言。

往昔劫初时　　一切皆离欲
后来欲事兴　　离欲入深林
处林乐欲者　　还来即向家
唱作如是言　　无欲无妻子
不得生天上　　多人说是语
谓此语为实　　由信是语故
即便求索妇　　欲事既已广
迭互自庄严　　更共相诳惑
遂复生憍慢　　憍慢勇健者
为欲庄严故　　造作此吉书
为人讥呵言　　云何似妇女
而作是庄严　　彼人诈称说
我乃作吉事　　非自为庄严
牛黄贝果等　　皆是庄严具
由是因缘故　　吉事转增广
一一因缘起　　皆由妇庄严
愚人心憍慢　　谓为实是吉

尔时檀越闻说此偈衣毛皆竖。即说偈言。

人当近善友　　赞叹胜丈夫
由彼胜人故　　善分别好丑
是故应柔顺　　于诸世界中
佛语皆真实　　不求于长短
亦不存胜负　　所说有因缘
事事有原本　　我今亦解了
福业皆是吉　　恶业中无吉
吉与不吉等　　皆从果因缘

尔时比丘告檀越言。善哉善哉。汝是善丈夫。汝知正道。即说偈言。

一切诸世间　　皆由善恶业
善恶生五道　　业持众生命
业缘作日月　　白月十五日
黑月十五日　　恶业虽微细
名为黑月初　　善业名白月
以业名白月　　以业分别故
是故有黑白　　诸有福业者
不善皆成吉　　犹如须弥山
黑白皆金色　　诸无福业者
吉相为不吉　　如似大海水
好恶皆碱味　　一切诸世间
皆从业缘有　　是故有智者
皆应离恶业　　远离邪为吉
勤修于善业　　犹如种田者
安置吉场上　　若不下种子
而获果报者　　是则名为吉

何以故。说是应常勤听法。以听法故能除愚痴。心能别了于诸善恶。

大庄严论经卷第十一
（六一）

复次少智之人见佛相好犹发善心。况复智慧大德之人。而当不发于善心耶。我昔曾闻。佛在舍卫国。时波斯匿王请佛及僧。于九十日夏坐安居。集诸牛群近佛精舍[(壳-一)/牛]乳供佛。时有干婆罗门贪牛乳故。共牧牛人行止相随。时牧牛人闻婆罗门诵韦陀上典悉皆通利善了分别。或

有婆罗门但有空名实无知晓。又有明知咒术不解韦陀。有明韦陀不知咒术。尔时世尊于夏四月安居已讫。于自恣时王敕牧人。今不须乳。随逐水草放汝诸牛。又敕之言。汝若去时必往辞佛。佛若说法汝好谛听。时彼牧人作如是念。佛世尊者是一切智为非是乎。作是念已向只陀林诣世尊所。

尔时世尊大众围绕坐于树下。知牧牛人来至林中。即为牧牛人于身毛孔出诸光明。其光照曜映蔽林野。如融金聚。又如雨酥降注火中。牧人视之无厌。即生希有难见之想。各相谓言。此光明者如瞻卜花遍满林中。为是何光。即说偈言。

斯林甚严丽　光色忽改常
将非天宝林　移殖此园耶
晖赫如金楼　亦如天帝幢
其明过电光　炽炎踰酥火
或日月天子　降游此林间

时牧牛者说此偈已。向只陀林至世尊所。睹佛圆光如百千日。三十二种大人之相炳着明了。各皆欢喜生希有想。各各赞叹。即说偈言。

释种王子身　端严甚辉妙
威光极盛炽　睹之生欢悦
身心皆快乐　善哉寂淡泊
湛然无畏惧　略说其色相
善称于种智　世间皆传说
真实不虚妄　咸言是佛陀
无不称佛者　忆持着于心
口亦如是说　粗略其旨要
不可具广说　总说其要言
是释种中日　名实称色像
色像亦称名　相好及福利
炳然而显现　犹如于众宝
罗列自严饰　威德甚赫奕
圆光满一寻　犹如真金山
能夺众人目　乐观不舍离
众人之所爱　体是一切智
如人大叫唤　口唱如是言
一切种智者　今在此身中
世间出种智　必在于此中
何有功德智　不视如此智
如此妙身器　真实能堪受
功巧及画素　未曾见是像
终更不生疑　言非一切智
如此妙形容　功德必满足
极有此妙形　终不空无德
应须决定解　不应逐音声

尔时牧人作如是言。我等应当用决定解。复作是念。今我牧牛有何智力而用决了。我等亦可决定解知。云何可知。又言。我等虽复牧牛可分别知。彼生王宫智能技术一切皆学。不应知彼牧牛之法。我今当问牧牛之事。其必不知。即说偈言。

韦陀与射术　医方及祠祀
天文并声论　文笔根本论
立天祀之论　诸论之因本
辞辩巧言论　善学淫泆论
求觅财利论　清净种姓论
一切万物论　十种名字论
算数计校论　围棋博奕论
原本书学论　音乐倡伎论
吹贝歌法论　舞法笑法论
欺弄及庠序　举动花鬘论
如是等诸论　悉皆善通达
按摩除疲劳　善别摩尼价
善别衣帛法　彩色及腊印
机关与胡胶　射术计合离
又善知裁割　刻雕成众像
文章与书画　无不悉通达
又复善能知　和香作华鬘
善知占梦法　善知飞鸟音
善知相男女　善知象马法
又善知鼓音　及以击鼓法
善知斗战法　善知不斗战
调马弄槊法　善知跳踯法
善知奔走法　善知济度法

如是等诸法　　无事不明练

如是诸胜众智技能。尽是王子之所通利。若知此事是其所学。是不为奇。若知浅近凡庶所学牧牛之法。当知真是一切智人。于是牧人即问佛言。几法成就于牧牛法令牛增长。佛告之曰。成就十一法。牛群增长得不损减。若不知色。又不知相。不知早起及以拂拭。不知覆疮。不知作烟。不知大道法。不知牛善行来欢喜法。不知济度处。不知好放牧处。不善知[(壳-一)/牛]乳留遗余法。不善料理牛主盗法。若不善知如是法者。不名为解牧牛之法。若知此法名为善解。时诸牧人闻斯语已皆生欢喜。而作是言。我等宿老放牛之人。尚所不知。况我等辈而能得知此十一法。是故当知。如来世尊具一切智。诸牧牛人心生信解求佛出家。佛即为说。有十一法比丘应学。如修多罗中广说。

（六二）

复次不求供养及与恭敬。如是大人唯求持行。我昔曾闻。如来在舍卫国只树给孤独园。九十日中夏安居讫。世尊欲去。须达多即请世尊在此而住。尔时如来不受其请。毗舍佉鹿子母诸优婆夷等亦求请佛。如来不许。舍卫国中优婆塞等并诸宿旧大臣辅相亦求请佛。迦毗梨王诸兄弟等并只陀诸王子波斯匿王等亦求请佛。尔时世尊各皆不许。尔时须达多以佛不许不果所愿。还诣家中忧恼涕泣。如来往昔为菩萨时。诣迦兰郁头蓝弗所。彼诸徒众与佛别时生大苦恼。况须达多见于真谛。是佛优婆塞奉事已久。与世尊别而当不悲恼耶。如本行中广说。

时须达多婢字福梨伽。从外持水来入至须达所。以已持水置大器中。倒水未讫。见长者悲涕。以瓶置地。白长者言。以何因缘而悲涕耶。时长者须达多答婢言。世尊欲诣余方。诸大长者国王大臣各各求请。皆不欲住故我悲涕。婢白长者言。不能请佛住于国耶。长者语言。我等尽力劝请及城中诸人诸胜婆罗门等咸皆劝请。悉亦不受。诸王大臣劝请如来。皆悉疲极不能使住。世间真济今必欲去。以恋慕故忧惨不乐。长者语福梨伽言。非独于我生于忧苦。舍卫国人悉亦不乐。即说偈言。

舍卫国内人　　老少及男女
皆悉生忧恼　　喻如月蚀时
人人皆忧惧　　咸应共求请

尔时福梨伽闻斯偈已。颜色怡悦心怀欢喜。白长者言。应作欢悦莫生忧恼。我能请佛使住于国。时须达多即语婢言。此国王等及与诸人劝请如来不能使住。汝今自言。我能请佛使住国者。不信汝语。时福梨伽答言。我今必能。尔时须达闻福梨伽所说心生喜踊。即问婢言。汝有何力。福梨伽言。我无余力。世尊自有大悲之心。即说偈言。

依止种智住　　悲如母念犊
求觅受化子　　心无有疲厌
众生处深有　　如来常欲拔
喻如母失犊　　求觅得乃住
我捉大悲衣　　其必能使还
佛不取种族　　富贵及端正
财色与好恶　　唯观增上信
善根成熟者　　若见此众生
悲愍而济拔　　我今若留佛
国内诸人民　　咸皆生欢喜

尔时福梨伽负水。衣湿犹未得干。即与徒伴往诣只洹。时彼国王及大众等悉在只洹。是时大众开避道路。使福梨伽得至佛所。本种善根皆悉开敷。高声请佛。而说偈言。

国王及大臣　　刹利婆罗门
一切诸胜人　　无不供养佛
我今心愿乐　　亦复欲供养
今欲求请佛　　世尊愿垂听
虽知诸胜人　　劝请于世尊
如来大慈悲　　应当受我请
世尊心平等　　悉无有高下
极贱卑下人　　及高胜帝释
我堕贫穷海　　波浪诸苦中
沉溺无穷已　　常闻苦恼声
世尊应愍伤　　拯拔贫恶燋
我今深敬信　　众中坚胜者
大悲应证知　　大地及虚空
一切世界中　　皆悉而知见
无有不了者　　唯佛具足眼
一切无不知　　今我无供养
请佛及众僧　　唯有信受解
此身非己有　　属他不自由
不得随从佛　　唯愿受我请
佛若远去者　　我心如狂醉
色身已供养　　佛若住此者
我得敬法身　　佛所说法者
我悉能受行　　善哉唯愿住

速与我言教　　贵贱等无异
众生中坚实　　一切世间共
不请之亲友　　网缦皆覆指
相轮庄严手　　一切皆恐怖
佛以手安慰　　谁有上大悲
慈称满世间　　皆是真济声
六师称种智　　先已调伏之
谁能大众前　　无畏师子吼
名闻遍三界　　动摇行住者
世界尽闻知　　谁有无缺失
唯佛世尊能　　善哉愿和悦
归依三宝心　　犹如犊念母
为诸众生故　　极作难苦行
疲劳来至此　　说于八正路
开示甘露道　　人雄堪作器
尔时福梨伽善根已熟。佛婆伽婆出梵音声。以偈告福梨伽曰。
汝既善方便　　能令我还住
汝以言辞钩　　能制诸龙象
汝有坚固志　　度量极宽广
能以精勤心　　求请使我住
我今当云何　　不受于汝请
若遥观汝心　　犹应当来赴
况今见汝身　　而当舍弃去
我不为财利　　富贵及名称
以汝坚实心　　我当久住此
观汝清净心　　犹如贤胜马
庄严具鞍鞯　　谁不乘游巡
我为众多人　　为作解脱因
是故舍离家　　不为利养系
犹如大龙象　　以系用系之
利养亦如是　　不能禁制我
我本处胎时　　在彼暗冥中
犹思益众生　　况今成正觉
苦行积无量　　犹恒自干燋
不为诸众生　　我应入涅盘
为欲度众生　　是以住于世
我为诸众生　　投岩及赴火
我为化彼故　　不避诸苦恼
亦不辞疲倦　　为满福梨伽
故复还止住　　福梨伽应知
我今满汝愿　　我为化众生
担是毒蛇聚　　我为福伽住
舍卫城众生　　皆生希有想
各唱如是言　　呜呼佛希有
不受国王语　　亦不为大臣
不为国城人　　亦不为女人
柔软微妙语　　佛为教化者
见此善心故　　即便为止住
一切行住者　　知佛为福伽
是故为止住　　不为诸利养
名利及财贿　　佛无诸结使
为于受化者　　行止及坐卧
常观诸众生　　为于众生故
应行即便行　　应住寻止住
（六三）

复次护持禁戒宁舍身命终不毁犯。我昔曾闻。有一比丘次第乞食。至穿珠家立于门外。时彼珠师为于国王穿摩尼珠。比丘衣色往映彼珠其色红赤。彼穿珠师即入其舍为比丘取食。时有一鹅见珠赤色其状似肉。即便吞之。珠师持食以施比丘。寻即觅珠不知所在。此珠价贵王之所有。时彼珠师家既贫穷失王贵珠。以心急故。语比丘言。归我珠来。尔时比丘作是思惟。今此珠者鹅所吞食。若语彼人将必杀鹅以取其珠。如我今者苦恼时至。当设何计得免斯患。即说偈言。
我今护他命　　身分受苦恼
更无余方便　　唯我命代彼
我若语彼人　　云是鹅所吞
彼人未必信　　复当伤彼命
云何作方便　　己身得全济
又不害彼鹅　　若言他持去
此言复不可　　设身得无过
不应作妄语　　我闻婆罗门

为命得妄语　　我闻先圣说
宁舍于身命　　终不作虚诳
佛说贼恶人　　以锯割截身
虽受此苦痛　　终不毁坏法
妄语得全活　　犹尚不应作
宁以护戒心　　而舍于身命
我若作妄语　　诸同梵行人
称讥我破戒　　如是称讥轻
犹能燋我心　　以是因缘故
不应毁禁戒　　今入大苦中
我今应当学　　如鹅饮水乳
能使其乳尽　　唯独留其水
我今亦当尔　　去恶而取善
经作如是说　　智者共婴愚
虽复同其事　　终不从彼恶
善人能弃恶　　如鹅饮水乳
我今舍身命　　为此鹅命故
缘我护戒因　　用成解脱道

尔时穿珠师闻斯偈故。语比丘言。还我珠来。若不见还汝徒受苦终不相置。比丘答言。谁得汝珠默然而立。珠师语言。更无余人谁偷此珠。时彼珠师即闭门户语比丘言。汝于今日好自坚持。比丘寻即四向顾望无可恃怙。如鹿入围莫知所趣。比丘无救亦复如是。

尔时比丘即自敛身端正衣服。彼人又复语比丘言。汝今将欲与我斗耶。比丘答言。不共汝斗。我自共彼结使贼斗。所以尔者。恐于打时身形现故。我等比丘设使困苦临终之时。犹常以衣用自覆护不露形体。尔时比丘复说偈言。
世尊具惭愧　　我今随顺学
乃至命尽时　　终不露形体

时彼珠师语比丘言。颇有不惜身命者耶。比丘答言。我出家法至于解脱常护身命。虽处峭难而全身命。今我决定舍于此身。使出家众称美我名。即说偈言。
我舍身命时　　堕地如干薪
当使人称美　　为鹅能舍身
亦使于后人　　皆生忧苦恼
而舍如此身　　闻者勤精进
修行于真道　　坚持诸禁戒
有使毁禁者　　愿乐于持戒

尔时珠师语比丘言。汝向所说谄曲不实。复欲使人称其美名。比丘答言。汝谓我今着染衣有虚妄耶。何故现美。不为谄曲自欢喜耳。亦不使人称叹我名。欲使世尊知我至心。即说偈言。
大仙之弟子　　为持禁戒故
舍于难舍命　　使诸世间人
于诸出家者　　生未曾有想
今虽未生想　　将来必当生

时珠师执缚比丘而加打棒。问比丘言。珠在何处还我珠来。比丘答言。我不得珠。珠师涕泣心生悔恨。又以王珠益以苦恼。即说偈言。
咄哉此贫穷　　我知善恶业
生于悔恨心　　咄哉此贫穷
由贫故造恶

时穿珠师即便涕泣顶礼比丘足。而白之言。赐我欢喜还与我珠。汝莫自燋亦莫娆我。比丘答言。我实不取。珠师复言。此比丘甚是坚[革*卬]。受是苦恼犹言不得。时彼珠师以贫切故无由得珠更复嗔打。时彼比丘两手并颈并被系缚。四向顾望莫知所告必空受死。时彼比丘而作是念。生死受苦皆应如是。应当坚辞无犯戒律。若当毁戒受地狱罪有过今苦。即说偈言。
当念一切智　　大悲为体者
是我尊重师　　当忆佛所告
富那伽之言　　又复当忆念
林间忍辱仙　　割截于手脚
并劓其耳鼻　　不生嗔恚心
比丘应当忆　　修多罗中说
佛告于比丘　　若以铁锯解
支节手足等　　不应起恶心
但当专念佛　　应当念出家
及忆诸禁戒　　我于过去世
淫盗舍身命　　如是不可数
羊鹿及六畜　　舍身不可计
彼时虚受苦　　为戒舍身命
胜于毁禁生　　假欲自拥护

会归终当灭　　不如为持戒
为他护身命　　舍此危脆身
以求解脱命　　虽俱舍身命
有具功德者　　有无所得者
智者护身命　　命称具功德
愚者舍身命　　徒丧无所获
时彼比丘语穿珠师言。莫舍悲心极为苦哉。时穿珠师涕泣懊恼。而说偈言。
我虽打扑汝　　极大生苦恼
忆王责我珠　　复欲苦治汝
今汝舍是苦　　亦使我离恶
汝是出家人　　应断于贪欲
宜舍贪爱心　　还当与我珠
比丘微笑。而说偈言。
我虽有贪心　　终不利此珠
汝当听我说　　我今贪名称
智者所叹羡　　亦贪于禁戒
及以解脱法　　最是我所贪
甘露之道迹　　于汝摩尼珠
实无贪利心　　我着粪扫衣
乞食以为业　　住止于树下
以此我为足　　以何因缘故
乃当作偷贼　　汝宜善观察

穿珠师语比丘言。何用多语。遂加系缚倍更挝打以绳急绞。耳眼口鼻尽皆血出。时彼鹅者即来饮血。珠师嗔忿打鹅即死。比丘问言。此鹅死活。珠师答言。鹅今死活何足故问。时彼比丘即向鹅所。见鹅既死涕泣不乐。即说偈言。
我受诸苦恼　　望使此鹅活
今我命未绝　　鹅在我前死
我望护汝命　　受是极辛苦
何意汝先死　　我果报不成

穿珠师问比丘言。鹅今于汝竟有何亲愁恼乃尔。比丘答言。不满我愿所以不乐。我先作心望代鹅命。今此鹅死愿不满足。珠师问言。欲作何愿。比丘答言。佛作菩萨时。为众生故割截手足不惜身命。我欲学彼即说偈言。
菩萨往昔时　　舍身以贸鸽
我亦作是意　　舍命欲代鹅
我得最胜心　　欲全此鹅命
由汝杀鹅故　　心愿不满足
珠师问言。汝作是语我犹不解。汝当为我广说所由。尔时比丘说偈答言。
我着赤色衣　　映珠似肉色
此鹅谓是肉　　即便吞食之
我受此苦恼　　为护彼鹅故
逼切甚苦恼　　望使得全命
一切诸世间　　佛皆生子想
都无功德者　　佛亦生悲愍
瞿昙是我师　　云何害于物
我是彼弟子　　云何能作害

时彼珠师闻是偈已即开鹅腹而还得珠。即举声哭。语比丘言。汝护鹅命不惜于身。使我造此非法之事。即说偈言。
汝藏功德事　　如以灰覆火
我以愚痴故　　烧恼数百身
汝于佛摽相　　极为甚相称
我以愚痴故　　不能善观察
为痴火所烧　　愿当暂留住
少听我忏悔　　犹如脚跌者
扶地还得起　　待我得少供
时彼珠师叉手合掌向于比丘。重说偈言。
南无清净行　　南无坚持戒
遭是极苦难　　不作毁缺行
不遇如是恶　　持戒非希有
要当值此苦　　能持禁戒者
是则名为难　　为鹅身受苦
不犯于禁戒　　此事实难有
时穿珠师既忏悔已。即遣比丘还归所止。
大庄严论经卷第十二
（六四）

复次佛法难闻。如来往昔为菩萨时。不惜身命以求于法。是故应当勤心听法。我昔曾闻鸽缘譬

喻。有邪见师为释提桓因说颠倒法。彼外道师非有真智。自称为一切智。说言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时帝释闻是语已。心怀不悦极生忧愁。尔时帝释见诸世间。有苦行者尽到其所推求一切智。如帝释问经中偈说。

我今意欲求　　不能得满足
昼夜怀疑惑　　莫识是与非
我于久远来　　恒思广推求
不知大真济　　今为何所在

毗首羯磨白帝释言。处于天上不应忧愁。世间拘尸国王名曰尸毗。精勤苦行求三藐三菩提。智者观已。是王不久必当成佛可往亲近。帝释答言。彼之所作不移动耶。即说偈言。

犹如鱼生子　　虽多成者少
又如庵罗果　　生熟亦难别
菩萨亦如是　　发心者甚多
成就者极少　　若作难苦行
而不退转者　　可说决定得
欲知菩萨者　　执心必坚固

毗首羯磨言。我等今当而往试看。若实不动当修供养。尔时帝释为欲观察菩萨心故自化作鹰。语毗首羯磨。汝化作鸽。时毗首羯磨即化作鸽。身如空青眼如赤珠。向帝释所。尔时帝释生怜愍心语毗首羯磨。我等云何于菩萨所而生逼触。为彼尸毗王作苦恼事。虽复受苦如炼好宝数试知真。试宝之法断截屈折火烧椎打。乃始知真。尔时化鸽为鹰所逐。鸽现恐怖。于大众前来入尸毗王腋下。其色青绿如莲花叶。其光赫奕如黑云中虹。嘴白严丽。诸人皆生希有之想。即说偈言。

有实慈悲心　　众生皆体信
如似日暗时　　趣于自己巢
化鹰作是言　　愿王归我食

尔时大王闻鹰语已。又见彼鸽极怀恐怖。即说偈言。

彼鸽畏鹰故　　连翩来归我
虽口不能言　　怖泣泪盈目
是故于今者　　宜应加救护

尔时大王安慰鸽故。复说偈言。

汝莫生惊怖　　终不令汝死
但使吾身存　　必当救于汝
岂独救护汝　　并护诸众生
我为一切故　　而作役力者
如受国人雇　　六分输我一
我今于一切　　即是客作人
要当作守护　　不令有苦厄

尔时彼鹰复白王言。大王。愿放此鸽是我之食。王答鹰言。我久得慈于众生所尽应救护。鹰问王言。云何久得。尔时大王。即说偈言。

我初发菩提　　尔时即摄护
于诸众生等　　尽生慈愍心

鹰复以偈答言。

此语若真实　　速应还我鸽
若我饥饿死　　汝即舍慈心

王闻是已即便思惟。如我今者处身极难。我当云何筹量得理。作是念已即答鹰言。颇有余肉活汝命不。鹰答王言。唯新肉血可济我命。尔时大王作是思惟。当作何方。即说偈言。

一切诸众生　　我常修护念
如此热血肉　　不杀终不得

作是念已。唯己身肉可以济彼。此极为易。复说偈言。

割于自己肉　　而用与彼鹰
乃至舍己身　　当护恐怖命

尔时大王说是偈已便语鹰言。汝食我肉为得活不。鹰言可尔。愿王秤量身肉使与鸽等。而以与我。尔乃食之。尔时大王闻是语已心生欢喜。即语侍人速取秤来。以割我肉贸此鸽身。今正是我大吉会日。云何是吉会。即说偈言。

老病所住处　　危脆甚臭秽
久应为法故　　舍此贱秽肉

时王侍人奉敕取秤。尔时大王虽见秤来都无愁色。即出其股。脚白滑泽如多罗叶。唤一侍人。即说偈言。

汝今以利刀　　割取我股肉
汝但顺我语　　莫生疑畏想
不作难苦行　　不得一切智
一切种智者　　三界中最胜
菩提以轻缘　　终不可获得
是故我今者　　极应作坚固

尔时侍人悲泪满目。叉手合掌作如是言。愿见愍恕我不能作。我常受王供给使令。何忍以刀割王股肉。即说偈言。

王是救济者　　我设割王肉
我身及与刀　　应疾当堕落

尔时大王手自捉刀欲割股肉。辅相大臣号泣谏诤不能令止。城内诸人亦各劝请。不随其语割于股肉。亲近诸人亦各返顾不忍见之。婆罗门各掩其目不忍能观。宫中婇女举声悲哭。天龙夜叉[乳-孚+卓]闼婆阿修罗紧那罗摩睺罗伽等。在虚空中各相谓言。如此之事信未曾有。尔时大王身体软弱。生长王宫未曾遭苦。举身毒痛迷闷殒绝。而自劝喻。即说偈言。

咄心应坚住　　如此微小苦
何故乃迷闷　　汝观诸世间
百千苦缠逼　　无归无救护
无有覆育者　　悉不得自在
唯有汝心者　　当为作救济
何故不自责　　横生苦恼想

释提桓因作是念。今此大王所为甚苦心能定不。即欲试之作如是言。汝今苦痛甚难可忍。何不罢休受恼乃尔。汝今以足不须作是放鸽使去。菩萨微笑而答之言。终不以痛违我誓心。假设有痛过于是者。终无退想。今以小苦方于地狱不可为喻。故应起意于苦恼众倍生慈悲。作是念已。即说偈言。

我今割身苦　　心意极广大
智小志弱者　　受于地狱痛
如此苦长远　　深广无崖畔
云何可堪忍　　我愍如是等
是故应速疾　　急求于菩提
如是等诸苦　　救拔令解脱

时天帝释复作是念。大王所作故未大苦。复有苦恼甚于是者心为动不。我今当试。作是思惟默然不语。时彼大王以所割肉着秤一头。复以鸽身着秤一头。鸽身转重。复割两[月*坒]及以身肉用着秤头。犹轻于鸽。时彼大王深生疑怪。何缘乃尔。即便举身欲上秤上。时鹰问言。汝何故起为欲悔耶。大王答言。我不欲悔。乃欲以身都上秤上救此鸽命。尔时大王欲上秤时颜色怡悦。左右亲近都不忍视。又驱诸人不忍使见。时王语言。恣意使看。时彼大王割身肉尽。骨节相扠。犹如画像在于雨中毁灭难见。尔时大王作是唱言。我今舍身。不为财宝。不为欲乐。不为妻子。亦不为宗亲眷属。乃求一切种智救拔众生。即说偈言。

天人阿修罗　　[乳-孚+卓]闼婆夜叉
龙及鬼神等　　一切众生类
有见我身者　　皆令不退转
为贪智慧故　　苦毒割此身
欲求种智者　　应当坚慈心
若不坚实者　　是则舍菩提

尔时大王不惜身命即登秤上。时诸大地六种震动。犹如草叶随波震荡。诸天空中叹未曾有。唱言。善哉善哉。真名精进志心坚固。即说偈言。

我护彼命故　　自割己身肉
纯善怀悲愍　　执志不动转
一切诸天人　　皆生希有想

尔时化鹰叹未曾有。彼心坚实不久成佛。一切众生将有恃怙。释复本形在大王前。语毗首羯磨还复尔身。我等今当共设供养。而此菩萨志力坚固。犹须弥山处于大海终无动摇。菩萨之心亦复如是。即说偈言。

我等应供养　　勇猛精进者
今当共起发　　赞叹令增长
诸有留难苦　　应当共遮止
与其作伴党　　修行久坚固
安住大悲地　　一切种智树
萌芽始欲现　　智者应拥护

毗首羯磨语释提桓因言。今大王于一切众生体性悲愍。当使彼身还复如故。愿一切众生智心不动。尔时帝释问彼王言。为于一鸽能舍是身不忧恼耶。尔时大王以偈答言。

此身归舍弃　　犹如彼木石
会舍与禽兽　　火烧地中朽
以此无益身　　而求大利益
应当极欢喜　　终无忧悔心
谁有智慧者　　以此危脆身
博贸坚牢法　　而当不欣庆

尔时帝释语大王言。此语难信。又如此事实未曾有。谁可信者。大王答言。我自知心。世有大仙能观察者。必知我心实无返异。帝释语言。汝作实语。尔时大王作是誓言。若我今者心无悔

恨。当使此身还复如故。尔时大王观己所割身肉之处。即说偈言。

我割身肉时　　心不存苦乐
无嗔亦无忧　　无有不喜心
此事若实者　　身当复如故
速成菩提道　　救于众生苦

说是偈已。尔时大王所割身肉还复如故。即说偈言。

诸山及大地　　一切皆震动
树木及大海　　涌没不自停
犹如恐怖者　　战掉不自宁
诸天作音乐　　空中雨香花
钟鼓等众音　　同时俱发声
天人音乐等　　一切皆作唱
众生皆扰动　　大海亦出声
天雨细末香　　悉皆满诸道
花于虚空中　　迟速下不同
虚空诸天女　　散花满地中
若干种彩色　　金宝校饰衣
从天如雨坠　　天衣诸缕缋
相触而出声　　诸人屋舍中
宝器自发出　　庄严于舍宅
自然出声音　　犹如天伎乐
诸方无云翳　　四面皆清明
微风吹香气　　河流静无声
夜叉渴仰法　　增长倍庆仰
不久成正觉　　歌咏而赞誉
内心极欢喜　　诸胜乾闼婆
歌颂作音乐　　美音轻重声
赞叹出是言　　不久得成佛
度于誓愿海　　速疾到吉处
果愿已成就　　忆念度脱我

时彼帝释共毗首羯磨供养菩萨已还于天宫。

（六五）

复次应近善知识。近善知识者结使炽盛能得消灭。我昔曾闻。素毗罗王太子名娑罗那。时王崩背。太子娑罗那不肯绍继。舍位与弟。诣迦旃延所求索出家。既出家已。随尊者迦旃延。诣巴树提王国在彼林中住止。巴树提王将诸宫人。往诣彼林中眠息树下。彼尊者娑罗那乞食回还坐静树下。时诸宫人性好华果。诣于林中遍行求觅。娑罗那比丘盛年出家极为端正。尔时宫人见彼比丘年既少壮容貌殊特生希有想。而作是言。佛法之中乃有是人出家学道。即绕边坐。时巴树提王既眠寤已。顾瞻宫人及诸左右。尽各四散求觅不得。王即自求所在追寻。见诸宫人绕比丘坐听其说法。即说偈言。

虽着鲜白衣　　不如口辩说
千女围绕坐　　爱敬其容貌

尔时彼王以嗔忿故语比丘言。汝得罗汉耶。答言不得。汝得阿那含耶。答言不得。汝得须陀洹耶。答言不得。汝得初禅二禅乃至四禅耶。答言不得。尔时彼王闻是语已甚大忿怒。语尊者言。汝非离欲人。何缘与此宫人共坐。即敕左右执此比丘。剥脱衣服唯留内衣。以棘刺杖用打比丘。时宫人等涕泣白王。彼尊者无有罪过。云何挝打乃至如是。王闻是语倍增嗔忿挝打过甚。尔时尊者。先是王子。身形柔软不更苦痛。举体血流。宫人睹之莫不涕泪。尊者娑罗那受是挝打遗命无几。闷绝躃地。良久乃稣。身体遍破如狗[口*制]啮。譬如有人蟒蛇所吸已入于口。实难可免。设还出口取活亦难。娑罗那从难得出亦复如是。张目恐怖又惧更打。举身血流不能着衣。抱衣而走。四望顾视。犹恐有人复来捉己。同梵行者见是事已。即说偈言。

谁无悲愍心　　打毁此比丘
云何出家所　　而生勇健想
云何都不忍　　生此残害心
无过横加害　　实是非理人
出家舍荣贵　　单独无势力
衣钵以自随　　不畜盈长物
是何残害人　　毁打乃如是

诸同学等扶接捉手。诣尊者迦旃延所。见娑罗那举声涕哭。生于厌恶。而说偈言。

如彼阎浮果　　赤白青班驳
亦有赤淤处　　血流处处出
谁取汝身体　　使作如是色

尔时比丘娑罗那。以己身破血流之处指示尊者。即说偈言。

如我无救护　　单孑乞自活
自省无过患　　轻欺故被打
巴树提自恣　　豪贵土地主
起暴纵逸心　　恶鞭如注火
用烧毁我身　　我既无过恶
横来见打扑　　伤害乃致是

尊者迦旃延知娑罗那其心忿恚。而告之言。出家之法不护己身为灭心苦。即说偈言。

汝身既苦厄　　云何生怨恨
莫起嗔恚鞭　　狂心用自伤

娑罗那心生苦恼嗔相外现。如龙斗时吐舌现光亦如雷电。而说偈言。

和上应当知　　嗔慢烧我心
犹如枯干树　　中空而火起
出家修梵行　　已经尔所时
如我于今者　　欲还归其家
儜劣怯弱者　　犹不堪是苦
况我能堪忍　　如此大苦事
我今欲归家　　还取于王位
集诸象军众　　覆地皆黑色
嗔恚心炽盛　　昼夜无休息
犹如大猛火　　焚烧于山野
萤火在中燋　　巴树提亦尔

说是偈已即以三衣与同梵行者。涕泣哽咽礼和上足。辞欲还家。复说偈言。

和上当听我　　忏悔除罪过
我今必向家　　心意无愿乐
于出家法中　　不得灭此怨

时彼和上于修多罗义中善能分别最为第一。辞辩乐说亦为第一。而告之言。汝今不应作如斯事。所以者何。此身不坚会归尽灭。是故汝今不应为身违远佛法。应当观察无常不净。即说偈言。

此身不清净　　九孔恒流污
臭秽甚可恶　　乃是众苦器
是身极鄙陋　　痈疮之所聚
若少枨触时　　生于大苦恼
汝意迷着此　　殊非智慧理
应舍下劣志　　如来所说偈
汝今宜忆持　　忿恚嗔恼时
能自禁制者　　犹如以[革*必]勒
禁制于恶马　　禁制名善乘
不制名放逸　　居家名牢系
出家为解缚　　汝既得解脱
返还求枷锁　　牢缚系闭处
嗔是内怨贼　　汝莫随顺嗔
为嗔所禁制　　佛以是缘故
赞于多闻者　　仙圣中之王
汝当随彼语　　今当忆多闻
莫逐于嗔恚　　若以铁锯解
身体及支节　　佛为富那等
所可宣说者　　汝宜念多闻
如是等言语　　当忆舍利弗
说五不恼法　　汝当善观察
世间之八法　　汝宜深校计
嗔恚之过恶　　应当自观察
出家之标相　　心与相相应
为不相应耶　　比丘之法者
从他乞自活　　云何食信施
而生重嗔恚　　他食在腹中
云何生嗔恚　　而为于信施
之所消灭耶　　汝欲行法者
不应起嗔恚　　自言行法人
为众作法则　　而起嗔恚者
是所不应作　　嗔忿恼其心
而口出恶言　　智人所讥呵
是故不应为　　诸有出家者
应当具三事　　调顺于比丘
忍辱不起嗔　　决定持禁戒
实语不妄说　　善修于忍辱
不宜生嗔意　　沙门种类者
不应出恶言　　应着柔和衣
出家所不应　　嗔出粗恶语
犹如仙禅坐　　抽剑着抱上
比丘器衣服　　一切与俗异
嗔忿同白衣　　是所未应作
粗言同俗人　　云何名比丘
剃发除饰好　　自卑行乞食
作是卑下相　　不断于憍慢

若欲省憍慢　　应弃秽恶心
速求于解脱　　身如彼射的
有的箭则中　　有身众苦加
无身则无苦　　如似关逻门
击鼓着其侧　　有人从远来
疲极欲睡眠　　至门皆打鼓
未曾有休息　　此人不得眠
嗔于击鼓者　　彼共多人争
后思其根本　　此本乃是鼓
都非众人过　　即起斫破鼓
乃得安隐眠　　比丘身如鼓
为乐故出家　　蚊虻蝇毒草
皆能蜇螫人　　应常勤精进
远离于此身　　勿得久乐住
应睹其元本　　乃是阴界聚
破坏阴界苦　　安隐涅盘眠

时彼和上说是偈已。而语之言。汝于今者宜舍嗔忿恼害之心。设欲恼他当听我说。一切世间悉皆娆恼。云何方欲恼害众生。一切众生皆属死王。我及于汝并彼国王不久当死汝今何故欲杀怨家。一切有生皆归于死。何须汝害。生必有死无有疑难。如似日出必当灭没。体性是死。何须加害。汝设害彼有何利乐。汝名持戒。欲加毁人于未来世必得重报受苦无量。此报亦尔何须加毁。彼王毁汝。汝起大嗔。嗔恚之法现在大苦。于未来世复获苦报。先当害嗔。云何伤彼。若于刹那起嗔恚者逼恼身心。我今为汝说如是法。当听是喻。如指然火欲以烧他。未能害彼自受苦恼。嗔恚亦尔。欲害他人自受楚毒。身如干薪嗔恚如火。未能烧他。自身燋然。徒起嗔心欲害于彼。或能不能。自害之事决定成就。尔时娑罗那默然而听和上所说法要。同梵行者咸生欢喜。各相谓言。彼听和上所说法要必不罢道。娑罗那心怀不忍。高声而言。无心之人犹不能忍如斯之事。况我有心而能堪任。娑罗那说偈言。
电光流虚空　　犹如金马鞭
虚空无情物　　犹出雷音声
我今是王子　　与彼未有异
云何能堪忍　　而当不加报

说是偈已。白和上言。所说实尔。然我今者心坚如石滴水不入。我见皮破血流在外。便生嗔恚憍慢之心。我不求请。亦非彼奴。亦非庸作。不是彼民。我不作贼。不中陷人。不斗乱王。为以何过而见加毁。彼居王位谓己有力。我今穷下人各有相。我自乞食坐空林中。横加毁害。我当使如己之比不敢毁害。我当报是不使安眠。我是善人横加毁辱。我今报彼当令受苦。过我今日使凶横者不敢加恶。作是语已。于和上前长跪白言。为我舍戒。尔时同师及诸共学同梵行者。举声大哭。汝今云何舍于佛法。或有捉手。或抱持者。五体投地为作礼者。而语之言。汝今慎莫舍于佛法。即说偈言。
云何于众中　　独自而舍去
退于佛禁戒　　云何作是恶
云佛非我师　　比丘至汝家
云何不惭愧　　汝初受戒时
誓能尽形持　　云何无忠信
而欲舍梵行　　执钵持袈裟
乞食以久长　　着铠捉刀杖
方欲入战阵　　王鞭毁汝身
弃舍沙门法　　不忆忍辱仙
割截于手足　　彼独是出家
汝非出家耶　　彼独自知法
汝不知法耶　　彼极被截刖
犹生慈愍心　　坚持心不乱
汝今为杖捶　　而便失心耶

尊者迦旃延语众人言。彼心以定。汝等舍去。当为汝治。诸比丘等既去之后。尊者迦栴延摩娑罗那顶。而作是言。汝审去耶。白言。和上。我今必去。迦旃延言。汝但一夜在此间宿。明日可去莫急舍戒。答言可尔。我今最后用和上语。今夜当于和上边宿。明日舍戒当还家居。取于王位与巴树提共相抗衡。和上足边以草为敷于其上宿。时迦旃延以神足力令其重眠。梦向本国。舍戒还家居于王位。集于四兵往向巴树提。时巴树提亦集四兵共其斗战。娑罗那军悉皆破坏。擒娑罗那拘执将去。巴树提言。此是恶人可将杀去。于其颈上系枷罗毗罗鬘。魁脍摇作恶声。令众人侍卫器仗围绕持至家间。于其中路见迦旃延执持衣钵入城乞食。涕泣堕泪。向于和上。而说偈言。
不用师长教　　嗔恚恼浊体
今当至树下　　毁败于佛法
我今趣死去　　众刀围绕我
如鹿在围中　　我今亦如是
不见阎浮提　　最后见和上
虽复有恶心　　故如牛念犊

时彼魁脍所执持刀犹如青莲。而语之言。此刀斩汝。虽有和上何所能为。求哀和上举声大哭。我今归依和上。即从睡觉惊怖礼和上足。愿和上解我违和上语言。我本愚痴欲舍佛禁。听我出家我不报怨亦不用王。所以者何。乐欲味少苦患众多。怨恚过恶我悉证知。我今唯欲得解脱法。我无志定轻躁众生不善观察。于诸智者不共语言。为一切众生所呵骂器。唯愿和上度我出家。于苦恼时现悲愍相。我于苦恼中和上悲愍我。迦栴延言。汝不罢道我以神力故现梦耳。彼犹不信。和上右臂出光。而语之言。汝不罢道自看汝相。娑罗那欢喜作是言。呜呼善哉知识。以善方便开解于我。我有过失以梦支持。佛说善知识者梵行全体。此言实尔。谁有得解脱不依善知识。唯有痴者不依善友。云何而能得于解脱。尊者迦旃延拔济娑罗那巴树提嗔恚之毒药消灭无遗余。是故有智者应近善知识。

大庄严论经卷第十三

（六六）

复次供养佛塔功德甚大。是故应当勤心供养。我昔曾闻。波斯匿王往诣佛所顶礼佛足。闻有异香殊于天香。以闻此香四向顾视莫知所在。即白世尊。为谁香耶。佛告王曰。汝今欲知此香处耶。王即白言。唯然欲闻。尔时世尊以手指地。即有骨现。如赤栴檀长于五丈。如来语王。所闻香者从此骨出。时波斯匿王即白佛言。以何因缘有此骨香。佛告王曰。宜善谛听。佛言。过去有佛号迦叶。彼佛世尊化缘已讫入于涅盘。尔时彼王名曰伽翅。取佛舍利造七宝塔。高广二由旬。又敕国内。诸有花者不听余用。尽皆持往供养彼塔。时彼国中有长者子与淫女通。专念欲事情不能离。一切诸花尽在佛塔。为欲所盲。即入迦叶佛塔盗取一花持与淫女。时长者子知佛功德。为欲所狂造此非法。即生悔恨淫欲情息。既至明日生于厌恶。作是念言。我为不善盗取佛花与彼淫女。即时悔热身遍生疮。初如芥子。后转增长无有空处。即说偈言。

我今作不善　　违犯诸佛教
舍离于惭愧　　是则无敬心
违于善逝语　　非是佛弟子
一切诸人民　　不敢违王教
然我独毁犯　　国制及信法
我今无羞耻　　实同彼禽兽
福田中最胜　　不过世尊塔
然我愚痴故　　盗花为鄙事
云何此手臂　　即时不堕落
又复此大地　　云何不陷没
而能载于我　　怪哉欲所烧
焚灭诸善行　　为欲所迷惑
入于闇数中　　为结贼所劫
今我为欲使　　不观其果报
盗花以自严　　久受地狱苦
倍生悔恨心　　其身转燋然

尔时彼人身所生疮寻即坏破甚为臭秽。是时彼人父母兄弟皆来瞻视。即与冷药疗治其病。病更增剧。复命良医而重诊之。云。须牛头栴檀用涂身体。尔乃可愈。时彼父母即以贵价买牛头栴檀用涂子身。遂增无除。尔时彼人涕泣惊惧。白父母言。徒作勤苦。然子此病从心而起。非是身患。父告子言。云何心病。子即用偈以答父言。

鄙[葵-丄+廾]成可耻　　不宜向父说
然今病所困　　是以离惭愧
盗取尊塔花　　持用与淫女
已作斯恶事　　后还得悔心
昼则欲日炙　　夜即得悟心
若蒙悔过者　　喻如冷水浇
我今身心热　　后受地狱苦
犹如腐朽树　　火从其内然
我今亦如是　　心火从内发
冷水优尸罗　　青莲真珠贯
瞿麦摩罗等　　及与诸栴檀
若用如是等　　涂于外身体
终不能得差　　忧热从内起
应当用涂心　　涂身将何益
将我诣塔中　　为我设供养
此病必除愈　　父母及兄弟
即共举其床　　往诣佛塔所
身体转增热　　气息垂欲绝

尔时父母兄弟诸亲举床到已。彼人专念迦叶如来三藐三菩提。涕泣盈目。以己所持栴檀之香。悲哀向塔。而说偈言。

大悲救苦厄　　常说众善事
我为欲迷惑　　盲冥无所见
我于真济所　　造作诸过恶
塔如须弥山　　我痴故毁犯
现得恶名称　　后生堕恶道
不观佛功德　　今受此恶报

即以得现果　　后必受热恼
明者以慧眼　　离苦除诸欲
我今怀忧愁　　诚心归命佛
诸所造过患　　愿当拔济我
如人跌倾倒　　依地而得起

尔时父母及诸眷属赞言。善哉善哉。汝今乃能作是赞叹。唯佛世尊能除汝病即说偈言。

汝今于佛所　　应生信解心
唯佛大功德　　乃能拔济汝
譬如入大海　　船破失财宝
身既不沉没　　复还获财利

时长者子诸亲既睹身疮坏烂臭秽。厌恶生死。即以华香涂香末香用供养迦叶佛塔。复以牛头栴檀以画佛身。身疮渐差发欢喜心。热患尽愈。尔时长者子以得现报。生欢喜心知其罪灭。即说偈言。

如来一切智　　解脱诸结使
迦叶三佛陀　　能济诸众生
佛是众生父　　为于诸世界
而作不请友　　唯有佛世尊
能有此悲心　　我今于佛所
造作大过恶　　愿听我忏悔
内心发誓愿　　唯垂听我说
为欲所逼迫　　失意作诸恶
使我离爱欲　　及以结使怨
诸根不调顺　　犹如[怡-台+龙]戾马
愿莫造恶行　　常获寂灭迹
以牛头栴檀　　供养于佛塔
身常得此香　　莫堕诸恶趣

彼长者子于后命终生于天上。或处人中身常有香。身体支节皆有相好。父母立字号曰香身。尔时香身厌恶阴界。求索出家得辟支佛道。此骨是辟支佛骨所出之香。是故众人应供养塔获大功德。

（六七）

复次先有善根应得解脱。由不闻法因缘等故还堕地狱。是故应当至心听法。我昔曾闻。富罗那弟子尸利鞠多者。是树提伽姐夫。时树提伽父先是尼乾陀弟子。一切众生教法相习而树提伽蒙佛恩化。其父亦信为佛弟子。更不咨禀六师之徒。时树提伽为欲化彼姐夫尸利鞠多故。数数到边。而语之言。佛婆伽婆是一切智。彼姊夫言。富罗那者亦是一切智。诤一切智故遂共议论。树提伽语尸利鞠多言。我今当示汝一切智。汝富罗那者非一切智。以少智相诳惑世人。称己有智实非一切智。但以相貌有所忖度。正可能知小小事耳。何由得名一切种智。即说偈言。

犹如生盲者　　水精以为眼
诳惑小儿等　　自称我有目
彼先自无目　　今称我有目
此语不可信　　正可诳痴者
能解因相论　　方便诈自显
以此相貌故　　诳惑于众人
相貌近是事　　竟何所知晓

尸利鞠多语树提伽言。汝为瞿昙幻术所惑。富兰那者是一切智。汝今不识便生诽谤。富罗那行住坐卧三世之事尽能明了。树提伽言。我今示汝富兰那非一切智事。即请富罗那将向其家。时富兰那作是念。树提伽者。其父昔日是我弟子。往事瞿昙。知彼过患。还来归我。是我福德。作是念已许受其请。于其后日富兰那将诸徒众数百千人。又有五百弟子以自围绕。诣树提伽家。既至其家。时富兰那微笑。尸利鞠多问富兰那言。婆伽婆何故微笑。富兰那言。我遥见彼那摩陀河岸。有一猕猴堕于水中。是故笑耳。尸利鞠多复白之言。婆伽婆天眼清净。在此城内遥见千里外那摩陀河上猕猴堕水。时彼外道将诸弟子。入树提伽家即时就坐。众既定已。时树提伽以饭覆羹上授与富兰那。富兰那言。此饭无羹云何可食。树提伽即搅羹饭语尸利鞠多言。今汝师者尚不能见钵中饭下有羹。何能远知千里外猕猴堕于河耶。事验可知非一切智。但贪名闻为利养故。众生可愍。自既诳惑。复以教人。即说偈言。

汝师富兰那　　颠惑邪倒见
失于智慧灯　　住无明闇中
迷谬自相爱　　愚者还相重
释种中最胜　　具相三十二
唯此一切智　　更无第一者

时富兰那以惭愧故。食不自饱。低头而去。时尸利鞠多愁惨不乐。既为师徒。虽有短陋犹欲使胜尸利鞠多。诣富兰那所而语之言。莫用愁恼。树提伽今者毁辱婆伽婆。犹得还家未足为耻。我若请彼树提伽师。来至家者。正可得入终不得出。作是语已。便诣只桓往请世尊。心实谄曲诈设恭敬。叉手合掌向于世尊。而说偈言。

我明设微供　　愿屈临我家
三界中胜器　　愿不见放舍

尔时世尊知尸利鞠多心怀谄曲外诈恭敬。即说偈言。

心怀于二计　　外现亲软善
犹如有鱼处　　水必有回动
譬如作璎珞　　内铜外涂金
智者观察已　　即知非真金
心有所怀侠　　外色必有异
无心尚可知　　况复有心者
纯金色相好　　睹者即知真
若以金涂铜　　善别知非实

尔时世尊深知尸利鞠多心怀诈伪。如来世尊大悲怜愍。又复观其供养善根垂熟。世尊寻即默受其请。

时尸利鞠多作是念。若是一切智者。云何不知我心。便受我请。即说偈言。

何有一切智　　而不修苦行
乐着于乐事　　不能知我心
何名一切智　　呜呼世愚者
不知其过短　　便生功德相
实无有智慧　　横赞叹其德
惑着相好扇　　称誉遍世界

时尸利鞠多说是偈已。即还其家。施设供具。于饭食中尽着毒药。于中门内作大深坑。满中盛伽陀罗炭使无烟焰。又以灰土用覆其上。上又覆草。时妇问夫。造何等事劬劳乃尔。其夫答曰。今我所为欲害怨家。其妇问言。谁是怨家。尸利鞠多即说偈言。

好乐着诸乐　　怖畏苦恼事
不修诸苦行　　欲求于解脱
喜乐甘肴膳　　又勇行辩说
释中种族子　　此是我大怨

时尸利鞠多妇叉手白其夫言。可舍忿心。我昔曾于弟舍见佛如此大丈夫。何故生怨。即说偈言。

彼牟尼能忍　　断除嫌恨相
又灭慢贡高　　舍离于斗诤
于彼生怨者　　谁应可为亲
观彼大人相　　无有嗔害心
常出柔软音　　先言善慰问
其鼻圆且直　　无有诸洼曲
直视不回顾　　亦不左右眄
言又不粗犷　　恶口而两舌
和颜无嗔色　　亦复不暴恶
言无所伤触　　亦不使忧恼
云何横于彼　　生于嗔毒相
面如秋满月　　目如青莲敷
行如师子王　　垂臂过于膝
身如真金山　　汝值如是怨
恶道悉空虚　　若无此怨者
世间极大苦　　三恶道充满

尸利鞠多作是思惟。彼亲弟故心生己党。今当守护。若不尔者。或泄我言以告傍人。作是念已即闭其妇在深室中。即时遣人唤诸尼揵。汝今可来为汝除怨。我以施设火坑毒饭。此诸尼揵五热炙身。咸皆燋黑犹如灰炭。自相招集即共往诣尸利鞠多所止之处。尸利鞠多庄严舍宅白净鲜洁。如贵吒迦树。诸尼揵等既至其家在其楼上。犹如乌群。亦如俱翅罗鸟黑蜂围绕在贵吒迦树踊跃欢喜。诸尼揵子亦复如是。而作是言。我今当观瞿昙沙门正尔燋然。若火烧不燋毒饭足害。毕定当死。作是语已欢喜微笑。时尸利鞠多即遣一人。往诣佛所白佛言。时到饭食已办。自上高楼与富兰那共议此事时。尸利鞠多所住宅神。愁忧啼泣而作是言。如来世雄三界之尊。佛婆伽婆。云何恶心乃欲毁害。我于今者都无活路。所以者何。如来世尊三界无上。在此灭没。恶名流布遍满世间。一切诸神咸嗤笑我。此是恶人我当云何而得活耶。如来昔日为菩萨时。不惜财物身体手足。为怜愍故作如斯事。况于今日而当爱身。云何欲于如斯人边起恶逆心。是故我当必定舍命。又佛世尊于现在世为众生故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身体羸瘠骨肉干竭。即说偈言。

如来行苦行　　六年自干燋
作是难苦业　　为诸众生故
如斯悲愍者　　云何欲加害

彼所遣人到竹林中白言。世尊。食具已办宜知是时。尔时世尊大悲熏心。为欲利益诸众生故。挥手而言。咄哉凡愚。汝于今者应见真谛。于过去世供养诸佛。有解脱缘善根已熟。云何乃遣如此使人作颠倒事。火坑毒饭以待于我。云何作是极恶之事。而来见唤。此所为事甚为非理。即说偈言。

我于昔日时　　六年行苦行
为诸众生故　　作此诸难事

众生今云何　反欲见毁害
咄哉极愚痴　盲无慧目者
作是非法事　横欲加恼害
我念诸众生　过于慈父母
云何于我所　而生残害心
今日时以到　诸佛之常法
为众生真济　如医欲救病
种种加毁骂　犹故生忍心
我今亦如医　往诣于彼家
何故而往彼　大悲之所逼
如人得鬼病　心意不自在
加毁骂咒师　为治鬼病故
亦不责病者　今此诸众生
烦恼鬼在心　愚痴不分别
横欲加毁害　我今亦如是
但除烦恼鬼　不应责彼人
尔时世尊从坐而起。外现不悦。复说偈言。
阿难持衣来　罗睺罗取钵
难陀汝亦去　速疾唤比丘
不得复停止　宜应速疾往
彼尸利鞠多　今急待教化
我住毒蛇身　为度众生故
我今畜是怨　为益彼众生

尔时如来出林树间。犹如云散日从中出。时彼林神以天眼见尸利鞠多舍内所设火坑毒饭。啼泣堕泪。敬爱佛故顶礼佛足。瞻仰尊颜。而说偈言。
彼意怀残恶　无有利益心
愿佛不须往　回还向竹林
世尊甚难值　旷劫时一遇
佛虽不爱身　为度众生故
如斯胜妙身　应当勤拥护
未得济度者　宜应令得度
畏者施无畏　疲者得止息
令无归依者　得有归依处
略说而言之　有无量利益
唯愿佛世尊　莫往诣其家
为天阿修罗　而作归依处

尔时世尊知而故问。问彼天神曰。为何事故不应往诣尸利鞠多所止之处。时有一天。而说偈言。
尸利鞠多舍　作大深火坑
炽焰满其中　诈伪覆其上
佛复说偈言。
贪欲愚痴火　极为难除灭
我以智水浇　消灭无遗余
况复世间火　何能为我害
地狱之猛火　炽然满世界
七日焚天地　世间皆融消
如此之猛火　莫能为我害
尸利鞠多火　何能见伤毁

复有一天作如是言。若火不能烧如来者。设食毒饭复当云何。今尸利鞠多为邪见毒染污其心。以此毒害恶逆之心。以毒和饭欲相伤毁。复怀谄伪现柔软相来请世尊。而其内心实怀恶逆。唯愿世尊不须往彼。佛告天曰。我以慈悲阿伽陀药用涂身心。贪爱之毒最难消除。我于久远已拔其本。况世间毒而能中我。汝莫忧愁。尔时如来从竹林出往到城门。时彼林神见佛直进。而作是言。如来世尊将不还返于此竹林。佛今向彼解脱之方。譬如日出必向西方目视不舍。恐于后时更不见佛。火若不烧定为毒饭之所伤害。以诸因缘难可复见。有福德人乃能得见。摧他论者于大众中作师子吼。有福之人乃能更闻。有福利者得接足礼。尔时世尊如行宝楼诸根寂定。诸比丘等悉皆随从。犹如明月众星围绕。往尸利鞠多家。时尸利鞠多宅神举声欲哭。咄哉怪哉。佛来到此。今此尸利鞠多乃作火坑毒饭欲以害佛。尔时宅神礼佛足已。而说偈言。
我未睹佛时　愿大悲至家
见佛到家已　心中不喜乐
所以不喜者　以有非法故
相好庄严身　瞻仰无厌足
如此大人者　今当作灰聚
我忆是事故　身体欲渗没
谁见如此事　而当不苦恼
假使极恶猛　愚痴残害人
设见如来身　不忍生恶念

况复欲加害　　月入罗睺口
世人皆忿恼　　善哉还归去
火坑深七仞　　满中盛炽火
愿莫入此处　　自护及护我
并护彼主人　　及余一切众

尔时世尊告宅神言。刀毒水火不害慈心。即说偈言。

我护诸众生　　犹如一子想
假使欲害我　　我亦生慈心
烦恼火炽盛　　拥护令免恶
以是因缘故　　谁火能烧我

佛告宅神。汝今应当舍于怖畏。我今师子吼除障外道。如罗睺罗吞食日月。我今决定不为尸利鞠多之所患害。若不能除云何乃能降伏魔耶。安慰宅神即入其舍。时外道等见佛入舍。甚大欢喜。更相语言。沙门瞿昙今已入外门。复到中门。佛以无畏威光润泽直入无疑。至第三门中转近火坑。尔时彼妇于空室中闻佛世尊到覆火处。心怀狂乱。作是念言。如来今者已到火坑。若脚触草火必炽然。呜呼怪哉。即说偈言。

今当烟中没　　謦咳目雨泪
火然烧衣时　　应当抖擞却
眼看索救护　　宛转而反侧
燋然既以讫　　威光复消融
身相都焚灭　　头发燋堕落
额广白毫相　　今以尽消灭
如鹄在花上　　为火所烧灭
面如净满月　　众生睹其目
犹如美甘露　　既堕焰火中
惊惧视四方　　猛火无悲愍
必烧令燋然　　成炼真金色
见者靡不悦　　大人相炳着
美妙极殊特　　如是之形容
今为火燋缩　　略说而言之
如似金织纳　　卷叠在一处
以渐见消灭　　如月欲尽时
佛身甚微妙　　见者身心悦
如来极奇特　　世界无伦匹

尔时世尊入第三门渐近火坑。诸尼揵子在重阁上。见于如来转近火坑。心生踊悦。如冢间树群乌在上望死人肉欲得啖食。诸尼揵等在重阁上。亦复如是。时富兰那心生欢喜。而说偈言。

汝善作幻术　　回转诸世间
今日没火坑　　更能为幻不
复有一尼揵　　而作如是言
一足已蹑上　　云何不陷堕
为我目不了　　为是梦幻耶

尔时世尊以相轮足蹑火坑上。即变火坑为清凉池。满中莲华其叶敷荣。鲜明润泽遍布池中。其众莲华有开敷者。有未开者。尸利鞠多睹斯事已。语富兰那言。汝先欲与佛共搏一切智。汝可舍此语。即说偈言。

善哉可信解　　当除嗔恚心
舍于嫌恨意　　汝可观瞿昙
未曾有之威　　猛焰变为水
土悉化成鱼　　坑中诸火炭
咸变为黑蜂　　复于池水中
化作众莲华　　具足有千叶
遍布于池中　　其须甚炽盛
如秋开敷花　　百叶甚柔软
庄严满此池　　诸鹤在池中
皆出和雅音　　迦兰陀鸟等
亦在中游戏　　举翅水相洒
诸蜂围绕佛　　出于妙音声
鸳鸯相随逐　　复自在娱乐

尔时富兰那语尸利鞠多言。汝今勿为瞿昙幻术之所惑乱。尸利鞠多于如来所深生敬信。语富兰那言。此是幻耶。答言实尔。是幻所作。尸利鞠多言。汝是一切智不。答言。我是一切智人。尸利鞠多复语之言。汝若审是一切智者。听我所说。即说偈言。

汝若一切智　　亦应知是幻
汝今何不作　　如此幻化事
汝若不知幻　　非是一切智

时富兰那辞穷理屈不能加报。诸尼揵等语尸利鞠多莫作是语。何以故。是富兰那实一切智。能一切示现。尸利鞠多语诸尼揵子言。汝等故谓此富兰那是一切智耶。富兰那者名之为满造作诸

恶满于地狱。故名富兰那。汝等于此满于恶道富兰那所生一切智相耶。尸利鞠多复语之言。释种中能安解脱婆伽婆三藐三佛陀所不生一切种智想耶。即说偈言。

叱汝等方去　　极为无心人
汝若有心者　　假使如金刚
见斯希有事　　尚应生信敬
现见于如来　　为未曾有事
不生信心者　　是为极愚痴

尔时尼揵等寻各散走。如善咒师令鬼四散。又如日出众闇自除。时尸利鞠多见尼揵等散走。亦复如是。即说偈言。

恐怖目视速　　憧惶欲竞驰
以佛威神力　　惊怕皆散走
尼揵今退散　　亦如魔军坏
尘垢坌身体　　犹着重铠器
时诸尼揵等　　奔突极速疾
譬如彼[犁-未+牙]牛　　在林虻蜇螫
宛转泥涂身　　狂走不自停
如黑云垂布　　风吹自然散

时尼揵等既散走已。尸利鞠多心怀惭愧。即便思惟。谁当将我往见世尊。复作是念。树提伽姊先更见佛。我今当共诣世尊所。作是念已。即向先所闭妇尸前。扣门唤妇。即说偈言。

善哉汝真是　　无上妙法器
由汝有智慧　　亲近奉世尊
缘我邪见故　　事诸尼揵等
汝今速来出　　共汝供养佛

时树提伽姊闻是偈已。寻即思惟。尸利鞠多以伤害佛而来诳我。涕泣不乐。即说偈言。

汝知我忧恼　　故来见戏弄
我今当云何　　而往见如来
尼揵等集时　　犹如诸蝗虫
邪见之炽火　　灭于释种灯

尸利鞠多语其妇言。汝宁不知佛神力耶。汝今何故作如是语。即说偈言。

世间一切火　　何能焚烧佛
谁能烧金刚　　谁能举大地
汝观十力尊　　摧破诸外道
火坑四畔边　　莲华皆开敷
如鹄处花间　　花[耳*毳]遮绕佛

尔时其妇闻此偈已。遥见世尊在莲花中。踊跃欢喜。而作是言。佛故不烧。尸利鞠多。呜噎垂泪。而说偈言。

世尊金刚体　　无有能烧者
由近富兰那　　我今自被烧
如似少湿薪　　逼近干薪[廾/积]
以火焚烧时　　两俱同炽然

尔时其妇疾出重屋。到世尊所顶礼佛足。胡跪合掌瞻仰尊颜。而说偈言。

得睹威颜者　　世间皆信敬
由我今有福　　还得闻音声
面如净满月　　我今得睹见
我今有福故　　还得睹世尊
相好庄严身　　设当见灭坏
恶名遍充满　　烧灭我等身

尔时其妇供具以备。请佛世尊及比丘众请令就坐。语其夫言。圣子汝可来入顶礼佛足。尸利鞠多涕泣盈目。而说偈言。

我今造火坑　　规害世尊命
今当以何面　　可复得相见

尔时其妇语其夫言。圣子可舍疑惑。佛婆伽婆终无嫌恨。即说偈言。

譬如空中手　　无有触碍处
诸佛法亦尔　　佛于一切法
无染亦无着　　离世之八法
如莲华处水　　昔时提婆达
嗔恚心所盲　　为欲害佛故
机关转大石　　当上空中下
不能伤害佛　　如彼罗睺罗
即是如来子　　佛于此二人
等心无憎爱　　视彼怨与亲
左右眼无异　　于诸众生所
慈悲过一子　　终不于汝所
而有憎恶心　　是故不宜惧

尔时尸利鞠多以惭愧故。曲体随妇口唇干燋。深生愧耻。行步迻迟。如将没地举身战掉。卑下低心极为惊怖。五体投地哀恸号泣。而说偈言。

宁抱持炽火　　并及嗔毒蛇
终不近恶友　　我今为恶友
毒蛇之所螫　　依归善良医
望得除毒害　　三界之真济
愿重见哀愍　　我作重过恶
唯愿垂悲顾　　今听我忏悔

尔时世尊颜色和悦。告尸利鞠多言。圣子。汝勿忧怖。即说偈言。

起起我无嗔　　久舍怨亲心
右以栴檀涂　　左以利刀割
于此二人中　　其心等无异

如我今者不为希有。已断结使无增减心。昔我为于白象之时毒螫所中害。犹以二脚覆护猎者使不伤害。又作龟身为人分割支节悉解不起嗔心。复作黑身怜彼厄人。时彼厄人示猎师处不起嗔心。作仙人时手足耳鼻悉为劓毁。犹尚不起毫厘许嗔。我于往昔为一切施婆罗门。所斩项时无有恚恨。况于今日断一切结。而当于汝有嫌恨心。譬如虚空不受尘垢。犹如莲华不为水着。我离八法其事亦尔。时尸利鞠多叉手合掌白佛言。世尊。若垂怜愍且待须臾更当造食。佛告尸利鞠多言。汝不遣使白我食时到耶。答言实尔。我本实遣人请佛作不饶益事。佛告尸利鞠多言。然我已断无利之事。汝今作何不饶益耶。即说偈言。

我今愚所造　　屠猎所不造
过是恶所作　　以毒置食中
不能有所伤　　便为自害己

尔时世尊告尸利鞠多言。汝今所施宜应是时。尸利鞠多言。世尊。我所施食悉有毒药。世尊复说偈言。

婆须吉龙王　　嗔恚极盛时
如此之猛毒　　不能伤害我
我今修慈心　　如何唱施药
我以大慈果　　今当用示汝

时尸利鞠多即持毒饭往诣佛前。涕泪悲泣。而说偈言。

我今持毒饭　　功德之伏藏
我心极为恶　　毒饭以标相
佛以灭三毒　　神足除饭毒
食之能令我　　使得不动心

佛告诸比丘。汝等待唱僧跋然后可食。即说偈言。

在于上座前　　而唱僧跋竟
众毒自消除　　汝今尽可食

僧跋已竟。佛及众僧尽皆饮食。时尸利鞠多上下观察而作是念。今此众中得无为毒所中者。不见诸众僧皆悉安隐不为毒中。倍增信敬深生欢喜。尔时世尊作是思惟。尸利鞠多得信敬心受缘时至。当何所作。我当为灭烦恼之火除邪见毒。佛如应为说四真谛法。闻法信解断见谛结。除身见毒灭诸结火。时尸利鞠多以得见谛。即说偈言。

我度于愚痴　　及以邪见海
不畏于恶道　　我欲入黑闇
遇佛得大明　　欲入于大火
反获凉冷池　　呜呼佛大人
呜呼法清净　　不能具广说
我今但略说　　我本欲与毒
而获甘露食　　斗诤应失财
反得于大利　　是故亲近佛
众生慧眼开　　而得睹正道

复次佛出于世最是希有。虽是女人诸重结使犹得解脱。我昔曾闻。佛之姨母瞿昙弥比丘尼。将入涅盘时。种种庄严欲令胜妙。尔时世尊四众围绕在大众中唾。时瞿昙弥比丘尼闻佛唾声。以其养佛爱子之故而作是言。长寿世尊。如是之声转转乃至梵天。佛告瞿昙弥言。此非敬佛咒愿之法。即说偈言。

应当勤精进　　调伏于我心
勤修坚实法　　苦行于精进
见于声闻众　　悉皆共和合
敬礼于佛时　　应作如是愿

尔时瞿昙弥比丘尼作是念。声闻众和合名为礼佛者。世尊犹不使声闻众和合。不欲见其有别离故。以是之故我不欲见佛入涅盘曼佛世尊声闻之众未有堕落者。以是义故我应在前入于涅盘。尔时尼僧伽蓝神。知瞿昙弥欲入涅盘。悲泣涕泪堕比丘尼衣上。时比丘尼观察此神以何因缘泪堕在衣。观察是已知瞿昙弥欲入涅盘。时五百比丘尼。悉皆往诣瞿昙弥比丘尼所。时瞿昙弥语诸比丘尼言。四大毒蛇箧难可久居。是故我今欲入涅盘。此神有柔软心。是故堕泪在汝衣上。

五百比丘尼言。我等同时出家。莫舍我等先入涅盘。即说偈言。

我等共出家　　俱离无明闇
我等今共往　　涅盘安隐城
生死苦恼众　　处于有稠林
云何而独往　　趣于甘露迹
汝等于今者　　云何尽涅盘
汝若欲涅盘　　我亦共汝去

尔时瞿昙弥与五百比丘尼。从坐而起离于本处。即与住处神别。我今于最后与屋别去。天神言。汝欲何去。时比丘尼言。我当诣彼不老不死无病无苦及爱憎处。亦无爱别离。我欲往至涅盘处。时诸凡夫比丘尼即时发声。呜呼怪哉。一刹那顷比丘尼僧坊皆悉空虚。譬如空中星流灭于四方。瞿昙弥比丘尼与五百比丘尼俱共往去。如恒伽河与五百河俱入大海。尔时诸优婆夷顶礼瞿昙弥足。愿当怜愍莫舍我等。诸比丘尼安慰诸优婆夷言。汝等今者非是忧时。即说偈言。

我等已知苦　　断集之系缚
以修八正道　　得证于灭谛
所作事已办　　汝等莫忧苦
曼佛众未阙　　牟尼法藏住
世尊在于世　　我当入涅盘
憍陈如比丘　　及与阿富等
如是无垢人　　未有堕落者
我欲入涅盘　　难陀罗睺罗
阿难三摩陀　　及与阿难陀
如是等在世　　我当入涅盘
牟尼得安隐　　比丘僧和合
坏于外道翅　　邪道亦退散
一最种未绝　　我今入涅盘
正是盛好时　　我心愿解脱
今以得满足　　汝等今何故
悲泣而堕泪　　击于欢喜鼓
其音未断绝　　我趣解脱坊
今正是其时　　汝等不应愁
汝等若念我　　应当勤护法
使法久住者　　即是念于我
是故应精勤　　当勤护正法
佛以怜愍故　　听女人出家
汝等宜护戒　　勿使人骂辱
乃至于后世　　莫使骂女人

尔时诸比丘尼安慰余比丘尼及诸优婆夷。时五百比丘尼。犹如行花树。往诣佛所。正郁多罗僧。顶礼佛足。长跪合掌。而说偈言。

我今是佛母　　如来是我父
我从法流生　　我乳养色身
佛养我法身　　我乳于世尊
止渴须臾间　　佛以法乳我
经常无饥渴　　永断于恩爱
我今以略说　　我虽以乳养
报恩以极大　　愿使一切女
得子犹如佛　　罗摩与阿纯
婆须等诸母　　处于有海中
轮回无终始　　我意于子缘
得度生死海　　女人极贵者
名称人帝妇　　一切种智母
此名不可得　　我今已获得
意愿若大小　　然我悉满足
今者欲涅盘　　白佛使令知
足如莲花叶　　相轮尽炳着
愿为我心足　　最后以顶礼
最后之恭敬　　深信而顶礼
顶礼婆伽婆　　身如真金聚
愿开郁多罗　　现身使我见
善观如来身　　我今趣寂灭

尔时如来身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开郁多罗僧。时瞿昙弥已见佛身。顶礼佛足白言。世尊。我入涅盘。佛告瞿昙弥。汝欲涅盘。我随汝意。众僧无减少。如月欲尽。渐渐没时无有遗余。弟子先去我最后往。如诸商人。商人在道。商主随后。时五百比丘尼绕佛世尊。如绕须弥。既绕佛已在如来前立。瞻仰尊颜无有厌足。听闻法声亦复无厌。得满足已。护法味故。难陀罗睺罗阿难陀三摩提拔陀。顶礼求忏谢。一切诸圣众。犹如不掉。寂静默然住。唯阿难罗睺罗三摩提拔陀阿难结未尽。心慈顺故哀不能止。如无风树。合掌堕泪。尔时瞿昙弥白尊者言。阿难尊者多闻见谛。云何今者犹如凡夫。如来常说一切恩爱皆有别离。复白尊者言。汝不为我请佛世尊。

我今云何而得此法。而说偈言。
由汝请求故　我等得出家
汝今实不空　皆获实果报
一切外道师　未曾得是处
女人之身中　能获甘露迹
依佛善知识　是故今获得
汝守佛法藏　极当善护持
今日是最后　得见于汝时
我今入涅盘　乘道而往至
佛在众中唾　时我唱老寿
佛说不敬礼　此事如上说
佛亦拥护僧　不欲令阙减
我亦不愿乐　而入解脱处
无常大风至　吹于声闻树
根拔而倒地　无常金刚风
能散须弥山　多陀阿伽日
则离无明闇　曼佛在于世
妙胜道涅盘　十力所说法
法明金显照　坏破异道论
日光普满照　佛德亦复然
今值是妙时　是故欲舍身
尔时阿难闻是偈已。寻即收泪。复说偈言。
汝今意志大　我不复忧念
犹如深林中　棘刺多众苦
又如牸象走　出林离苦恼
汝今亦如是　走离诸世间
今可忧愁者　憍慢及愚痴
诸恶结使火　焚烧三有中
汝等先涅盘　我疑佛世尊
犹如大火聚　焰尽则火灭
尔时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合掌向佛瞻仰尊颜。以偈赞曰。
南无归命佛　如来大世尊
真实语谛语　义语法语者
利益不虚语　能真寂灭语
无我我语者　过一切语者
圆满足眼者　示导于将来
胜妙之道者　又常能观察
诸法真实相　作大照明者
能除诸黑闇　能灭忿诤者
然法庭燎烛　照于一切者
能与众灯明　又与从明者
调御大丈夫　归大解脱师
具足十力者　具四无所畏
成就不退转　说法又不虚
必定利益者　一切诸众生
释中师子吼　坚实于精进
胜妙精进者　能具大悲体
世间之八法　所不能污者
释梵四天王　摩醯首罗王
阎王婆楼那　财富自在者

如是胜人等合掌共赞佛。和合放舍美妙甚深无畏众胜真实显发。能为示导种种说法。善解一切飞鸟音声。名称满虚空。从顶生忧钵遮那拔罗陀如是等诸大王种姓相续中出者。如来如日月。为天人阿须罗之所供养。得七觉意除无明闇者。又有能建立三宝胜幢。如来面貌犹金山顶光明照曜。是上丈夫名为莲华。丈夫拘物头丈夫分陀。能断贪欲嗔恚愚痴诸有结使。及以四缚忧悲苦恼纵逸憍慢斗诤忿怒自贡高等。如来世尊皆悉永断。欺伪博奕竞胜欺他。共相言讼忿恼别离。如外道师卷手秘法。诸恶结习悉断无余。倒憍慢幢建法胜幢。能转法轮。令泪乳血海皆悉干竭。得禅定海深无崖限。能舍内外一切财物无所惜着。于怨亲中其心平等。佛身微妙如融金聚。舌相广长如莲华叶。无有垢秽清净鲜洁。其腹平满。其脐右旋。犹如香奁。圆光一寻犹如电明。亦如真金。被精进铠以定为护。以智慧箭能射毛百之一所射皆中。坏魔军众勇健无畏。人中大龙。人中真济。定如意足无量无边无色。宣示分别八正之道。断除爱欲嗔害之想。誓愿坚固志意安住终不轻躁。如优昙钵花甚难可值。如来功德过于大地。及以微尘百千万亿。以八正道洗除结使。济诸众生度生死河到于彼岸能示方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以自庄严。犹如彩画。智金刚杵摧灭一切。外道邪论。能示解脱涅盘妙方。得法自在不着世间。于诸入处及诸烦恼能说对治。得胜辩才善能分别一切诸法。耘除谄伪幻惑之事。布施持戒忍进定慧皆到彼岸。阿私陀仙之所尊敬。名闻十方住最后身。既自觉了开悟众生。功德伏藏。功德须弥。功德大海。无量名称。无量辩才。知恩报恩。赞佛已竟礼佛而退。将诸五百比丘尼入闲静处。舍于命寿半加趺坐。时优婆夷最后到比丘尼所。礼比丘尼足举声号哭。即说偈言。
我等有诸过　盛智听我悔

我等终不复　　更得相睹见

波阇波提比丘尼以离欲故心意勇悍。举手摩优婆夷而语之言。汝等不应逐爱恋心。恩爱聚会必有离别。即说偈言。

佛说聚会者　　必当有离别
一切有为法　　悉皆是无常
无常火炽然　　烧灭于三有
爱我者极多　　我爱亦不少
我今皆能舍　　如此爱着等
生死黑闇处　　轮回峭阻中
亲亲更相恋　　恶见于乖离
无常无悲愍　　破坏使别离
恩爱无别离　　不应求解脱
展转相亲爱　　相恋转善厚
毕竟必别离　　以是因缘故
智者求解脱　　都无所遗恋

尔时瞿昙弥种种因缘赞涅盘已默然而住。辞佛世尊入于涅盘。实不违言欲称言作。诸比丘尼系念在前入于初禅。如是次第至灭尽定。逆顺观已现种种神足。即说偈言。

身处于地上　　引手扪日月
变身使隐没　　踊出虚空中
一身为多身　　多身为一身
身放大光明　　能动于大地
入地如赴水　　入水如履地
身出大光明　　又复注大雨
如意神足故　　能现如斯事

余五百比丘尼亦现如斯诸大神变。为显如来佛法力故。悉皆现神踊身虚空。犹如颓云而作大雨。亦如庭燎在虚空中风吹四散。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即说偈言。

各出千火光　　围绕自庄严
身上出火光　　下注于大雨
虚空满诸华　　犹如瞻卜枝
众花积水上　　种种现变已
使诸檀越等　　发于欢喜心
如薪尽火灭　　入无余涅盘

尔时梵天王将诸梵众。释提桓因将六欲诸天。诸大天神及诸尊胜。龙夜叉神来诣佛所。悉皆合掌白佛言。世尊。如来以离爱结当顺世间。欲使我辈为作何等。是佛世尊最后所亲。尔时如来随时所宜。各敕令作。佛告阿难。唱语远近。为供养佛母者悉皆来集。时尊者阿难举声悲号。而唱是言。诸是佛弟子者不问远近。皆听我语应随佛教。悉来集聚听佛言教。彼之乳哺长养于我。最后之身今入涅盘如油尽灯灭。诸有信心知是弟子供养佛母身速疾来集。人天之中无有女身如是之者能乳养佛身。更无如是养生佛者。是故诸比丘应尽来集。时四方远近诸比丘等。赍牛头栴檀从虚空中。如雁鹄王如日入照云遍于虚空。诸比丘尼满于虚空。其状亦尔。时四天王捧波阇波提床之四足。帝释梵天等亦捉五百比丘尼。尔时诸床各竖幢幡。天曼陀罗花犹如花幕。覆诸尼上犹如禅窟。竖诸幢幡遍满大地。天缯幡盖亦满空中。色貌若千种。天雨诸花鬘。亦复雨末香香烟如云。弥满虚空。天诸乐等其音充塞。佛随从后舍利弗目连难陀罗睺罗阿那律阿难等。梵王等诸天阿修罗紧那罗摩睺罗伽天龙夜叉围绕佛后。尔时世尊如行金山。在波阇波提比丘尼床前。五百比丘尼床次波阇比丘尼后。一切大地庄严映饰未曾有。如波阇波提比丘尼所作庄严。瞿昙弥入涅盘时。佛世尊法主现在集诸圣众。舍利弗目连等在佛涅盘时。佛身既无舍利弗目连等。皆以尽无。由是之故其所庄严。无及波阇波提者。此床安置宽博之处。积诸香薪用以为[卄/积]。以此五百比丘尼等尸以置于上。以种种牛头栴檀诸杂香等用覆尸上。复以众多香油以浇其上。尔时尊者阿难见诸比丘尼既然火已悲泣懊恼。而说偈言。

如是次第者　　如来亦不久
将入于寂灭　　如火焚烧林
独一大树在　　火焰烧枝叶
势不得久住　　世间皆苦恼
演法满三界　　三界尊灭尽
无一念法者　　无量劫聚集
得是胜法蜜　　声闻蜂集食
佛入于涅盘　　谁当与法蜜
法尽灭不久　　形像塔寺尽
画像人尚无　　况有法服者
诸不离欲者　　涕泣极懊恼
离欲者观法　　耶旬烧已竟
收骨用起塔　　令众生供养

时有人疑。谁应起塔而修供养。尔时世尊欲断疑故。说三种人应起塔供养。何谓三种。佛漏尽阿罗汉转轮圣王。是名三种。

复次忆僧功德善能观察。乃舍身命犹发善心。我昔曾闻。释迦牟尼为菩萨时。作六牙白象。时王夫人于象有怨。即募遣人指示象处语令取牙。时所遣人往至彼象所止之处见六牙白象犹如伊罗拨象。离诸群辈与一牸象别住一处。即说偈言。

莲花优钵罗　　清水满大池
如是之方所　　得见于龙象
拘陈白色花　　其状如乳雪
皆同于白色　　犹如大白山
有脚能行动　　彼之大象王
其色犹如月　　六牙从口出
照曜甚庄严　　如白莲花聚
近看彼象牙　　犹如白藕根

时彼猎师身被袈裟。掖挟弓箭。屏树徐步向彼象所。尔时牸象见彼猎师掖挟弓箭。语象王言。彼脱相害。象王问言。彼挟弓箭为着何服
〖象答言。身着袈裟。象王语言身被袈裟。何所怖畏。即说偈言。

如是之幢相　　不害于外物
内有慈悲心　　常救护一切
是故彼人所　　不应生怖畏
见者获安隐　　寂然得胜妙
如月有清凉　　终不变于热

尔时牸象闻是偈已更不惊疑。时彼猎师入稠林间伺候其便。即以毒箭射中象王。时彼牸象语象王言。尔称袈裟必有慈悲。云何今者作如此事。尔时象王。即说偈言。

此是解脱服　　烦恼心所作
远离于慈悲　　悉非衣服过
如铜真金涂　　陶炼始知杂
诳惑诸凡夫　　愚者谓为真
智者善分别　　知是金涂铜
恶心弓箭故　　是以伤害我
袈裟善寂服　　乃是恶心众
若善观察者　　袈裟恒善服

尔时牸象甚怀嗔忿。语象王言。汝言大善。我不能忍。不随尔语欲取彼人以解支节。菩萨象王语牸象言。不治结使心则如是。汝莫嗔恚作如是语。不应于彼生于忿怒。即说偈言。

如人鬼入心　　痴狂毁骂医
医师治于鬼　　不责病苦人
结使亦如鬼　　无明所覆故
能生贪嗔痴　　但当除烦恼
何须责彼人　　若我成菩提
名称遍三界　　谄伪诸结使
念定勤精进　　以灭于结使
以智锥镵利　　断绝彼诸结
必当令干竭　　烧灭使无余
我将来必当　　苦恼残灭之
菩萨象王说是偈时

〖象默然。时诸群象咸皆来集。菩萨象王作是思惟。彼诸象等得无伤害于彼人乎。作是念已。向猎师所语彼猎人。向我腹下我覆护汝。彼诸象等脱加伤害。即遣诸象各皆使去。语猎师言。汝所须者今随汝取。时彼猎师闻是语已作是思惟。如我今者无有慈心。不如彼象。涕泣啼哭。象王问言。汝何故哭。猎师答言。逼恼故哭。象王语言。我恐诸象伤害汝故唤汝腹下。非我身体压于汝耶。答言。不也。非身压我。又复语言。非此牸象出于恶语触恼于汝使汝哭耶。答言。亦无恶言来恼于我。乃以今有大慈悲道德之故。我以恶心毒箭害汝。汝乃以慈心恐畏诸象而见伤害覆我腹下。我以此事逼恼我心。畏故哭耳。即说偈言。

我今以毒箭　　伤害象王身
汝以慈道德　　而用伤我心
害心伤可愈　　今伤汝道德
愚心疮难复　　汝德如大海
谁说能使尽　　伤害汝命者
安慰慈覆护　　若说而言之
我形虽是人　　都无慈仁德
空有是尸骸　　有剧于畜兽
相貌如似人　　作恶剧畜生
汝虽受兽身　　道德人中上
形相虽非人　　道德乃是人

菩萨象王问猎师言。汝速答我。汝以何事而来射我。猎师答言。为王所使。于汝身分少有所取。非我自心来伤害汝。象王答言。如有所须汝今疾取。尔时象王即说偈言。

汝欲有所须　　张手速受之
诸发菩萨心　　一切无吝惜
随汝所须者　　悉当舍与汝

须牙即与牙　　恣汝拔断取
我以济救故　　由此受是形
一切我皆舍　　所须随意取
我为利己者　　速能至涅盘
为诸众生故　　三有中受身
为诸种智故　　悲救以为因

猎师惭耻作如是言。为王所使来取汝牙。象王答言。随汝意取勿生疑难。猎师答言。我实不能拔取汝牙。即说偈言。

汝慈心盈满　　我畏彼慈父
若拔汝牙者　　我手必堕落

尔时象王语猎师言。汝若畏者当与汝拔。作是语已以鼻绞牙。牙根极深久乃拔出。时彼象王血大流出。即说偈言。

拔牙处血出　　从膊而流下
象王极福利　　其白如钵头
拘勿头花等　　积聚为大聚
时彼诸花聚　　白如象王身
又似大石山　　白雪覆其上
譬如高山顶　　赤朱流来下

尔时象王苦痛战掉。尚自安慰。时有一天。即说偈言。

心当坚安住　　莫为愚痴闷
当观苦恼众　　云何可济拔
世界皆有死　　汝当为拯拔
当持坚牢志　　莫生忧恼心
天人阿修罗　　乾闼婆夜叉
满于虚空中　　叹说未曾有
天神作是言　　昔来极希有
能为难苦事　　拔牙极大苦
受痛于当今　　内心向菩提
求于最胜果　　终无退转意

复有天神语彼天言。如此菩萨终无退转。复说偈言。

知子拔牙苦　　悲念于地狱

时彼象王既拔牙已。默然而住。尔时猎师作是思惟。拔牙着地将无悔耶。而不施我。象王知念安慰共语。即说偈言。

牙如拘勿头　　亦似白藕根
六牙尽施汝　　诸牙中最上
施汝使安乐　　小待我责心
渐使苦痛息　　使我于汝所
得敬重信心　　假使汝意谓
我是极恶人　　杀盗淫欺汝
伪诈不善具　　听我答汝意
汝可作众恶　　害心弓利箭
我皆忘不忆　　唯忆敬袈裟
见之心敬信　　施者及受者
有净有不净　　我今是施主
悉具于清净　　待我料理心
使果报广大　　乃当施于汝

尔时象王语猎师言。此袈裟者是离欲幢。由我尊重敬心视之。以鼻擎牙授与猎师。即说偈言。

我今真实语　　毒箭射我身
无有微恨心　　加恶报于汝
以是实语因　　速疾证菩提
度脱诸众生　　如是诸苦恼

说是偈已即便以牙施与猎师。以何因缘而引此喻。过去无量百千身中。常作如是难舍之施。本作誓愿欲成愿果。欲使诸有众生所受苦恼使得本道。欲使人解自守清净心生信敬。是故引此方喻。

（六九）

复次菩萨大人。为诸众生不惜身命。我昔曾闻雪山之中。有二鹿王。各领群鹿。其数五百。于山食草。尔时波罗奈城中有王名梵摩达。时彼国王到雪山中。遣人张围围彼雪山。时诸鹿等尽堕围中。无可归依得有脱处。乃至无有一鹿可得脱者。尔时鹿王其色班驳如杂宝填。作何方便使诸鹿等得免此难。复作是念。更无余计唯直趣王。作是念已迳诣王所。时王见已敕其左右。慎莫伤害听恣使来。时彼鹿王既到王所。而作是言。大王。莫以游戏杀诸群鹿用为欢乐。勿为此事。愿王哀愍放舍群鹿莫令伤害。王语鹿王。我须鹿肉食。鹿王答言。王若须肉我当日日奉送一鹿。王若顿杀肉必臭败不得停久。日取一鹿。鹿日滋多。王不乏肉。王即然可。尔时菩萨鹿王语彼鹿王提婆达多言。我今共尔。日出一鹿供彼王食。我于今日出送一鹿。汝于明日复送

一鹿。共为言要。迭互送鹿至于多时。后于一时提婆达多鹿王出一牸鹿怀妊垂产。向提婆达多求哀请命。而作是言我身今死不敢辞托。须待我产供厨不恨。时彼鹿王不听其语。汝今但去。谁当代汝。便生嗔忿。时彼牸鹿既被嗔责。作是思惟。彼之鹿王极为慈愍。我当归请脱免儿命。作是念已往菩萨所。前膝跪地向菩萨鹿王具以上事。向彼鹿王。而说偈言。

我今无救护　　唯愿济拔我
多有诸众生　　我今独怖迮
愿垂哀怜愍　　拔济我苦难
我更无所恃　　唯来归依汝
汝常乐利益　　安乐诸众生
我今若就死　　两命俱不全
今愿救我胎　　使得一全命

菩萨鹿王闻此偈已。问彼鹿言。为向汝王自陈说未
〖鹿答言。我以归向不听我语。但见嗔责谁代汝者。即说偈言。

彼见嗔呵责　　无有救愍心
见敕速往彼　　唯有代汝者
我今归依汝　　悲愍为体者
是故应令我　　使得免一命

菩萨鹿王语彼鹿言。汝莫忧恼随汝意去。我自思惟。时鹿闻已踊跃欢喜还诣本群。菩萨鹿王作是思惟。若遣余鹿当作是语。我未应去云何遣我。作是念已心即开悟。而说偈言。

我今躬自当　　往诣彼王厨
我于诸众生　　誓愿必当救
我若以己身　　用贸蚊蚁命
能作如是者　　尚有大利益
所以畜身者　　正为救济故
设得代一命　　舍身犹草芥

说是偈已。即集所领诸群鹿等。我于汝等诸有不足。听我忏悔。我欲舍汝。以代他命欲向王厨。

尔时诸鹿闻是语已尽各悲恋。而作是言。愿王莫往我等代去。鹿王答言。我以立誓自当身去。若遣汝等必生苦恼。今我欢喜无有不悦。即说偈言。

不离欲舍身　　必当有生处
我今为救彼　　舍身必转胜
我今知此身　　必当有败坏
今为救愍故　　便是法舍身
得为法因者　　云何不欢喜

尔时诸鹿种种谏喻。遂至疲极不能令彼使有止心。时彼鹿王往诣王厨。诸鹿举群并提婆达多鹿群。尽逐鹿王向波罗奈。既出林已报谢群鹿使还所止。唯己一身诣王厨所。时彼厨典先见鹿王者。即便识之。往白于王。称彼鹿王自来诣厨。王闻是语身自出来向鹿王所。王告之言。汝鹿尽耶。云何自来。鹿王答言。由王拥护鹿倍众多。所以来者。为一妊身牸鹿欲代其命身诣王厨。即说偈言。

意欲有所求　　不足满其心
我力所能办　　若当不为者
与木有何异　　设于生死中
舍此臭秽形　　当自空败坏
不为毫厘善　　此身必归坏
舍己他得全　　我为得大利

尔时梵摩达王闻是语已。身毛皆竖。即说偈言。

我是人形鹿　　汝是鹿形人
具功德名人　　残恶是畜生
呜呼有智者　　呜呼有勇猛
呜呼能悲愍　　救济众生者
汝作是志形　　即是教示我
汝今还归去　　及诸群鹿等
莫生怖畏想　　我今发誓愿
永更不复食　　一切诸鹿肉

尔时鹿王白王言。王若垂矜。应自往诣彼群鹿所。躬自安慰施与无畏。王闻是语。身自诣林。到鹿群所施鹿无畏。即说偈言。

是我国界内　　一切诸群鹿
我以坚拥护　　慎莫生恐怖
我今此林木　　及以诸泉池
悉以施诸鹿　　更不听杀害
是故名此林　　即名施鹿林

复次善分别者。乃至国土广大诸事备足。知其苦恼舍离而去。我昔曾闻。世尊昔为菩萨时。作大国王。贫穷乞丐有来索者一切皆与。为苦厄者能作拥护。为欲利益一切众生。智慧聪猛又处王位。时邻国王将诸军众欲来交战。时菩萨王作是思惟。着五欲乐不能调心。六根难满众具既多。复须料理而拥护之。为此众具生于斗诤。愿舍此事不应斗诤。我应更修集随身胜法。即说偈言。

于善观察时　　智者应分别
为事不思虑　　后悔无所及
观察是非。必知所在。复说偈言。
欲如执草炬　　亦如众肉团
着欲必伤毁　　害及于二世
智者应速离　　国土众具等
如此众具等　　终归必舍弃
宁今受众苦　　愿莫于后世
受此久长苦　　计我今势力
堪任摧伏彼　　现在明证果
声誉叹美善　　后受苦伤害
虽知己有能　　愿当护于彼
若当不护彼　　后必伤害身

作是念已逃避入林。有一老婆罗门迷失道路到彼林间。菩萨问言。汝以何故来至此林。婆罗门言。我欲见王。菩萨问言。何故见王。婆罗门言。我今贫困又多债负。闻王好施。故来乞索用以偿债。远离贫苦。更无所归。唯望王恩拯救于我。菩萨语言。汝并归去。此间无王何所归诚。婆罗门闻是语已。迷闷躃地。尔时菩萨既见之已。深生怜愍。作是念已。即说偈言。

我以护他故　　难舍尽弃舍
我今弃舍已　　当以何物与
吾今为斯人　　当舍己身命

说是偈已即时扶接婆罗门起。而告之曰。汝莫愁怖。吾当令汝得于财利。时婆罗门闻是语已心生喜悦。菩萨即时用草作索。作索已讫与婆罗门。一切施者我身即是。而说偈言。

彼王未得我　　心意终不安
汝应以此绳　　系缚于我肘
将至彼王所　　令彼王欢喜
当施汝珍宝　　金银诸财物
汝可得大富　　彼王复欢喜
生者必有死　　寿命会当尽
为救危厄故　　虽复丧身命
智者为此死　　名之为璎珞

尔时婆罗门闻是语已甚大欢喜。即时以索缚此菩萨将诣彼王。王既见已向婆罗门。而说偈言。

此为是何人　　身色如金山
威光甚赫奕　　犹日照世间
面目极端严　　睹者无不悦
如斯福德者　　应作大地主
今日被拘执　　苦厄乃如是
我坐师子座　　极为可惭耻
彼应处王位　　非我之所宜
我之不调顺　　不应处此座

时婆罗门闻是偈已。白大王言。此是王怨。王问婆罗门。谁缚此人。婆罗门言。此实我缚。王言。斯人不应为汝所缚。汝为妄语。即说偈言。

彼如大逸象　　身力甚强壮
汝今体羸劣　　又无兵马力
云何能缚彼　　此事不可信
汝可真实说　　勿作虚妄言
时婆罗门具陈上事。而说偈言。
见我失所望　　彼人便自缚
彼以悲愍缚　　欲以救济我
如是善丈夫　　名称遍十方
犹如燃庭燎　　普照于一切
不善人愚痴　　灭彼使无余
庭燎炽然时　　能灭令无遗

尔时大王闻是语已。即便惊起合掌而言。善哉善哉。真善丈夫。汝为救他作如是事。即说偈言。

所言大王者　　号名曰罗阇
利益于世间　　是故名罗阇
汝今应为王　　护持于大地
唯愿今听我　　忏悔诸罪咎
我实是婴愚　　轻躁无智者

汝可还为王　　我舍此国去
汝能令众生　　一切得安乐
余人设作王　　逼恼诸世间
即立彼王还归所止。
（七一）

复次作净福业应设供养。是故应当勤修福业。我昔曾闻。石室国王名乌越羁。举国人民共设佛会。有一妇人于窗牖中窥看世尊。尔时彼王见女端正。即解珠璎遣傍侍臣送与彼妇。时王左右即白王言。彼妇女者是国中妇。王若爱念直往唤取。何烦与珠人脱怪笑。王闻是语以手掩耳。作如是言。咄哉大恶。云何乃以此言使闻我耳。即说偈言。
作是咒誓言　　设我有异心
使我成大恶　　我不以染着
以珠与彼女　　听我说意故
业为自在主　　最胜业者说
此无宰主作　　唯是业所造
心作于宰主　　善业佛所叹
如是之妙色　　更无宰主我
唯是善业作　　善业我应敬
恶业我应离　　过去作善业
果报于今现　　我以于珠贯
众宝杂庄严　　额悬多逻罗
珠贯白如雪　　我为宿功德
不为着色欲　　若知善恶业
云何复着色　　虽远尚不视
况当有染着　　宁当饥渴死
不为非法贪　　宁当入火聚
不为奸邪事　　我如有爱着
今身若后身　　受苦极无量
（七二）

复次若有善业自然力故受好业报。虽有国王党援之力。不如业力所获善报。是故应当修于善业。我昔尝闻。忧悦伽王于昼睡眠。有二内官。一在头前。一在脚底。持扇捉拂共作论议。我等今者为王所念。为以何事。一则自称是我业力。一则自称我因王力。由是之故奉给于王。时彼二人数闻听法并解议论。即说偈言。
如牛厉渡水　　导正从亦正
人王立正法　　从者亦如是

时彼二人由竞理故其声转高。一作是言。我依王活。第二者言。我依业力。王闻是声即便睡悟。而问之言。何故高声。王又闻彼二人诤理。虽复明知未断我见。援党己者王心不悦。即便向彼称业力者说偈问言。
依于我国住　　自称是业力
我今试看汝　　为是谁力耶

说是偈已往夫人所。语夫人言。今当遣人来到汝边。汝好庄严如帝释幢夫人。答言。当奉王教。时王以蒲萄浆与彼依王活者。送与夫人。既遣之已作是思惟。称业力者今应当悔。作如是语。作是念已未久之间。彼业力者。着好衣服来至王边。王见之已。甚大生怪。即说偈言。
我为自错误　　与彼残浆耶
为是彼业力　　强夺此将去
或能共亲厚　　与彼使将去
或是夫人嗔　　夺此与彼乎
或能我迷误　　而与于彼耶
或能彼幻我　　使我错乱乎

说是偈已问彼人言。好实语我。汝恃业力我故不遣。汝云何得。彼人白王。以业力得。即以事状具向王说。此人奉使既出门已。卒尔鼻衄。即以此浆与我使送。到夫人边得是衣服。王闻是已。即说偈言。
业报如影响　　亦如彼庄严
彼言自业力　　此语信不虚
以听法力故　　言说合于理
彼称业力者　　斯言定有验
我多于己负　　彼凭业力胜
佛说业力强　　此语信真实
佛为善御乘　　业力为善哉
能坏王者力　　十方佛世尊
亦说随业力　　汝今倚业力
用自庄严身　　割绝于我力
（七三）

复次虽与智者共为仇郤犹能利益。是故智人虽与为仇常应亲近。我昔曾闻。摩突罗国有婆罗门

。聪明智慧不信佛法。亦不亲近诸比丘等共余婆罗门先有斗诤。以嗔恚故诣僧坊中。诈为妄语作如是言。某婆罗门明日于舍设诸供具。当作大会请诸比丘。欲令比丘明晨往至其家不得饮食令彼恶名遍于世界。时诸比丘于其晨朝往诣其家语守门人。汝家主人请我饮食。汝可往白。时守门者入白主人。今者门外有诸比丘。云大家请故来相造。主人闻已作是思惟。何因缘故有如是事。复作是念。彼婆罗门与我为怨。故为此事。今虽临中城邑极大遣人市具供诸比丘。作是念已即时遣人唤诸比丘入舍就坐。设种种食而以供养。比丘食讫语檀越言。汝今小坐。比丘之法食讫应为檀越说法。汝虽不信佛法应尔。时彼主人即取小床。上座前坐。为说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为不净出世为乐。乃至为说四真谛法。此婆罗门已于过去种诸善根。即于坐上见四真谛得须陀洹。而说偈言。

咄哉愚痴力　　能害于正见
愚者不分别　　宝作非宝想
我今得胜利　　分别识三宝
真实是我宝　　佛法及圣众
我已谛睹了　　得闭三恶道
释梵诸天等　　所不能获得
我今具获得　　今此婆罗门
即名为梵天　　今当得趣向
解脱不死方　　我今始获得
婆罗门胜法　　我本姓输都
今日真输都　　今日始获得
胜妙比陀法　　我今得无漏
出过诸比陀　　我今真实是
祠祀大福田　　我当勤大祠
不能善分别　　可祠不可祠
从今日已往　　当供天中天
多陀阿伽陀　　略说而言之
今日始得利　　获得人身果
从今日已往　　当随佛所教
终更不求请　　其余诸天神
我今所学法　　随顺向正道
法及随顺法　　我必得其果
我今归命礼　　宿世厌恶根
曾修法向法　　今获其果利
亲近善知识　　法利自然成
我若不亲近　　大悲弟子者
永当堕邪见　　轮回三恶道
若无婆罗门　　为我怨仇者
亦不得亲近　　如此之圣众
由彼嗔忿故　　令我得是法
外相似恶友　　实是善知识
恩过于父母　　及以诸亲戚
由此婆罗门　　诸僧至我家
降注于甘雨　　善芽悉得生
法雨甚润泽　　洒我心埃尘
埃尘既不起　　得见真实法
是故世间说　　因怨得财贿
自惟得大利　　即受三归依
于彼婆罗门　　大设诸肴膳

（七四）

复次若人精诚以财布施。如华获财业。以知是事应至心施。我昔曾闻。阛宾国人夫妇共在草敷上卧。于天欲明善思觉生。作是思惟。此国中人无量百千。皆悉修福供养众僧。我等贫穷值此宝渚不持少宝。至后世者我等衰苦则为无穷。我今无福将来苦长。作是念已。悲吟叹息。展转哀泣泪堕妇上。尔时其妇寻问夫言。以何事故不乐乃尔。即说偈言。

何故极悲惨　　数数而叹息
雨泪沾我臂　　犹如以水浇

尔时其夫说偈答言。

我无微末善　　可持至后世
思惟此事已　　是故自悲叹
世有良福田　　我无善种子
今身若后身　　饥穷苦难计
先身不种子　　今世极贫穷
今若不作者　　将来亦无果

尔时其妇闻是偈已。语其夫言。汝莫愁忧我属于汝。汝于我身有自在力。若卖我身可得钱财满汝心愿。尔时其夫闻妇此言。心生欢喜颜貌怡悦。语其妇言。若无汝者我不能活。即说偈言。

我身与汝身　　犹如彼鸳鸯
可共俱卖身　　得财用修福

尔时夫妇二人诣长者家。作如是言。可贷我金。一月之后若不得者。我等二人当属于汝。一月之后我必不能得金相偿分为奴婢。一月之中可供养诸比丘僧。尔时长者即便与金。既得金已自相谓言。我等可于离越寺中供养众僧。妇问夫言。为用何日。答言。十五日。又问。何故十五日。尔时其夫以偈答言。

世间十五日　　拘毗等天王
案行于世间　　是佛之所说
欲使人天知　　是故十五日

尔时夫妇二人竭力营造至十三日。食具悉备送置寺上。白知事人言。唯愿大德。明十五日勿令众僧有出外者。当受我请。彼知事人答言可尔。于十四日夫妇二人在寺中宿。自相劝喻。而说偈言。

告喻自己身　　慎勿辞疲劳
汝今得自在　　应当尽力作
后为他所策　　作用不自在
徒受众劳苦　　无有毫厘利

说此偈已夫妇通夜不暂眠息。所设肴膳至明悉办。夫语妇言。善哉我曹。所作已办。心愿满足得是好日。卖此一身于百千身常蒙丰足。时有小国主施设饮食。复来至寺。而作是言。愿诸僧等受我供养。知事人言。我等诸僧先受他请。更觅余日。时彼小王殷勤启白。我今已众务所逼。愿受我请。尔时诸僧默然无对。尔时国主语彼夫妇言。我今自打揵椎。汝所造食当酬汝直。时夫妇已闻此语。向彼国主五体投地。而白之言。我之夫妇穷无所有。自卖己身以设供具。竟宿造供施设已办。唯于今日自在供养。若至明日为他策使不得自由。愿王垂矜莫夺我日。即说偈言。

夫妇如鸳鸯　　供设既已办
愿必见忆念　　明当属他去
夫妇各异策　　更无修福期
如是自卖身　　乃为修善故

时彼国王具闻斯事。赞言善哉。即说偈言。

汝善解佛教　　明了识因果
能用虚伪身　　易于坚财命
汝勿怀恐怖　　恣听汝所愿
我为怜愍汝　　以财偿汝价
汝今自苦身　　终大获利乐

尔时国主说此偈已。听彼夫妇供养众僧。即以财物为彼夫妇酬他价直。又给夫妇自营产业。现受此报无所乏少。

（七五）

复次至心持戒乃至没命得现果报。我昔曾闻。难提拔提城有优婆塞。兄弟二人并持五戒。其弟尔时卒患胁痛气将欲绝。时医诊之。食新杀狗肉并使服酒所患必除。病者白言。其狗肉者为可于市买索食之。饮酒之事愿舍身命终不犯戒而服于酒。其兄见弟极为困急。买酒语弟。舍戒服酒以疗其疾。弟白兄言。我虽病急愿舍身命终不犯戒而饮此酒。即说偈言。

怪哉临命终　　破我戒璎珞
以戒庄严身　　不烦殡葬具
人身既难得　　遭值戒复难
愿舍百千命　　不毁破禁戒
无量百千劫　　时乃值遇戒
阎浮世界中　　人身极难得
虽复得人身　　值正法倍难
时复值法宝　　愚者不知取
善能分别者　　此事亦复难
戒宝入我手　　云何复欲夺
乃是怨憎者　　非我之所亲

兄闻偈已答其弟言。我以亲故不为沮坏。弟白兄言。非为亲爱乃是残败。即说偈言。

我欲向胜处　　毁戒令堕坠
损我乃如是　　云何名亲爱
我勤习戒根　　乃欲见劫夺
所持五戒中　　酒戒最为重
今欲强毁我　　不得名为亲

兄问弟言。云何以酒为戒根本。弟即说偈以答兄言。

若于禁戒中　　不尽心护持
便为违大悲　　草头有酒涕
尚不敢振触　　以是故我知
酒是恶道因　　在家修多罗
说酒之恶报　　唯佛能别知
谁有能测量　　佛说身口意
三业之恶行　　唯酒为根本
复堕恶行中　　往昔优婆夷
以酒因缘故　　遂毁余四戒

是名恶行数　　复名五大施
亦是五无畏　　酒为放逸根
不饮闭恶道　　能获信乐心
去悭能舍财　　首罗闻佛说
能获无量益　　我都无异意
而欲毁犯者　　略说而言之
宁舍百千命　　不毁犯佛教
宁使身干枯　　终不饮此酒
假设犯毁戒　　寿命百千年
不如护禁戒　　即时身命灭
决定能使差　　我犹故不饮
况今不定知　　为差为不差
作是决定心　　心生大欢喜
即获见真谛　　所患即消除
（七六）

复次若信佛语于诸外论犹如婴愚颠狂所说。是故勤学佛法语论。我昔曾闻。有一国名释伽罗。其王名卢头陀摩。彼王数数诣寺听法。时彼法师说酒过失。尔时王难高座法师言。若施他酒得狂痴者。今饮酒亦多无狂痴报。时法师指示外道等。其王见已。善哉善哉。时有外道。自相议言。彼说法者无所知见空指而已。王为法师已又不解。空称善哉。不能开解而答此问。然此众中亦有大聪明胜人。何故不答王。即说偈言。

法师有聪辩　　善能答此义
怜愍汝等故　　护惜而不说

诸外道言。王为此法师横为通道理。王言。我之所解更有异趣。尔时王语法师言。向所解义今可显说。法师答言。我向所以指外道者。以诸外道各生异见有颠倒心。是故名为痴狂之人。即说偈言。

不必鬼入身　　名为颠狂者
邪见夜叉心　　是为说颠狂
狂痴人过失　　不知解其事
汝等有狂过　　一切种智说
汝违种智语　　随逐于邪见
现见于神变　　彼大仙所辱
出过其禁限　　颠狂先已成
云何使我说　　百千种狂因
何故分别说　　投渊及赴火
自坠于高巅　　舍弃于施戒
逐迷邪狂倒　　不修于正行
狂惑坠巅火　　卖盐坏净行
饮触恒河水　　是名立正行
失净及得正　　有何因义趣
卖肉众恶集　　三种神足变
除此三种变　　更亦有神变
唯有二六法　　离此别无我
现见仙神变　　更见十三法
如是颠狂事　　其数乃有百
现见投渊火　　自坠于高巅
以此欲生天　　此但是邪见
非是生天因　　戒施善调心
即是生天因　　卖盐坏善行
触河除诸恶　　卖盐有大恶
触河有大善　　如是有何义
得名为善恶　　婆罗门卖肉
即堕于失法　　捉刀亦失法
若复卖于肉　　满三十六斤
败坏婆罗门　　罗差及食蜜
皆名为失法　　见罗差尝蜜
二俱成过患　　以秤欺诳人
不成名为盗　　卖肉成杀生
羊稻俱有命　　食稻不成杀
羊稻俱应食　　何故食于稻
而不食于羊　　汝诸言自杀
终不得生天　　坠岩投渊水
复言得生天　　杀己言有罪
餧养己身者　　何故不得福
观察不顺理　　皆是愚痴倒
以是因缘故　　名汝等为狂
此即是愚痴　　罗刹之标相
是故说汝等　　成就颠狂法

此即是与酒　　饮酒之因果
嗔恚是痴因　　嗔恚而黑浊
能令颜色变　　以是因缘故
嗔为庾黑因　　饮酒颜色浊
此二俱能瘦　　目连见饿鬼
汝先自饮酒　　亦教人饮酒
说言无罪报　　是故今现在
已获饿鬼身　　花报已如是
果报方在后
（七七）
诸婆罗门闻是语时。多有外道即时出家。

复次善分别敬功德不期于门族。我昔曾闻。花氏城中有二王子。逃走归投末投罗国。时彼国中有一内官字拔罗婆若。为附佣国主。供养众僧手自行食。众僧食已遣人敛草上残食持诣宫中。向食作礼然后乃食。余者分张与所亲爱。食彼残食能破我患。是故先取食之。授与二王子。王子食已心恶贱故出外即吐。而作是言。出家之人种种杂姓我等今者食其残食。食已吐弃。然后除过。时附佣主闻是事已作如是言。此二婴愚极为无知。即说偈言。
得此余食者　　智者除过患
彼生疑讥嫌　　是名为婴愚
佛法观察食　　外道都悉无
沙门观察食　　能除烦恼障
余食牟尼触　　应当顶戴敬
手捉残食已　　水洗已除过
附佣主后日更不与残食。时左右人问言。何故不分食与二王子。即说偈言。
彼之不知解　　沙门所食余
自恃种族故　　触之言不净
不生欢喜心　　是故我不与
不识沙门姓　　不食于彼食
不识我种姓　　不应食我食
沙门处处生　　不如我种族
我不如沙门　　复不食我食
为言无种姓　　亦无有年岁
如马无种族　　内官亦如是
内官处处来　　无有定方所
唯睹我富贵　　不看我种姓
但见富贵故　　便食我残食
不食沙门食　　是名为婴愚
沙门心自在　　具足七种财
不食沙门食　　而食我余者
犹如超半井　　不见有是处
见我有势力　　王者之所念
便食我余食　　甘蔗种中生
输头王太子　　如是种族来
可不胜我耶　　彼之胜智者
无等无伦匹　　不取其种姓
唯取其德行　　种族作诸恶
亦名为下贱　　具戒有智慧
是名为尊贵
时二王子闻此语已。而作是言。汝示正道即是我父。自今以往敬承所诲。即说偈言。
汝今说种姓　　殊为非法语
因行无有定　　知解无定方
语议正解了　　不名为边语
如汝之所解　　即是贵种族
（七八）

复次若欲观察知佛神变。视诸塔寺供养佛塔。我昔曾闻。阿梨车毗伽国。于彼城门有佛发爪塔。近有尼俱陀树。边有井水。时婆罗门而白王言。若游行时见于彼塔。是沙门冢破王福德。王是大地作一盖主宜除此塔。时王信婆罗门语故。即敕臣下令速却此塔。明日我出时勿令复见。时彼城神与诸民众皆悉悲涕。时诸优婆夷施设供养。又然灯者。作如是语。我等今者是最后供养。有优婆塞抱塔悲泣。即说偈言。
我今最后抱　　汝之基塔足
犹如须弥倒　　今日皆破伤
十力世尊塔　　于今遂破灭
我若有过失　　听我使忏悔
众生更不见　　佛之所作业

尔时诸优婆塞作如是言。我等今者可还归家。不忍能看人坏此塔。时王后自遣人持锹欲除。往到其所。塔树尽无。即说偈言。
呜呼甚可怪　　举城大出声

犹如海涛波　　不见十力塔
尼拘陀及井　　莫知其所在
诸婆罗门等　　深心生惭怪
彼王闻是已　　生于希有想
时王作是念　　谁持此塔去
即自往诣塔　　莫知其所在

尔时彼王遣千余人。乘象驰马四方推觅。时有老母在于道傍。见彼诸人行来速疾。即问之言。何为乃尔。诸人答言。推觅塔树。彼老母言。我向于道见希有事。有塔飞空并尼俱陀树不忆其井。见诸人等首戴天冠。头垂花鬘身着诸花。持塔而去。我见去时生希有想。指示去处。诸人闻已具以事状还白于王。王闻欢喜。即说偈言。

彼塔自飞去　　为向天上耶
我今心信敬　　极生大欢喜
若我破此塔　　当堕于地狱

尔时王即问彼塔处大设供养。此塔即今名曰自移。塔及树井离毗伽城三十里住。

（七九）

复次佛塔有大威神。是故宜应供养佛塔。我昔曾闻。竺叉尸罗国彼有塔寺。波斯匿王以成火烧之。佛复安一枨朽坏却之。时彼国王名枸沙陀那。有一比丘求请彼王我今为塔作枨。愿王听取。有大树者王莫护惜。王即语言。除我宫内所有树木余树悉取。得王教已。诸比丘等处处求觅。于一村边有大池水。上有大树。名称首伽树。龙所护持。近恶龙故人无敢触。其树极大。若复有人取枝叶者。龙能杀之。以是之故人无敢近。有人语言。彼有大树。时比丘即将诸人赍持斧器欲往斫伐。时复有人语比丘言。此龙极恶。比丘语言。我为佛事不畏恶龙。时有奉事婆罗门语比丘言。彼龙极恶。若伐此树多所伤害莫斫破此树。婆罗门即说偈言。

汝不闻彼贼　　悭贪故暂作
而能于一切　　汝当忆此事
常应自拥护　　莫为此树故
即致于伤害

比丘复说偈言。

汝为毒龙故　　而自生贡高
我依人中龙　　恃彼亦自高
观汝力为胜　　如是我得势
令使众人见　　我为敬佛故
今当舍身命　　诸毒龙众中
汝为作龙王　　生大恭敬想
佛为柔调寂　　及是众中王
我今亦恭敬　　如来婆伽婆
谁能降毒龙　　而为弟子者

尔时比丘共婆罗门。各竞道理遂共斗诤。于时比丘即伐其树。亦无云雷变异之相。时婆罗门睹斯事已。而说偈言。

先若取枝叶　　云起雷霹雳
汝为咒所伏　　为死至后世

彼时婆罗门说是偈已。即便睡眠梦见毒龙。向己说偈。

汝莫起嗔恚　　此名现供养
非为轻毁我　　吾身自负塔
况树作塔枨　　而我能护惜
十力世尊塔　　我当云何护
此林自生树　　而为佛塔故
如是自生树　　云何得恋惜
更有余因缘　　今当说善听
我亦无势力　　德叉迦龙王
自来取此树　　我云何能护
伊罗钵龙王　　及以毗沙门
躬自来至此　　我有何势力
而能距扞彼　　威德天龙等
如来现在世　　及以灭度后
造立塔庙者　　此二等无异
诸有得道者　　人天及夜叉
名称遍十方　　世界无伦匹
如此名闻故　　塔枨悬宝铃
其音甚和雅　　远近悉闻知

时婆罗门闻是偈故从睡眠寤即便出家。

（八○）

复次我昔曾闻。有一老母背负酥瓶。在路中行。见庵摩勒树即食其果。食已患渴。寻时赴井乞水欲饮。时汲水者即便与水。以先食庵摩勒果之势力故。谓水甜美味如石蜜。语彼人。我以酥瓶易汝瓶水。尔时汲水人即随其言与一瓶水。老母得已负还归家既至其舍。先所食庵罗摩热力已尽。取而饮之。唯有水味更无异味。即聚亲属咸令尝之。皆言是水有朽败烂绳汁涅臭秽极为

可恶。汝今何故持来至此。既闻斯语自取饮尝。深生悔恨。我何以故。乃以好酥贸此臭水。一切众生凡夫之人亦复如是。以愚无智故。以未来世功德酥瓶。贸易臭秽四颠倒瓶。谓之为好。于后乃知非是真实。深生悔恨。咄哉何为以功德酥瓶贸易颠倒臭秽之水。而说偈言。

咄哉我何为　　以三业净行
贸易着诸有　　如以净好酥
贸彼臭恶水　　以食庵摩勒
舌倒不觉味　　臭水为甘露
（八一）

复次我昔曾闻。有一长者妇为姑所嗔走入林中。自欲刑戮既不能得。寻时上树以自隐身。树下有池影现水中。时有婢使担瓶取水。见水中影谓为是己有。作如是言。我今面貌端正如此。何故为他持瓶取水。即打瓶破还至家中。语大家言。我今面貌端正如是。何故使我担瓶取水。于时大家作如是言。此婢或为鬼魅所着。故作是事。更与一瓶诣池取水。犹见其影。复打瓶破。时长者妇在于树上。见斯事已。即便微笑。婢见影笑。即自觉悟。仰而视之。见有妇女在树上微笑。端正女人衣服非己。方生惭耻。以何因缘而说此喻。为于倒见愚惑之众。譬如薝卜油香用涂顶发。愚惑不解。我顶出是香。即说偈言。

未香以涂身　　并熏衣缨珞
倒惑心亦尔　　谓从己身出
如彼丑陋婢　　见影谓己有
（八二）

复次猫生儿以小渐大。猫儿问母。当何所食。母答儿言。人自教汝。夜至他家隐瓮器间。有人见已而相约敕。酥乳肉等极好覆盖。鸡雏高举莫使猫食。猫儿即知。鸡酥乳酪皆是我食。以何因缘说如此喻。佛成三藐三菩提道。十力具足心愿已满。以大悲心多所拯拔。尔时世尊作如是念言。当以何法而化度之。大悲答言。一切众生心行显现。以他心智观察烦恼。一切诸行贪欲嗔恚愚痴之等长夜增长。常想乐想我想净想展转相承。作如是说。不能增长无常苦空无我之法。是故如来知此事已。为众生说诸倒对治。如来说法微妙甚深。难解难入谓道解说。云何而能为诸众生说如斯法。以诸众生有倒见想。观察知已随其所应为说法要。众生自有若干种行。是故知如来说对治法破除颠倒。如为猫儿覆肉酥乳。
（八三）

复次我昔曾闻。有一国中施设石柱极为高大。除去梯蹬橙栌绳索。置彼工匠在于柱头。何以故。彼若存活。或更余处造立石柱。使胜于此。时彼石匠亲族宗眷。于其夜中集聚柱边。而语之言。汝今云何可得下耶。尔时石匠多诸方便。即擿衣缕垂二缕线至于柱下。其诸宗眷寻以粗线系彼衣缕。匠即挽取既至于上。手捉粗线语诸亲族。汝等今者更可系着小粗绳索。彼诸亲族即随其语。如是展转。最后得系粗大绳索。尔时石匠寻绳来下。言石柱者喻于生死。梯蹬橙栌喻过去佛已灭之法。言亲族者喻声闻众。言衣缕者喻过去佛定之与慧。言擿衣者喻观欲过去味等法。缕从上下者喻于信心。系粗缕者喻近善友得于多闻。细绳者多闻缕复悬持戒缕。持戒缕悬禅定缕。禅定缕悬智慧绳。以是粗绳坚牢系者喻缚生死。从上下者喻下生死柱。

以信为缕线　　多闻及持戒
犹如彼粗缕　　戒定为小绳
智慧为粗绳　　生死柱来下
（八四）

复次我昔曾闻。有一国中王嗣欲绝。时有王种先入山林学道求仙。即强将来立以为王。从敷卧具人索于衣服及以饮食。时敷卧具人而白王言。各有所典。王于今者不应事事尽随我索。我唯知敷卧具事。洗浴衣食。悉更有人。非我所当。以此喻可知一切诸业。如王敷卧具人各有所典。业亦如是。各各不同色无病者财物可爱。智等诸业各各别异。有业得无病。有业能得端正色力。如彼仙人从敷卧具人索种种物终不可得。若生上族不必财富。诸业受报各各差别。不以一业。得种种报。若作端正业。则得端正色力。财富应从余业索。是故智者应当修习种种净业得种种报。

无病色种族　　智能各异因
如彼仙人王　　索备敷卧者
（八五）

复次我昔曾闻。有一国王多养好马。会有邻王与共斗战。知此国王有好马故即便退散。尔时国王作是思惟。我先养马规拟敌国。今皆退散养马何为。当以此马用给人力。令马不损于人有益。作是念已。即敕有司令诸马群分布与人。常使用磨经历多年。其后邻国复来侵境。即敕取马共彼斗战。马用磨故旋转而行不肯前进。设加杖捶亦不肯行。众生亦尔。若得解脱。必由于心。谓受五欲。后得解脱。死敌既至。心意恋着五欲之乐。不能直进得解脱果。即说偈言。

智慧宜调心　　勿令着五欲
本不调心故　　临终生爱恋
心既不调顺　　云何得寂静
心常耽五欲　　迷荒不能觉
心既不调顺　　云何得寂静
心常耽五欲　　迷荒不能觉
如马不习战　　对战而旋行
（八六）

复次曾闻。有一国王身遇疾患。国中诸医都不能治。时有良医从远处来治王病差。王大欢喜作是思惟。我今得医力事须厚报。作是念已微遣侍臣。多赍财物。诣于彼医所住之处。为造屋宅养生之具。人民田宅象马牛羊奴婢仆使。一切资产无不备具。所造既办王便遣医使还其家。时彼远医见王目前初无所遣。空手还归。甚怀恨恨。既将至家。道逢牛羊象马都所不识。问是谁许。并皆称是彼医名。是彼医牛马。遂到家已见其屋舍。庄丽严饰床帐氍[叟*毛]毹[登*毛]金银器物。其妇璎珞种种衣服。时医见已甚生惊愕。犹如天宫。问其妇言。如此盛事为何所得。妇答夫言。汝何不知。由汝为彼国王治病差故生报汝恩。夫闻是已深生欢喜作是念言。王极有德知恩报恩。过我本望。由我意短。初来之时以无所得情用恨然。以此为喻义体今当说。医喻诸善业。王无所与喻未得现报身无所得。如彼医者初不见物谓无所得心生恨恨。如彼今身修善。见未得报。心生恨恨。我无所得。既得至家者。犹如舍身向于后世。见牛羊象马群。如至中阴身见种种好相。方作是念。由我修善见是好报。必得生天。既至天上。喻到家中见种种盛事。方于王所生敬重心。知是报恩者。檀越施主。得生天已。方知施戒受如此报。始知佛语诚实不虚。修少善业获无量报。即说偈言。

施未见报时　心意有疑悔
以为徒疲劳　终竟无所得
既得生中阴　始见善相貌
如医到家已　方生大欢喜
（八七）

复次曾闻有二女人。俱得庵罗果。其一女人食不留子。有一女人食果留子。其留子者。觉彼果美。于良好田下种着中。以时溉灌大得好果。如彼世人为善根本。多修善业。后获果报。合子食者。亦复如人不识善业。竟不修造。无所获得。方生悔恨。即说偈言。

如似得果食　竟不留种子
后见他食果　方生于悔恨
亦如彼女人　种子种得果
复生大欢喜
（八八）

复次曾闻。往昔有比丘名须弥罗。善能戏笑。与一国王谊哗欢悦称适王意。尔时比丘即从乞地欲立僧坊。王语比丘。汝可疾走不得休息。尽所极处。尔许之地悉当相与。尔时比丘更整衣服。即便疾走。虽复疲乏。以贪地故。犹不止住。后转疾极不能前进。即便卧地宛转而行。须臾复乏。即以一杖逆掷使去。作如是言。尽此杖处悉是我地。已说譬喻相应之义。我今当说。如须弥罗为取地故虽乏不止。佛亦如是。为欲救济一切众生。作是思惟。云何当令一切众生得人天乐及以解脱。如须弥罗走不休息。佛婆伽婆亦复如是。为优楼频螺迦叶鸯掘摩罗如是等人悉令调伏。有诸众生可化度者。如来尔时即往化度。如须弥罗既疲乏已。即便卧地宛转。佛亦如是。度诸众生既已疲苦。以此阴身于娑罗双树倚息而卧。如迦尸迦树斩伐其根悉皆堕落。唯在双树倚身而卧。犹故不舍精进之心。度拘尸罗诸力士等及须跋陀罗。如须弥罗为得地故掷杖使去。佛亦如是。入涅盘时为济众生故。碎身舍利。八斛四斗。利益众生。所碎舍利虽复微小如芥子等。所至之处人所供养与佛无异。能使众生得于涅盘。即说偈言。

如来躬自度　优楼频螺等
眷属及徒党　优伽鸯掘魔
精进禅度力　最后倚卧时
犹度诸力士　须跋陀罗等
欲为济拯故　布散诸舍利
乃至遗法灭　皆是供养我
如彼须弥罗　掷杖使远去
（八九）

复次我昔曾闻。竺叉尸罗国有博罗吁罗村。有一估客名称伽拔吒。作僧伽蓝。如今现在。称伽拔吒。先是长者子。居室素富。后因衰耗遂至贫穷。其宗亲眷属尽皆轻慢不以为人心怀忧恼遂弃家去。共诸伴党至大秦国。大得财宝还归本国。时诸宗亲闻是事已。各设饮食香华妓乐于路往迎。时称伽拔吒身着微服在伴前行。先以贫贱年岁又少。后得财宝其年转老。诸亲迎者并皆不识。而问之言。称伽拔吒为何所在。寻即语言。今犹在后。至大伴中而复问言。称伽拔吒为何所在。诸伴语言。在前去者即是其人。时宗亲往到其所。而语之言。汝是称伽拔吒。云何语我乃云在后。称伽拔吒语诸宗亲言。称伽拔吒非我身是。乃在伴中驼驴驮上。所以然者。我身顷来。宗亲轻贱。初不与语。闻有财宝乃复见迎。由是之故在后驮上。宗亲语言。汝道何事不解汝语。称伽拔吒即答之言。我贫穷时共汝等语不见酬对。见我今者多诸财宝。乃设供具来迎逆我。乃为财来。不为我身。发此喻者。喻如世尊。称伽拔吒为得财物乡曲宗眷设供来迎。佛亦如是。既得成佛人天鬼神诸龙王等悉来供养。非来供养我。乃供养作佛功德。我未得道时无功德时。诸众生等不共我语。况复供养。是故当知供养功德不供养我。虽复广得一切诸天人等之所供养亦无增减。以观察故。

人天阿修罗　夜叉乾闼婆
如是等诸众　亦广设供养
佛无欢喜心　以善观察故
是供诸功德　非为供养我
如称伽拔吒　指示诸眷属
称己在后者　其喻亦如是

上一部：乾隆大藏经·大乘论·菩提资粮论六卷
下一部：乾隆大藏经·大乘论·摄大乘论二译五卷乾隆大藏经·大乘论·大庄严经论

This file is decompiled by an unregistered version of ChmDecompiler.Regsitered version does not show this message.You can buy ChmDecompiler at: http://www.etextwizard.com/